

收換=格

94

武俠考人傳

四庫

為國術開
一新紀元

姚瞻伯題



武功特着巴羅衆長
百幸之計萬夫之強

金壇王芸芳敬題



李序

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蓋得山川雄厚之氣。故其人性情亢爽。體力健壯。地理之關係使然也。歷代而還。奇材異能之士。出於其間。私家記述。播爲美談。然每有傳聞不實。舖張過甚。致使人恍惚迷離。疑信參半。余門人姜君容樵。從事武術有年。遍交當代名家。特著國術珍聞『當代武俠奇人傳』一書。所述各人之歷史。或見或聞。確有事實可證。以視憑空臆撰者。不可同日語也。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才。歷觀前賢。暨吾身所見之享盛名者。均有驚人之絕技。名實相副。不其然歟。頃吾國國術。正在絕續之交。幸當道極力提倡。行見全國民衆。趨於武術化。安見南方之強。不與北方之強並駕齊驅也。吾人縱觀數千年之歷史。輒生景仰之心。况生同並世者乎。姜君此著。吾知有功於國術。非淺鮮也。爰序而歸之。

錢序

余同門姜容樵君。爲李公芳辰之入室弟子。亦余友張君兆東之高足。前歲創辦尙武進德會於海上。嘗編國術叢書若干卷。由世界書局。武學書局。暨各大書局出版。春間編八卦奇門槍。向余徵序。序早撰成。因住址遺脫。未能刊入。余甚歎焉。茲姜君復編國術珍聞「當代武俠奇人傳」一書。搜集近代名家所載宗派始祖。傳記軼聞。多用史家筆法。其人其事。率皆斑斑可攷。翔實有據。且表揚先輩之精神。闡發技家之奧義。使習拳者。由斯而進。將統系源流。各家真義。無不一目瞭然。其有功於武術。誠非淺鮮。固不僅侈談技藝。供酒後茶餘之資料已也。蓋姜君學武有年。頗得箇中三昧。故其所述各派理法。悉中要竅。謂予不信。請閱斯書自知之。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六日武林錢硯堂序

當代武俠奇人傳

李序

緣。撞。技。擊。舐。捩。拳。勇。之。武。術。我。國。代。有。名。人。而。邪。正。有。異。賢。愚。不。同。或。優。遊。山。溪。嘯。傲。風。月。此。武。之。清。者。也。或。行。氣。導。息。功。戲。五。禽。此。武。之。正。者。也。或。衝。鋒。陷。陣。忘。身。爲。國。此。武。之。大。者。也。或。往。來。市。廛。安。分。行。素。此。武。之。隱。者。也。或。激。勵。後。進。宣。揚。國。光。此。武。之。任。者。也。或。振。人。尙。義。喜。雪。不。平。此。武。之。俠。者。也。至。於。暴。虎。馮。河。好。勇。鬪。狠。藏。命。作。姦。剽。攻。不。軌。斯。可。愧。矣。不。足。齒。也。而。世。人。不。督。不。分。玉。石。共。相。鄙。薄。不。入。君。子。之。列。嗚。呼。此。類。狂。妄。奸。宄。之。徒。實。爲。武。術。害。羣。之。馬。於。是。世。咸。以。講。武。爲。恥。洎。乎。今。日。武。德。湮。淪。人。多。羸。弱。外。夷。有。病。夫。之。譏。可。深。歎。哉。且。武。術。家。大。概。混。迹。於。風。塵。出。入。於。山。巔。水。涯。往。還。於。帆。蒲。輪。鐵。居。息。於。鄉。村。城。市。其。一。二。有。偉。蹟。功。烈。之。外。絕。少。史。傳。而。文。學。家。之。記。載。小。說。家。之。演。述。或。出。於。耳。食。或。出。於。心。造。難。以。徵。信。不。如。三。五。鄉。老。閒。話。桑。麻。暢。談。今。古。於。豆。

棚瓜架之下。翻爲有據。姜燕公先生。祖居北燕。家學武術。凡近世悲歌之士。擊筑之客。多相熟知。故其目所見。耳所聞。或淵源師系。或交好友誼。皆一一可證。絕無虛構。爰集成帙。以表露國人之武德。以洗病夫之污羞。並爲海內人氏。振作武術者倡。名曰。最近五十年來國術掌故小說『當代武俠奇人傳』。顧名思義。不言可知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冬鄧山劍陽子李 蠡謹識於玉真白雲仙叟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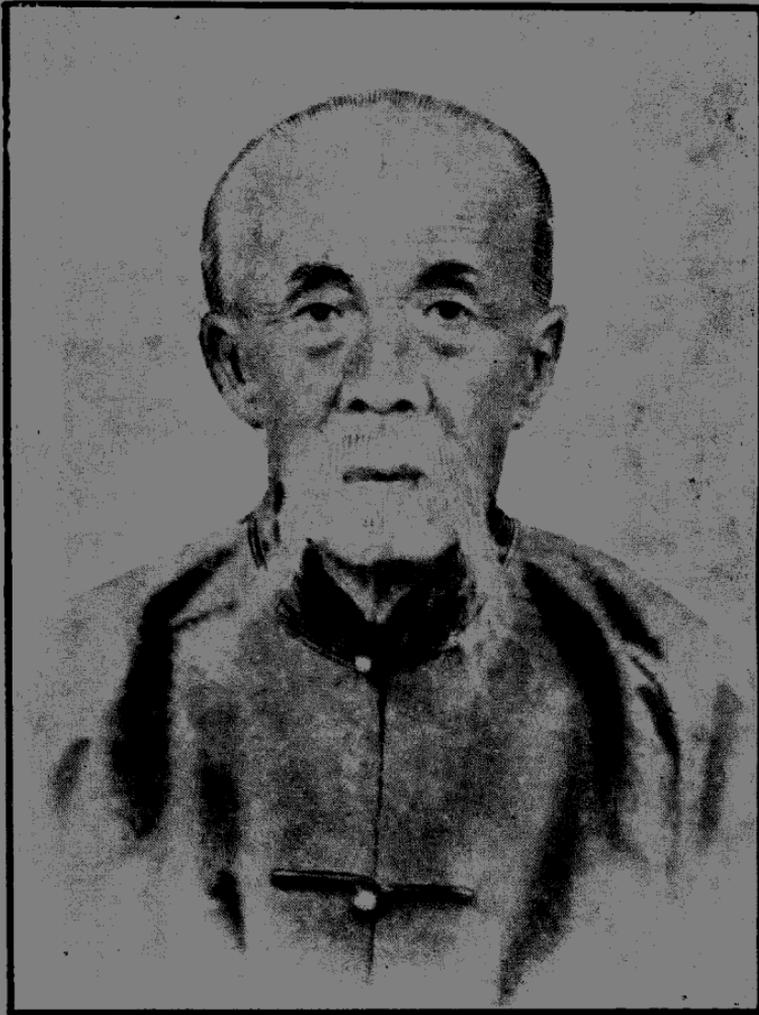
自序

吾國治技家。輒曰。拳技者。至道也。又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斯言也。余屢聞之矣。我亦云然。顧吾國國術。向不公開。既不公開。教者自應擇人而授。口雖曰至道。而道究在何所。教者不言。學者終身茫然。今各省雖有國術館之設。然謂之提倡可也。謂之公開則不可也。蓋提倡是普及。公開在傳習。欲傳習得法。訓練教授尙焉。訓練人材。端賴有透徹教科之書籍。余有感於斯。故於前年。組尙武進德會後。另闢編輯部。議定主編尙武叢書。國術叢書。五十種。至一百種。逾九閱月。已有十三種付印。除余友黃君介梓著二冊外。餘十一種。悉爲余編。余學無所成。治技更無所得。惟將生平所受之於師者。聞之諸老前輩。暨各友者。雖至微之事。一言一動。亦一一筆之於書。特仍懼有未盡善。或不能達其意。復編此最近五十年來國術掌故小說『當代武俠奇人傳』一書。搜集各派

名家傳記軼聞。專門造詣。以及作用思想。事必確實。語有明證。不惟存在諸先生尙居十九。卽過去諸先生。亦爲全國所景仰。特述顛末。用公同好。以爲治技者之參攷。至未能盡量發揮諸先生之精微奧妙。尙祈同志。隨時指政。則幸甚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日滄縣姜容樵序於海上

生 升 榮 世 家



張古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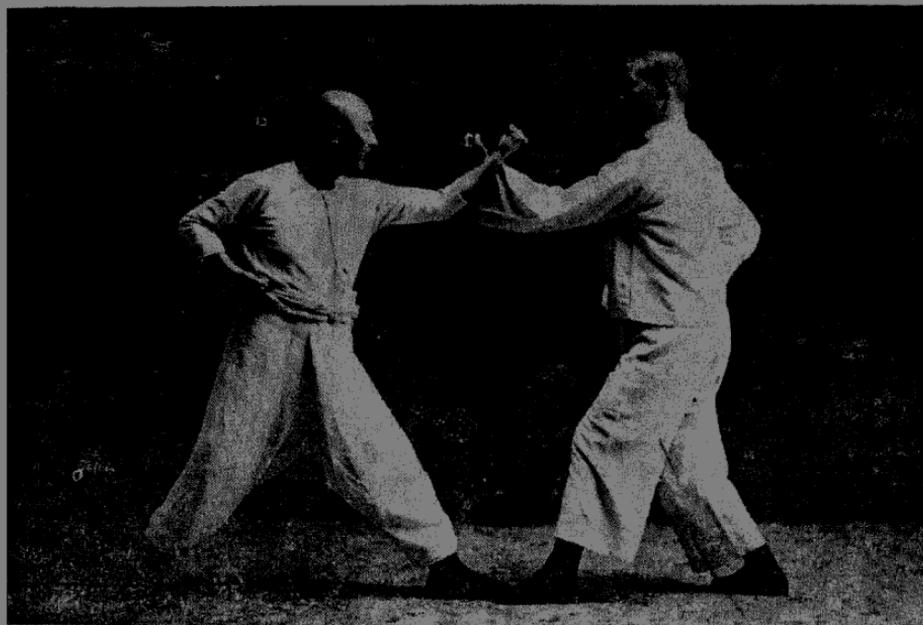


李存存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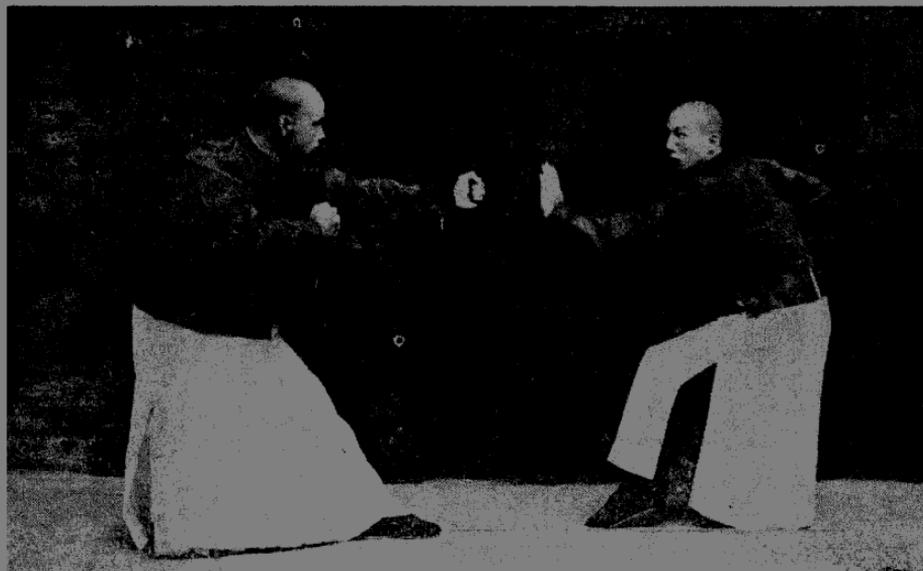
張古魁先生

張士林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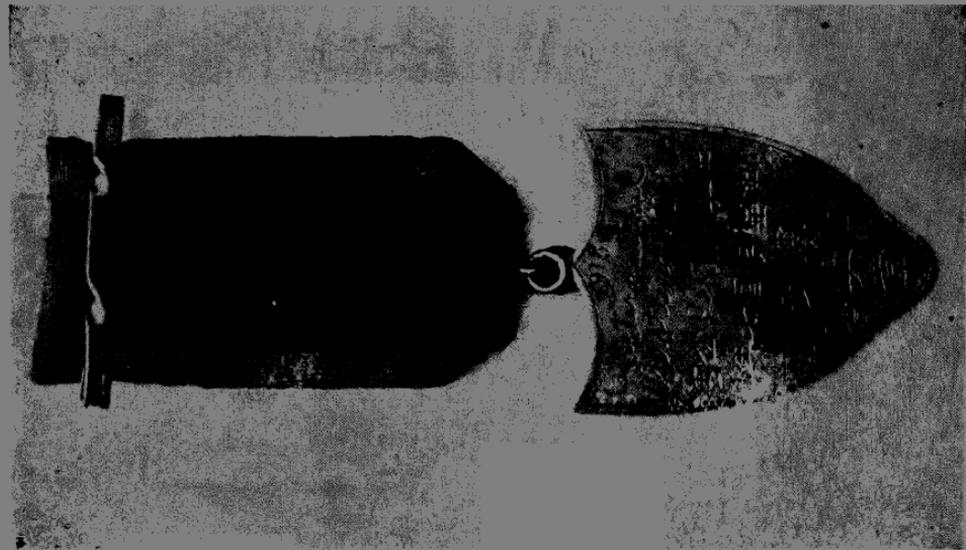


王于平先生

金文濤先生



磨下之得回禮女康和打生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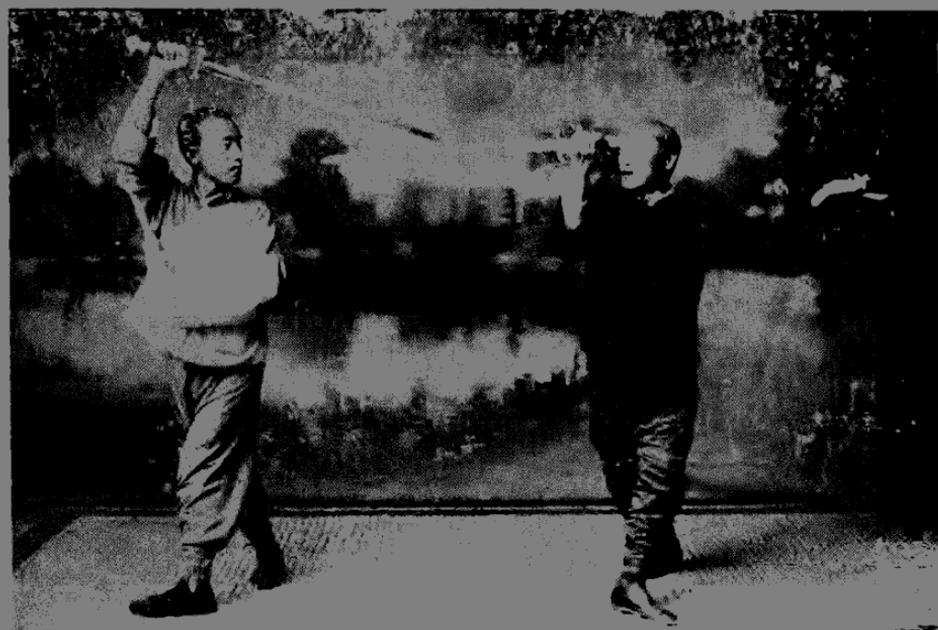
牛乳便臺繪



生先齋向士 牛无高鷄習 牛先章硯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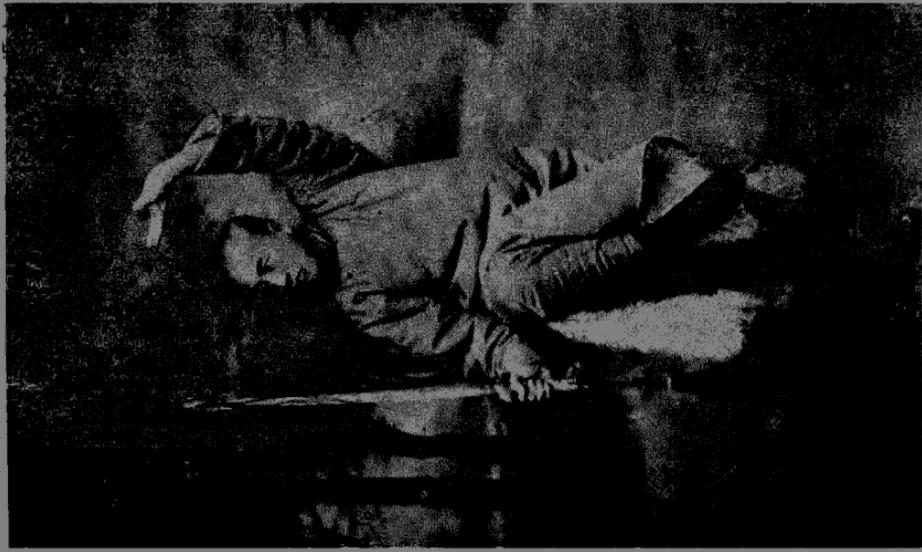
牛先樵容姜 牛先春馥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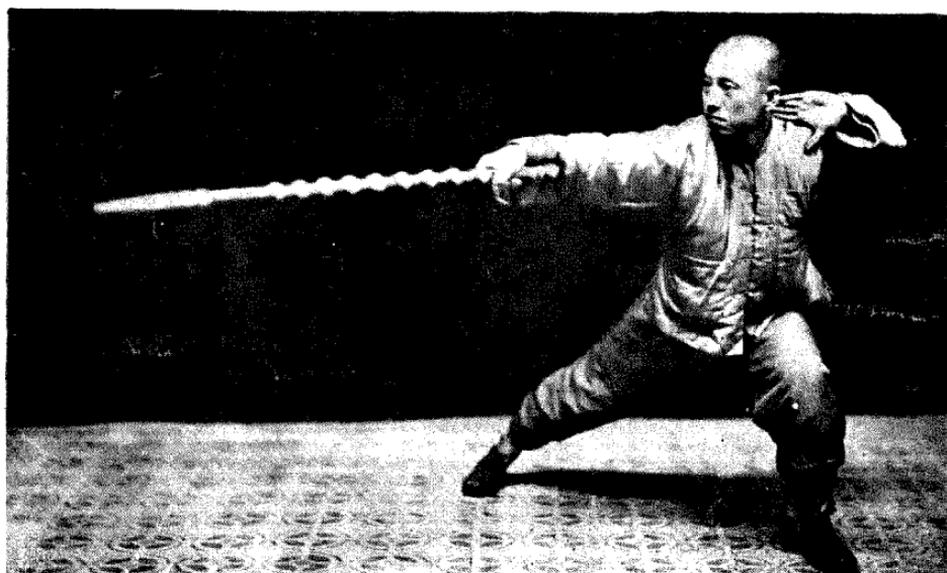
生乳樣演画



生乳和春美



生先世容及者作書本



姜君容樵精研各派拳術無門戶之
見近從事於著述以冀喚起國人尚武
之精神其熱心甚可欽佩其所著形
意拳雪片刀及武侯奇人傳余雖為
未拆讀然知其內容之精彩翔實決
非近代小說家誹謗之陋習可斷言也
好武術不可不人一蒞以爲研究之

助焉

庚午夏首陳微以題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一回圖



陳龍南繪



陳飛鵬繪

當代武俠奇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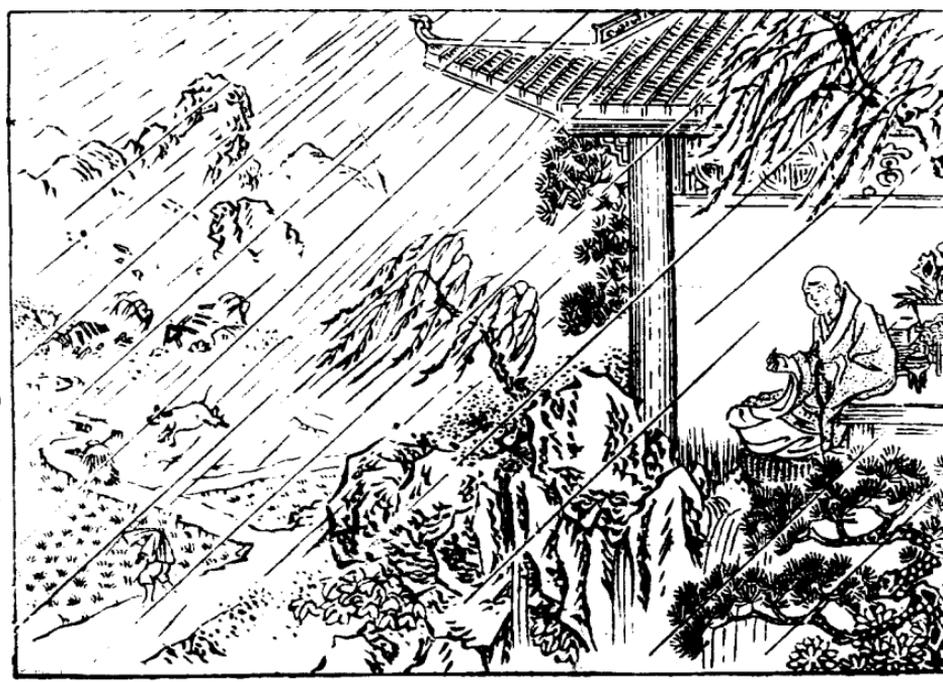
第一回

圖



陳飛南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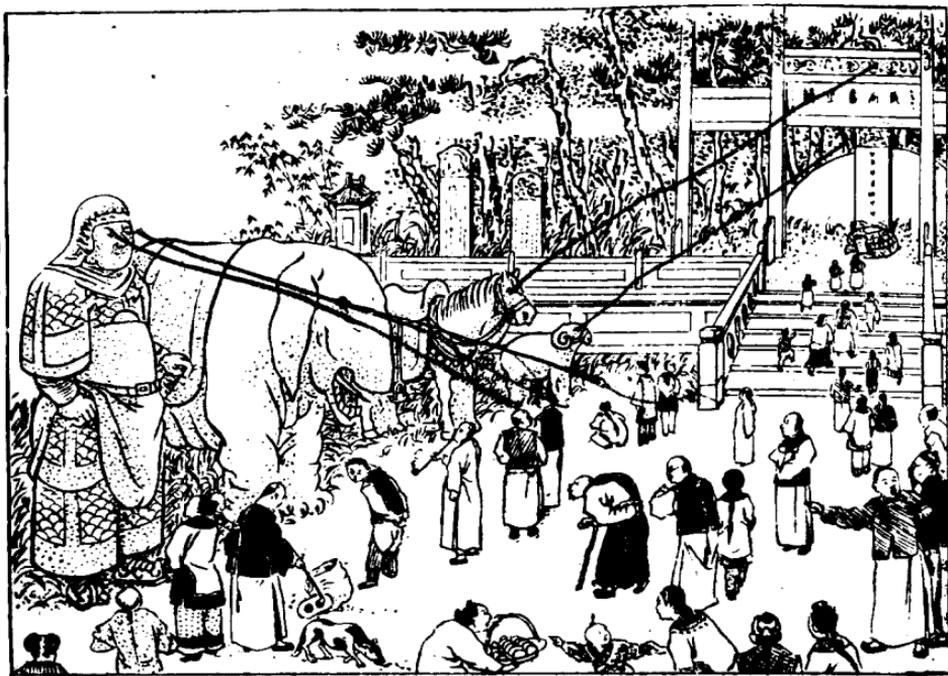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二回圖



陳飛南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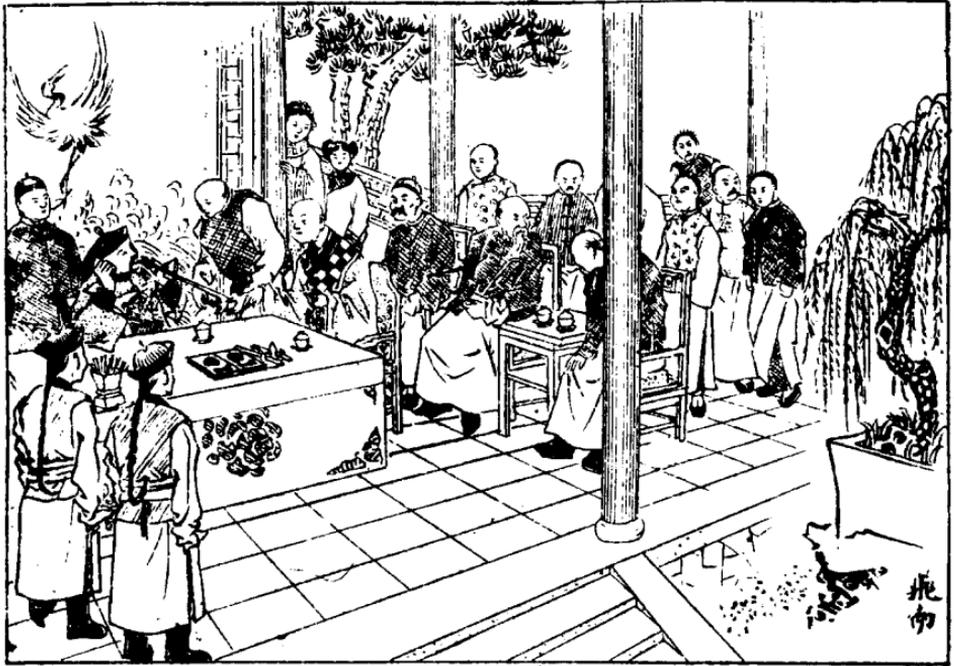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三回圖



陳兆南繪





飛南



陳飛南繪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四回圖



陳飛南繪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五回圖



陳飛南繪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五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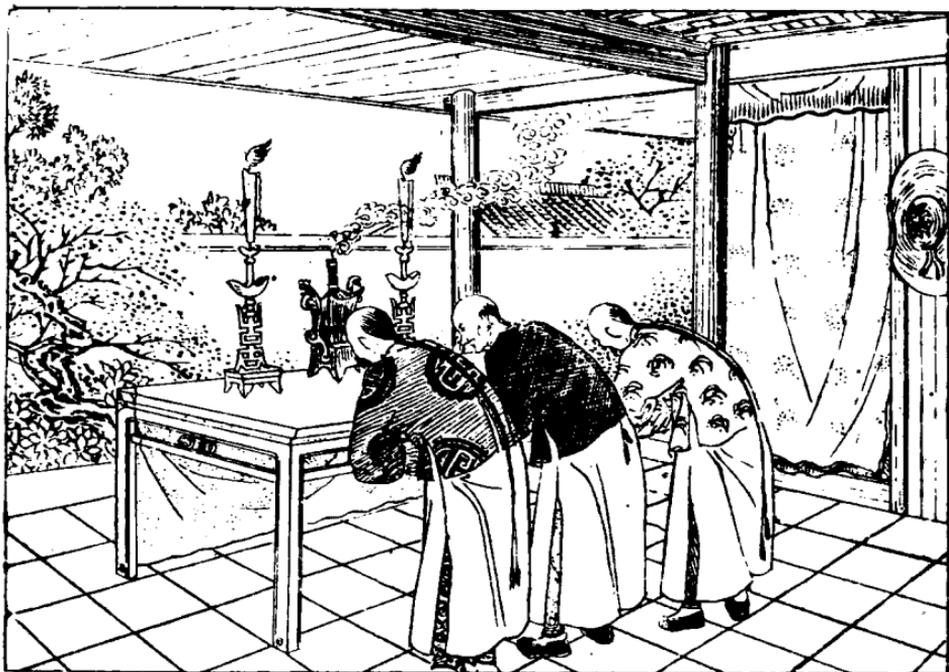
陳飛南繪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六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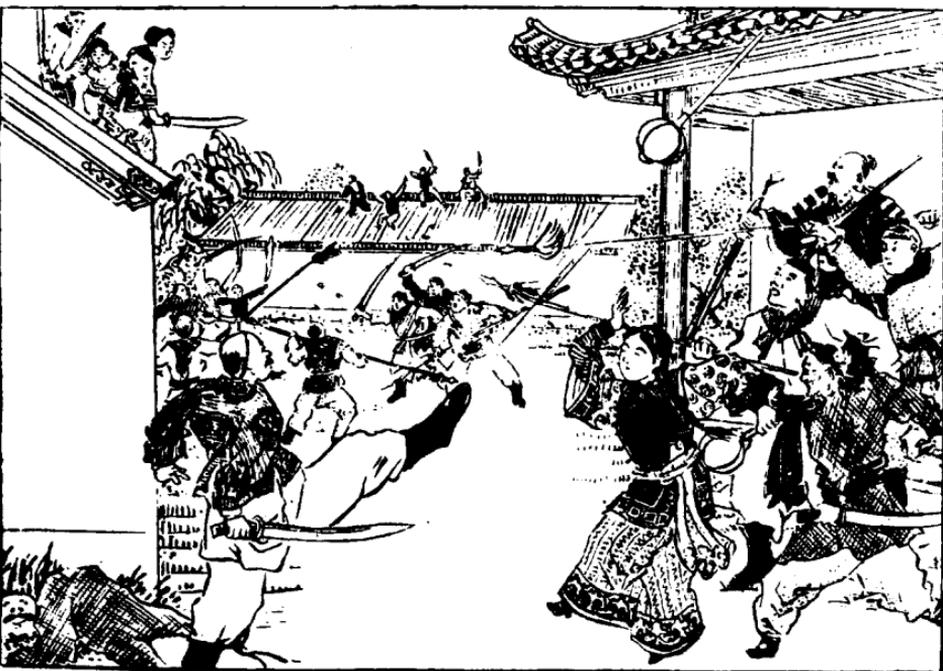


陳飛南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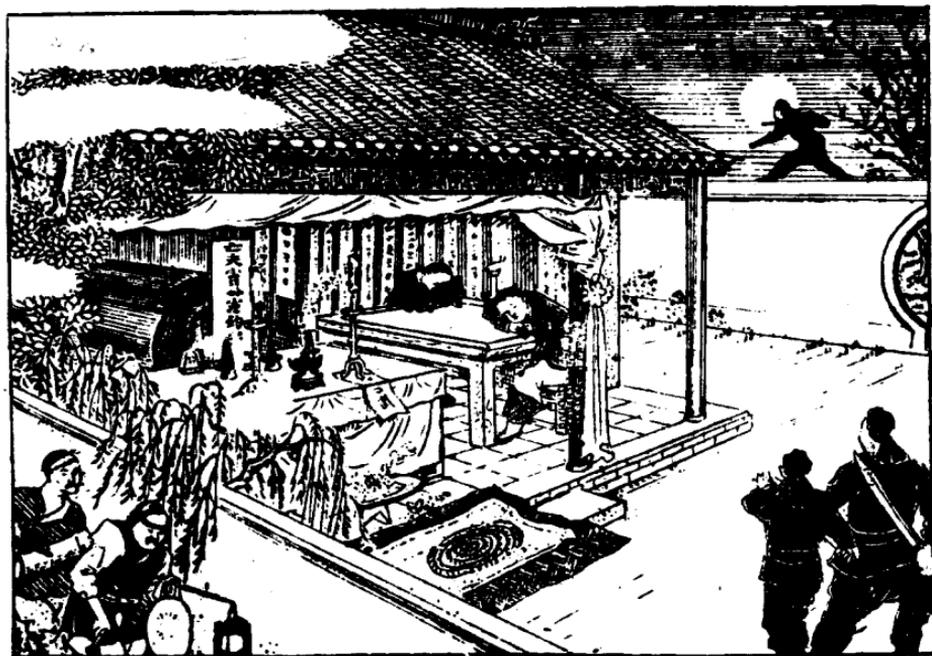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八回圖



陳飛南繪





最近五十年來當國術掌故小說代**武俠奇人傳**

滄州

姜容樵著

萍水文公直批

古董姜俠魂評

目 錄

- | | | |
|-----|----------|----------|
| 第一回 | 溯源流細闡兩拳宗 | 拯嬋娟暮逢雙佛子 |
| 第二回 | 宿因緣俠女幼從師 | 大慈悲老尼獨蹤怪 |
| 第三回 | 施道法獨斬石人頭 | 垂香鈎穩擒鯉魚怪 |
| 第四回 | 五龍堂賢吏建神廟 | 三河縣豪客截鑣車 |
| 第五回 | 老武師怒掣弧形劍 | 惡道人狠放燕翅鏢 |

- | | | |
|------|----------|----------|
| 第六回 | 董海川王邸逞絕技 | 郭雲深縣署寄萍跡 |
| 第七回 | 設奸謀議劫大俠士 | 伸正義怒斬衆痞徒 |
| 第八回 | 救師伯雙俠探官牢 | 訓徒侄三雄陷匪筭 |
| 第九回 | 話往事七俠結誓盟 | 憶前情二士急公義 |
| 第十回 | 錢大令痛剿三皇會 | 董老公遍拿無極黨 |
| 第十一回 | 叢鳳詔大膽劫囚徒 | 李存義熱心破騙局 |
| 第十二回 | 師兄妹半路結夫婦 | 義父子同牀成戀愛 |
| 第十三回 | 聚醜類浪子娶淫娃 | 緝逃凶英雄謁老俠 |
| 第十四回 | 董秀生放言驚四座 | 黃潤舫慕藝中奇謀 |
| 第十五回 | 青溪渡衆俠共除奸 | 利涉橋瘟神獨逃命 |
| 第十六回 | 張占魁大鬧龍蟠里 | 李存義獨探虎踞關 |
| 第十七回 | 中奸計豪杰被囚困 | 墮狡謀好漢枉施威 |

- | | | |
|-------|----------|----------|
| 第十八回 | 老英雄赤手敵羣寇 | 少豪傑獨力追逃賊 |
| 第十九回 | 大戰仇寇幸逢弟侄 | 詐嚇強徒巧遇師父 |
| 第二十回 | 查失印獨自探匪窟 | 訪盜踪單身陷賊巢 |
| 第二十一回 | 沙家寨夜盜大官印 | 筆架峯暗據小傀儡 |
| 第二十二回 | 兩次探山奇刀留柬 | 三番尋印取積遺珠 |
| 第二十三回 | 斬老虎半路擄新娘 | 誅人妖跟蹤殲獸族 |
| 第二十四回 | 移花接木恣意逞奸 | 調虎離山疲於犇命 |
| 第二十五回 | 蕩山巢大俠擒小寇 | 走塞外悍婦激蠻夫 |
| 第二十六回 | 有意尋仇錯認煤馬 | 不期而遇混追鐵沙 |
| 第二十七回 | 賈餘勇再戲煤大王 | 弄玄虛禮掃倉老鼠 |
| 第二十八回 | 戰豪奴尹德安誘敵 | 做奸徒劉鳳春擊寇 |
| 第二十九回 | 隱俠蹤權作賣菜傭 | 留名字大驚狼狗黨 |

第三十回 傳絕技李鐵牛逢師

避深仇白金鳳遇友

第三十一回 龍拏虎攫俠士戲蠻

石破天驚武師喪女

第三十二回 痛愛女無意顯奇能

戲蠻人有心逞神力

第三十三回 三俠女風塵誅艸寇

兩好漢水上制強徒

第三十四回 翠雲班裏雙俠擒寇

祈縣城中一士省親

第三十五回 喬錦堂初釋癩頭龜

馬夢蛟再訪雲中雁

第三十六回 駘形拳擊斃馬夢蛟

孔方兄救活雲中雁

第三十七回 玉麒麟赤手獨鋤奸

金眼鵬崩拳殺賊

第三十八回 抱犢崗羣寇謀大舉

駱駝山小俠蹤怪人

第三十九回 子房山麓劇盜逞威

范增墓前偷兒喪膽

第四十回 夜探賊巢渠魁漏網

明攻匪寨衆俠被圍

最近五十年來當代當武俠奇人傳

滄州 姜容樵著 萍水文公直批 古

第一回 溯源流細闡兩拳宗

詠單員壽卷

單刀直入
目無全牛

鍼鍼見血

中國的拳術派別繁異。門戶萬千。一門有一門的。特長。一派有一派的。奧妙。其藝術之價值。在高尚優美。其理法之深邃。亦為萬國艷稱。在昔年專制時代。重文。一般的眼光。差不多將打拳習武的人都當做市井下流人看待。甚至為流氓不肖。自為盜賊流寇。偶有習練縱跳功夫的。也不敢在稠人廣座中。一顯身手。要不然人便指為飛賊。這是我國武術。

是眞內行
話

不發達最大的原因。其次就是武術家自身強分派別。亂立門戶。各存成見。互相攻擊。甲派對乙派吹毛求疵。乙派對甲派冷嘲熱刺。久而又久。鈎心鬪角。各不相下。甚至兩敗俱傷。這也是我國武術不發達的一箇大原因。若講到拳術的源不用說。當推少林爲始祖。當時張三丰的太極拳。也是脫胎於達摩祖師的洗髓經。不過將固有的稍加擴充。成爲拳套子。添上幾步功夫。增加幾層呼吸。這並非無稽之談。精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的四步功夫。過了若干年。因爲兩派各不相下。便如分割鴻溝。叫作武當派。起初也祇名爲太極拳。後人因欲標榜門戶。內家拳進而爲武當派。到了現在技擊家將形意拳、八卦掌也歸入武當派裏去。若說這兩宗拳術是內家的確是很不差。若說他是武當派卻斷斷的不可。何以呢。且聽在下慢慢道來。形意拳創始於岳武穆。武穆受業於他的老師周侗。發明這拳的時候。也是由易骨經、易筋經、洗髓經、

點出形意
拳的來源

必如此人
乃能傳曠
古之至道
說明形意
二字意義

武術原通
大道

冷成就的。岳武穆著的有一部拳經。宋朝亡了以後。未得有人傳世。至明末清初時。纔有箇山西蒲州人。姓姬。名隆風。字際可。乃是成周後裔。生性好武。精拳技和大槍術。鑒於當時漢族凌夷。棄了官。到各處訪道。經十餘寒暑。足跡走徧了天下。歷盡艱辛。志向彌堅。果然有志竟成。最後訪到陝西終南山。遇見了一箇丹士。傳授他形意拳。和拳經。隆風在山上。一住三年。將形意拳的道理。研究得深入化境。各種器械。樣樣精通。形意拳。就是象其形。取其意。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爲五拳。卽是今日的劈拳。崩拳。鑽拳。炮拳。橫拳。又有龍。虎。猴。馬。鼉。鷄。鷓。鴉。蛇。駝。鷹。熊。就叫做十二形拳。將五行拳。單。獨。練習。說是格。物。修。身。再將五行拳。連合一起練習。便叫做進退連環拳。互相把五行拳。調換。二人對擊。是爲相生相尅拳。若把十二形拳。連合一起練習。便是統一拳。將十二形拳。兩人對擊。就叫安身炮。講到刀。槍。劍。棍。無一樣不是各盡其性能。各擅其妙用。姬隆風下山後。回到蒲州原

說明八卦
拳的來歷

籍。隱居受徒。將絕技傳了得意弟子曹繼武、馬學禮等。馬學禮傳給馬三元。張志誠再傳至李政、張聚、賈壯圖、安大慶、寶顯廷等。他門下一班奇偉怪傑的人材。不下數百人。幾遍南七省。曹繼武的傳人是戴龍邦。再傳到李洛能。更傳郭雲深、劉奇蘭、宋世榮、劉曉蘭、張樹德、車毅齋、白西園、李太和、李鏡齋。及傳到李存義、李奎垣、張占魁、喬錦堂、田靜杰、耿誠信、周明泰、許占鰲、尙雲祥、黃柏年、韓慕俠、王俊臣、孫祿堂等。那慷慨悲歌之士。又是數千百人。這樣源流統系。怎能就說是武當派呢。說到八卦掌。更是有根底。可尋了。在滿清道光末年。大河以北有箇文安縣。縣境裏有箇朱家塢。村中有箇董海川。因爲在家練習少林拳術。不甚愜意。便將財產變賣。遍遊名山巨川。尋師訪友。走了十餘行省。歷十八九年的光陰。從未遇見過好手。後來來到皖南。中途遇見一箇瘋道人。胡言亂語。董海川是有根基。有眼力的人。那有看不出來的。當時就緊跟着那癡道人。來到一座高

一語歸根

視透結癥
直入稜理

山道人何嘗是瘋。實祇是藉此訪箇能傳道的人材。恰巧遇着董海川。所以就將八卦掌。及各樣刀劍。都傳給了他。海川在山上。住了五年。同時有一箇師弟。姓應名文天。兩箇的技藝都入了神化之境。待到董海川下山之後。應文天又在山上住了三四年。他的技藝。當然也隨着年齡同進了。照這樣清清楚楚。源流派別推算下來。形意八卦。如何能算是武當派呢。一言一蔽之。就祇叫他拳的名目便罷了。要再標榜門戶。倘若總是一味的分派別。立門戶。那意見就愈久愈深。支派繁衍。也愈分愈多。甚至於四分五裂。互相仇嫉。不可收拾。所以不如把形意八卦。合做一門。想來技擊家沒箇不贊成的。但是究竟是誰的主意。爲什麼要將兩派合做一門呢。後文自有交代。這裏祇說明白了形意八卦。兩派的源流。其中由姬隆風至李洛能中間幾代的數百位劍仙。俠客。事跡。以及董海川。郭雲深。幼年時代軼聞壯舉。請讀者諸君原諒。恕我暫不宣佈。我也學着小說家的慣

如此到題
甚好

必也名正
而言乃順

我就頭一
箇不明白

當代武俠奇人傳

六

例。賣箇關子。等我編著『前輩武俠奇人傳』時。再將他詳詳細細的說出來。因爲我這部書。叫作『當代武俠奇人傳』。凡是五十年以外的。事一概不錄。這纔名副其實哩。讀者諸君。或有疑我這部書祇有形意八卦兩派的劍仙俠客。沒有少林武當的人才吧。呵呵。不敢打謊。自然是有。的不但是有。而且還是主人中的主人。爲甚麼要先把形意八卦兩派的源流人物交代一下呢。這箇緣故。我若不說出來。諒諸君或者亦有不明白的。因爲少林是拳術界的老大哥。誰人不知。那箇不曉。用不着我再來嚼舌根惹厭。武當呢。又是拳術界的老二哥。現在普遍南北盛極一時。更用不着我來介紹。那麼形意八卦。就是老三了。雖然創的碼頭很多。名頭也紅過了半邊天。畢竟是箇小弟弟。那能不特別的捧他一捧呢。我今將以上的派別源流。世系師統大略表明。底下便言歸正傳了。話說離滄州城東南四十里。有座頽壞的城垣。這城的舊址。方圓有三十餘里。城墻的

寫古城簡
而切得未
曾有

讀之令人
生荆棘銅
駭之感

此類稗史
古蹟便多
好事者故
弄狡獪牽
強爲證全
一見矣不

遺型雖依然存在。城內外卻都是空地。城裏比城外高了五六尺。碎甃亂石。斷骨殘骸。滿地皆是。城的西門、南門、並無人家居住。祇東門、北門各有六七百戶人家不等。每逢一六二七，便是這城裏居民趕集的日子。這兩門便是箇集中地。買賣熱鬧。頗有日中爲市的古風遺意。遠近人民都呼這兩箇地方。叫作東關、北關。呼這座城叫作舊州。城裏高出來的地方。據說是古代的宮殿、亭臺、崇樓、傑閣。歷經亂事。夷爲焦土。徒留遺蹟。供人憑弔。另有四五箇土疙疸。都有二丈餘高。當地土人指爲說是遼蕭后建造的金鑾殿。進南門有一片空地。每當春夏。須生長很高的紅葦草。在地邊上。豎着一塊碑碣。指實這塊地就是宋朝的女將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產生楊文廣的古蹟。以上這些遺跡。現在都可查對。並非作者箇人杜撰。大概凡是滄州人。或者到過滄州的人。都知道這些傳說的。離這舊城以北五里多地。有一村莊。莊名叫作龐家河子。相傳戰國時。孫臏守城。爲龐涓

所困。三年未能攻破。便引兵北去。到四十里外休息。城中有奸細出首。報告龐涓說城中糧絕。北門可攻。龐涓忙引兵還襲。果將北門攻破。迄今龐家河子。全村俱屬龐氏。龐涓兵馬停留的地方。後人便呼爲軍馬站。正在城內正當中。大道路北。有一隻極大鐵獅子。俗傳「滄州獅子景州塔」。就是指着這鐵獅子而說的那鐵獅子。足有四丈多高。三丈餘長。三箇人疊肩上去。還駁不到鐵獅子的鐵鞍橋。那獅子頸項上端鑄着最古篆。明明白白。寫着「周宣王三年造」。這座舊城踞在全縣的中央。地勢最窪低。說來真是奇怪。在這城的四面。相距二十里遠近時光。無論晴天陰天。都看見這城中烏烟瘴氣。雲霞遮天。好似千軍萬馬在那裏廝殺打仗。一般。據談風水的堪輿家說。這地方既在全縣之中心。又爲鐵獅鎮住風水。靈秀所鍾。主出些劍仙俠客。這話果真不錯。試看滄州小小的一箇窮邑。歷來產生的劍仙俠客。真是不少。大都斑斑可攷。至於近代在關東一帶。

寫得恹恹
離令人
迷離令
頭欲一
此奇境觀

性之所近
即行之所
安

開鏢局的護院的。更是指不勝屈。這些話暫且按下不提。卻說舊滄州城內有一家農戶。姓劉。名傳善。歷世耕讀。到了傳善這一代。耕讀餘暇。便誦經拜佛。夫婦到了四十歲。纔生了一箇兒子。他夫妻倆因爲這是喫齋行善得來的好兒子。就起名叫做德寬。字鏡遠。那劉德寬。長大到十二三歲時。出落得方面大耳。一表非凡。而且聰明渾厚。樣樣異於常人。終日不多言。亦不少道。讀書祇要念一遍。便能過目成誦。讀書以外。又喜歡運拳試股。舞棍弄棒。及一切打熬筋骨。煅煉精神的事。如此專心一志的研求。自然日有進境。這時舊滄州一帶。拳腳場子極盛。習八極拳的很多。劉德寬也跟著一位姓馬的老師。練習八極。八極拳的理法。卻與形意拳大同小異。容易得到功夫。見效也很快。可是德寬並不足意。以爲非多經幾位老師。多學幾種能耐。不足以應斯世。當時稟明了父母。就到新滄州城裏來。在當時滄州城裏的拳術。分爲三大派。一派是秘宗。一派是少林燕青。一

來歷確鑿
自非喬壁
虛造或拚
命拍捧可
比

派是少林六合三派中各有系統。各有傳人。德寬就投到西箭道田春奎（田九八式）處。拜列門牆。九八式是少林六合的正宗。（現今海上國術館少林主任佟忠義的父親佟存就是田家的嫡傳）德寬受了田九八式的誘掖陶鎔。技藝與日俱進。九八式亦認德寬與佟存爲可傳衣鉢。遂將平生的本領悉數傳給佟存。劉德寬二人。所以近年來能將六合門傳世。不使此門藝術斷絕。也端賴此二人的力量。佟存卒業後。隱居不仕。在家專意教子授徒。提倡武術。滄州武術的中興。他實有莫大之功。後來他的長子佟忠義。武藝超羣。冠絕南北。也是本書中重要人物。劉德寬二十歲的這一年。飛高走遠拳劍鎗棍皆入化境。最得意的是六合大鎗。黑白繞子。和十八鎗。因此得了一箇綽號。叫做大鎗劉。此外如馬牙刺。十三鞭。方天戟。也都擅長。暗器中如飛抓。藥鏢。飛蝗石。彈弓。均有獨到之處。德寬自覺可以問世了。便辭別老師田春奎雲遊天下。藉擴眼界。順訪能者。當

是深得此
言中三昧之

時春奎雖不願令愛徒他去。但又不便強留。乃將德寬喚至跟前。囑咐他道。德寬。我的技藝。你已經得到十之八九。現在你要他去。我也不便攔你。又恰巧你的師兄弟。都不在這兒。我今將幾句話囑咐你。你千萬要牢牢的記着。第一。就是我們六合宗派。爲什麼叫做六合。你知道嗎。德寬思索一回。答道。六合這箇名稱。各派都有。大概就是內三合外三合。那外三合呢。一般技擊家都說是手與足合。肩與胯合。春奎不待德寬說完。便攔住說道。錯了。錯了。這樣解說。一點兒也不對。近世的拳術家以爲手與腳上下對準。便算是合。肘與膝上下對準。又算一合。其實全都錯了。所謂六合者。每一式。出氣與力。與勁。與神。神與意。意與心。處處相合。一合無不合。總而言之。一箇式架。必須六合齊備。纔算六合。並非手腳對準。肩膀相照。就算是六合。第二。切記着六箇字。就是戒規。那六箇字呢。滿招損。謙受益。無論走到那裏。不可惹禍。不可自滿。更不可小覷天下人。吾宗門戶。賴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讀之令我悽然。此等處傳至後世。價值頗多。

迴憶兒時所見確是時髦今則老古董矣。

你支持你好自爲之。我無恨矣。德寬唯唯受教。師徒二人灑淚而別。德寬便回到家中稟告父母道。人生不過數十年。在此數十年中。光陰如白駒過隙。剎那便到。孩兒想趁此時光。到鄭州訪友。求父親、母親、允許孩兒。劉傳善老夫妻倆。雖然捨不得愛子遠離。卻因爲是兒子學藝已成。或者藉此爲國家效力。也未可知。便應許了。忙着代兒子收拾行李。措辦盤纏。在這時候的盤纏。除去化用銅制錢以外。就是散碎銀子。銀子的價錢。每一兩亦祇有兌換得制錢七百文。北方多用京錢。六百文就算一千四百文。（北京更以一百文爲一串）傳善夫婦囑咐兒子道。你藝成出游。我們也很放心。祇是你仍要處處謹慎。樣樣留意。免得我們在家掛念。德寬一一答應。自然小心將事。過了兩天。德寬攜帶應用暗器。並馬牙刺。十三鞭。打了一箇小小的行李。紮束停當。這時候裝束。在習武術的俏皮人。多喜歡穿抓地虎快靴。鬆三扣五花大辮。德寬卻喜穿三合臉綠皮作條實綁帶。

散底沙鞋。窄袖長袍。寬袖馬褂。這樣馬褂。是局面人穿的。稍近時髦些的。人物。都要穿。瘦袖馬褂。瘦袖就是袖子與長袍一般齊的。叫作鵝翎袋。寬袖比長袍的袖子要短了六七寸。出外戴的帽子。在文明人是六折小帽。習武的多喜歡戴英雄巾。這英雄巾俗名叫作肉包子帽。有的黑市布做的。考究一點就用玄青緞子。尤令人特別注意的。就是藍標布襪子。明砌臉。這種標布出在山東周村。有漂光亮光。極惹人注目。明砌臉是用黑線鎖起雲子勾來。釘在襪臉上。穿起來。額外的灑脫。不用說。德寬當然也要學着時髦。打扮的齊齊整整。拜別過父母。離了舊州。渡過運河。往西大路走去。這西大路是由河間。鄭州。任邱。高陽。到保定的大道。德寬起初本打算想到深州。先訪李洛能。傳留下形意派的幾位老前輩。後來因為鄭州正在大會。這鄭州是天下四大名鎮之一。歷代豪俠不可勝計。而又是惡霸大盜的淵藪。清朝康熙時。竇爾墩。謝虎。輩都生在鄭州。德寬決定先

北方春景
宛然令人
神往

我也羨慕

寫此不平
等現象作
者一關心
社會之熱
也腸傷心
人

到鄭州走一遭。況且這地方的鏢局不下三四十家。又正在大會期間。說不定能遇着些異人。第一天因過河耽擱功夫太大。當日住宿在杜林鎮。第二天一大早起身。洗過臉。打過早尖。順着大道向西走去。走了大半天。身體覺着有點疲乏。便在路旁邊放下行李。坐在石上休息。這時的天氣正是春凍已解。百草萌芽。滿地大麥。都已欣欣向榮。榆錢大半脫落。柳樹上的小老鼠也全變成柳絮紛紛亂飛。農夫田豎扛着兩足耬。三足犁。碾子。耢。耙。放牛童子。牧豬奴。箇箇口唱俚歌。互相慶和。怡然自樂。德寬看在眼中。不由得發生一種羨慕心。精神很覺爽快。再看大道上過往的人。男女老少。美惡俊俏。粉白黛綠。癩禿麻啞。都循着大道。又說又笑的向着鄭州大會直走。富有之家。拴上雙套轎車。中等農戶。有的套騾車。有的牛驢大車。掌鞭的跨在車轅。自然比較兩條腿的『步躡』舒服得多。小戶人家。祇好是背負錢。叉騎着娘胎裏帶來的『兩腳馬』開步走了。德寬正

北方之強

此處筆墨
似吳道子
似羅兩峯

看的眼熱。忽然來了六七箇短衣大漢。打扮裝束。都是特別惹人注目。爲首一人。身穿紫花布短衣。左胳膊上搭着一件青市布長袍。青洋縐巾。抓地虎快靴。頭戴馬落坡大草帽。上邊釘着五福捧壽兩根鴨蛋。青的飄帶。搭拉足有二尺多長。這人像貌。不看則可。一看。真是把人嚇的倒退。看他年紀約在二十四五歲。高條身材。膀大腰圓。一張驢臉。倒有一尺二三寸長。兩道眉毛。又粗又黑。左右聯成一起。把印堂都遮斷了。眼睛瞪起來。好似兩箇鴨蛋。鼻梁骨踢下去。和印堂一般平。大潤扁嘴。甬張開就像大鮎魚。臉上麻子。大的套住小的。不帶謊說。好似銅錢。沾着芝麻殼。配着那稱他尊容的一雙老鼠耳朵。豎在額子後邊。德寬心想。這夥東西必定不是善類。明天鄭州會上。倒要留神哩。休息約有一箇時辰。方才這一起人已走的遠了。便將行李擔起。一面走。一面想。這我頭一次出外。便遇見這些人。以後的事。更不可大意。那天晚上。德寬就宿在屬河間府管轄的景

紙上若有
幾箇無賴
躍出

和鎖。次日又起了一箇早五更。那消半天便到了鄭州。進了南門。就在路西一家擋子店住下。店名叫作福星棧。店小二接着。泡茶打水。德寬洗過臉。叫了飯菜。吃完了。休息一回。纔要出去。看看鄭州會期的熱鬧。忽聽外面一陣鳴嘈喧譁聲。彷彿似潮水湧來一般。忙上前去看時。已湧進六七箇莽漢來。定睛一瞧。就是在路上遇見的幾箇怪人。也來投店。怪人住下來。要茶。要水。鳥亂了一陣。又復喊了一席酒菜。一羣怪物。狂飲大嚼。狗嗜豕啣。一面吃喝。一面夸聲野氣。談論廟會上的事。喧鬧得全店不安。劉德寬本打算馬上到廟會上去瞧熱鬧。這一來倒要察探察探這夥怪物。忽聽席間一人說道。老大。咱們趕快滲銀。嗜糶以後。還可到街上逛逛。散會早着哩。爲首麻臉人應道。好好。吾也這樣打算。嗜過糶。滲點金再去。看官這是些什麼調坎呢。原來這羣怪物是有根派的。說的話都是春點。滲銀是喝酒。嗜糶是喫飯。滲金是吃茶。所說的就是趕快喝酒。喫飯。再吃點

北方大會
如繪

今已非昔
比可慨矣
乎

茶就上街去。德寬聽了這些話，知道他們要出去先踩道路，倒不如自己先行，免得彼此跟踪，致起疑竇。便換上隨便衣服，喚店小二鎖上房門，一直奔大會走去。到得會場，祇見滿場搭起彩棚，互相啣接，都成了彩紮。大街單就綢緞估衣兩行而言，長縣不下七八里。川滇黔粵蒙古西藏緬甸暹邏交趾安南臺灣琉球的客商，全聚集在一起。還有瀏陽夏布，比較綢緞估衣多了何啻十倍。（北五省的夏布，每年在鄭州會場作總分發處。）真是萬商雲集，百物駢臻。買賣的人，每日不下數十百萬。德寬逛了一遍，不覺暗暗稱奇。俗語說得好：天下大會數鄭州。果然名不虛傳。這時已經傍晚，距鄭州附近四鄉的人民，多已先後回家。遠處的紛紛投店，就中單說交河縣，後趙家（村名）有農戶趙九霄，因嫁女購辦妝奩，先數日攜帶女兒趙雲姐、媳婦趙孫氏，和他的老妻黃氏、妻弟黃老牛，買了三天物件，均已辦齊。恰巧這一天，套了自己兩牛一驢的大車，將買的嫁妝。

裝在車上。家人也都上了車。他女兒雲姐、媳婦孫氏，年紀都是十七歲。出落得颯纒纒、俊秀非常。那知因此便惹起匪徒垂涎。住在福星棧的這夥惡魔。當日出了店房，在會場繞了一箇圈子。偏偏遇到趙雲姐姐、嫂，買東西。以爲這樣穿的、戴的，必定有點油水。又見雲姐姐、嫂，更其是都長的花容月貌，令人艷羨。待至趙九霄等套上車，出了鄭州南門。這夥強徒三兩箇一起，都在遠遠的跟踪着。跟至七八里路程。太陽已落。近處行人已都歸到家裏。惟有趙家的老牛車還在大道上唧溜咕嚕朝正南走去。說時遲，那時快。霎時之間，到了子牙河岸。這子牙河是通天津的水路。再向西走去，便是噶沱河。噶沱河，是通保定府的水路。那七八箇強盜，都手持利刃，一擁而上。先將架轅的牛套割斷。牛驢四散。復將黃氏、黃老牛、趙九霄倒縛雙臂，推下子牙河。河中早有預備好的一隻大糧船，便將雲姐、孫氏架進船艙。細軟之物並金錢，悉數連上船去。纔待上船扯蓬，忽聽嗖溜

筆下都是
解數

嗖溜飛來兩隻金鑣。祇聽得哎唷、哎唷、兩聲。匪黨中二人已受傷倒地。看官你道是誰。那裏來的飛鑣。原來劉德寬看見匪徒踪着牛車。他便在遠遠的踪着匪徒。待至黃老牛、趙九霄等推下水去。他便由暗中趕到。順手先發了兩鑣。果然都中了一面。卽持馬牙刺。縱至河涯。大聲罵道：好狗才。在此光天化日。清平世界。就敢這樣無法無天。一面罵。一面與麻面賊首殺在一處。德寬的馬牙刺。是練成了的。無不應變如意。其着法。多用捧、擗、掣、錯、撲、刺。一着緊似一着。真是愈殺愈勇。然而賊首刀法用的是提、刁、摸、刺、砍、搜、擦、扎、閃、轉、騰、挪。也頗有些扎手。賊手一面動手。一面罵道：好小子。我看你乳毛未乾。竟敢出來多管閒事。今天不給你箇利害。諒你也不知道。馬王爺三隻眼的厲害。德寬更不答話。用了箇獅子躡尾。直刺匪首腹部。匪首方用探海式。想載德寬左腕。德寬連用飛燕抄水。將匪首的衣服攔腰截斷。險些兒連五臟都勾出來。道着一聲不好。卽忙叫弟兄們風緊。

得很。快來摘下這小子的瓢兒。再扯活。這就是要他們餘黨幫着砍下人家的頭來再逃走的話。這時除受傷的兩箇人擡進船艙。船上的也是同黨。餘賊八九人各持長鎗、單刀、把德寬困在垓心。德寬左衝右突。未能衝出。眼見祇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看看就要被擒。忽聞岸上有人高聲道：善哉。善哉。接着又聽得喊道：壯士不必害怕。老衲特來收拾這夥強徒。德寬偷眼一看。祇見一箇年約七十歲的老尼姑。面目雖是枯瘦。精神確是豐鑠。非常。兩眼炯炯有光。面色紅潤。五官端正。身穿灰布道袍。足蹬黃雲履。左手持着念珠。右手持着古劍。隨後有箇女沙彌。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眉朗目秀。齒白唇紅。道袍雲履。打扮得與老尼姑一般無二。獨有頭上卻是蓄髮。週圍剃成一箇帽圈式樣。長髮拂肩。右手也持着寶劍。左手握着拂塵。笑嘻嘻的上前助戰。祇見二人劍如游龍。身如翺鳳。飄飄忽忽。閃閃約約。霎時間。忽見寒光一閃。賊黨死的。傷的。落水的。紛紛如掃敗葉。

斯何人也
胡爲乎來

拉朽木。不知賊首與老少尼姑。究是何人。且待下回分解。

古董俠魂評曰

國病民弱。爲我國近世恥辱之一。開篇卽揭出武術不發達原因。是著者提倡國術洗雪國恥。一片婆心。

形意八卦兩家拳掌。是全書血脉經絡。故詳寫其系統師傳。然如少林武當。乃是老大哥。老二哥。資格。自宜輕風微雲。淡淡幾筆。卽可了事。更不必多費墨汁。

殘山賸水。荒艸頽垣。最易令人懷古生慨。本回敘滄州故城之事蹟。真假如何。姑置不論。但讀之覺寒煙衰草。斜陽落月。已足令人興憑吊往昔之慨。

學無止境。乃千古不易之定例。劉德寬於學業勤進不息。虛中不溢。預料必成大器。豈如淺陋浮薄之徒。偶習幾路野拳毛股。卽三腳貓。四腳跳。自以爲不可一世者比哉。

滿招損謙受益。是古人遺傳之金科玉律。無論何人。皆當銘諸心。鑲諸骨。不獨德寬當記。田春

奎之囑也。

劉德寬途中所遇之怪人。正是全書英雄豪傑與賊徒匪類之着眼處。所以分武術家邪、正之涇渭也。

趙九霄等之後強徒跟踪。強徒之後又有德寬跟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節節相逐。世事何莫不然。著者于此寄慨深矣。

劉德寬絕處逢生。此老幼二尼。真是天外奇峯。忽爾飛來。讀之精神一振。

第二回 宿因緣俠女幼從師 大慈悲老尼獨蹤怪

諸說。劉德寬。在子牙河畔。與一羣惡寇酣戰。左衝右突。無法脫身。眼看就要被擒。忽地來了一位年約七十歲的老尼。領着一箇十四五歲的小尼。二人各揮寶劍助戰。但見白光一閃。羣盜仆的傷的。落水的。剎那間。全數被俘。且慢。這夥匪徒畢竟由何處來。是何支派。老少女僧。又係何人。怎樣出身。如何來得這般湊巧。小說家的慣例。總說祇有一枝筆。又無分身法。卻也真是數處事情。怎能同時一齊表出。祇好將劉德寬力戰羣盜之事。暫攔一下子。且待作者順便先將羣匪姓名。女僧出處。一一敘來。好使讀者明白根由。麻臉匪首。姓徐。名德龍。綽號徐二老虎。是南皮縣大馬家莊人。他的同族。在道光末年。出過一箇武狀元。徐二老虎自幼拜在大魔周長春名下。練習拳棒。練就了一身硬功夫。刀鎗不入。彈弓鏢箭。也都有。

罵盡狗官

些真傳。周大魔在當時冠絕南北。他的聲望、資格，也足與陳善、李鳳崗、楊十樂輩相抗衡。徐二老虎，是他最末次收下的一箇小徒弟。後來徐二老虎甘心爲匪。周大魔把他驅逐出村，永遠擯出門外。（周大魔一生俠史很多。等作者編前輩武俠奇人傳時，再將他細細敘出來。）當時徐二老虎搬到薛家窩，招集黨羽，搶男霸女，無惡不作。遠近居民誰也不敢向他出口大氣兒。胆小如鷄的知縣，祇圖平安做官，怎敢惹事。聞了徐二老虎的名頭，差不多都嚇的倒退三九二十七舍。這薛家窩，又是歷代有名的盜匪淵藪。看官不信，翻開施公案、彭公案，各種小說一看，自然也就含笑點頭。不說在下是作者獨自一箇兒擣鬼了。徐二老虎有箇胞弟，綽號叫做徐三轉軸。因爲他生就的一肚子壞主意，無論甚麼事，他總能耍幾箇花巧。有幾樣門閥，纔得了這般一箇好綽號。他的像貌，三分兒有些像人，七分兒倒也似鬼。身箇兒就多裏說，不過三尺半，終年雙眉緊皺，兩隻蕭

運熟生巧
是修辭能
手

涉筆成趣

籤割的眼睛老是閉着不開。好似就要臨危的樣子。說到他的尊容。小說家常描狀的。顰頭鼠目。他真當之無愧。說他的能耐。也懂的小毛拳。不過是箇嘴把八。總不如他的壞主義來得快。卻是有一宗。他那兩條腿。倒是同壞主義一般的來得快。倘遇着甚麼事。甯說他先給鞋底子。磕頭。掙腿。就跑。搶劫趙雲姐這一樁事。也是他的主謀。他雖然沒有本領。可是輕易不肯喫虧。所以他始終就在船上照料。從未敢上岸。徐二老虎有一結拜盟弟。名叫張海亭。黃臉肌瘦。好似空桶子。燈籠一般。一見了喫的。什麼都不顧。差不多連性命也要拚上。任憑你多少菜餚。若干酒席。他總可以全照顧到肚裏去。因此人家送他箇綽號叫菜虎子。搶劫趙家。是他預備船隻埋伏河中迎接的。他們本打算把這水買賣做下來。載往天津。再轉三河縣。找到他盟弟康天心。康小八處避避風。不料想在子牙河失了腳。這就是徐二老虎一黨的來歷。徐二老虎捉到官裏去。判了永遠監禁。過了

了納悶許久

三年。他的盟弟康小八、宋春喜、劫牢反獄。把他救了出來。後文另有交代。暫且不表。再說那披髮拂肩的幼尼。是何等樣人。料定看官們早已納悶了。這其間原委。暨昔年的事實。經過。也正是說來話長。在滄州城南十二里路有一極大的市鎮。這市鎮緊靠運糧河。鎮名叫做捷地。由捷地南面運河分出一道河。寬深大小。與運糧河一般無二。這河由捷地起。經過于家茶棚、風化店、李天木辛莊、軍馬站、小吳莊、楊三木、呂家橋、岐口、直通渤海。這河名叫減河。俗稱小河子。他的位置與舊滄州的鐵獅子。正是互相對峙。附近居民。都是十分强悍。滄州有四句很有趣的民謠。就是東北二關賽梁山。龐家河子似潼關。插翅難逃白兔鎮。雁過拔毛風化店。看官見了這四句歌謠。就可以揣測此地民情。小河子南面約有四五里路。有一箇農村。因為這村裏出過一箇姓劉的進士。村名就叫劉進士莊。距離滄州城不過三十里遠近。莊中有一家姓錢的。單名一個貴字。錢家本是

此種可笑
習俗今猶
盛行於北
地

外來戶。幾代都是單傳。錢貴娶了一房妻小。也是鄰村種田農戶的女兒。秉性十分賢淑恭溫。夫妻二人。一生好佛。除去種田織布。餘下來的工夫。總是念佛。而且都喫長素。但是任憑你喫齋念佛。膝下卻無一男半女。可是播得一個美名。你道什麼美名。就是錢善人三字。大約在滄州附近。數十里內。都知道這錢善人。錢氏夫婦。到了四十二歲。自分子息絕望。說也奇怪。這年錢善人的妻房。忽然身懷六甲。夫妻歡喜。自不必說。燒香念佛。更加分外認真。到十月滿足。錢夫人臨盆。生了一箇女兒。雖然不是男孩子。卻比男孩子。還要疼愛。好似得了夜明珠一般。因爲生的嬌。起名子。也要撞一撞。怎樣撞法呢。先擇一黃道吉日。吉時。抱了女兒出去。出了大門。頭也不回。也不講話。閉着眼睛。走二百步。睜開眼。看遇到什麼。就叫這箇名子。假使當時遇見豬狗。也就祇好叫做豬。或狗。錢氏夫婦這天出去。走了二百步。恰巧撞見七個武官。騎着七匹駿馬。就按着七數。代女兒起了

個名兒叫七姑。七姑到了一週歲。錢氏夫婦令他女兒抓生。抓生是怎樣一回事呢。小刀、小槍、筆硯、針線、喫食、玩物、斗秤、算盤、書籍、印章等等。裝在一箇篋籬裏。看小孩抓着什麼東西。就預卜長大的志向。當時這小孩一隻手抓了小刀劍。一隻手抓了書本。玩箇不了。由此他夫婦更將女兒看的比寶貝還重。冷處不敢放。煖處不敢存。移濕挪乾。眨眨眼。七姑已是六歲了。生得聰明伶俐。終日笑嬉嬉的。從來不會哭過一聲。不惟他的父母溺愛異常。左鄰右舍。嬌娘姑嫂。也都格外的歡喜他。這一年的秋天。正是秋糧收場的時光。驀地來了一箇老尼。坐在錢家門首。敲着木魚化緣。錢夫人出來問道。大師傅。敢是化齋的。或是化米的。募錢財。修廟宇。塑佛像。我家謹當解囊捐助。老尼止住木魚。抬頭看道。善哉。阿彌陀佛。原來是老施主。大善人。貧僧和南了。貧僧此次冒造貴府。並非募化金錢米麵。有一樁要事。打算與老施主商量。望允許則箇。錢夫人當時也摸不着頭腦。便

何以爲懷

答道。此處不是講話所在。請大師傅到屋裏來。有話再從長計議。老尼聽了。也不謙讓。就跟着錢夫人進了房門。北方小戶人家。都是土坯壘匠。大戶人家或用甌砌。錢夫人讓老尼坐在匠上。忙着燒茶。做飯。老尼道。女菩薩。且慢燒茶。忙飯。老衲尚有話說。錢夫人平心靜氣的說道。大師傅有話請講。祇要力所能及。無不遵從。老尼指着七姑道。老衲此來。專爲令媛小姐前生與老衲有緣。這回打算把他帶回五臺。以了前緣。料定大善人或疑惑老衲的地方。老衲再爲大善人詳細解說。善人夫婦終身修行。纔生的這們一箇女兒。原非平常恩怨相報的骨肉可比。若是那樣俗骨凡世的孩子。老衲也犯不着來冒瀆賢夫婦。望大善人三思之。錢夫人聽了這話。好似青天打了一箇霹靂。呆立了半晌。閉口無言。停了一回。不覺眼中淚珠奪眶而出。哀求道。大師傅啊。我們夫妻半生就生了這一塊肉。怎麼能捨得呢。將小女拜在大師傅膝下。做箇在家的徒弟。卻是再好也沒

有的事。至於大師傅帶他上山去。卻得等拙夫回來。商量了。再回復大師傅吧。老尼接着說道。我率性明白。告訴您吧。您這令媛。本不是你們應有的。因爲你們向善心切。纔生下這麼一箇道根深固的女兒。儘在你們家裏養着。以後有多少關煞。恐怕不容易闖了過去。我帶了去。當可無事。他的根基很好。與尋常人迥然不同。此後每一年。我准他回家一趟。望着您老夫婦倆。佛語說的好。一子得道。九族升天。善人賢夫婦。百年後全賴令媛超薦哩。一席話。說得錢夫人有些首肯。再細看老尼。慈祥仁厚。道貌岸然。料定不是箇騙子。便改口答道。好是很好的。不過萬一小女不願跟去。祇好等他長大些。再跟師傅去。說也奇怪。七姑這時祇有六歲。聽了這話。便依依不捨的靠着老尼。不一回。錢貴回來。他妻子將老尼的話。告訴一遍。又將自己女兒願意跟着老尼姑的說了。錢貴自無話說。由此七姑就隨老尼到五臺山修道練武。卻是每年由他師傅帶領定回家望着父母。

善者見惡
亦得解脫

一趨。這箇老尼畢竟是何許人。何以在滄州道上這樣熟呢。其中有一段驚天動地。萬古揚名的佳話。有攷據。有對證。事實遺蹟現現成成的在那兒擺着。從未搬到喀什喀爾去。並非在下吹牛。看官們。儘管按照書本去打聽。包您萬分承認。無絲毫虛構假借的。寫到這裏。在下有一句話。要告訴看官們。現在武俠小說。汗牛充棟。指不勝屈。在下也曾買來十多部看過。但是要找事實俱在的。一言一蔽之。絕無僅有。在下自八歲練習武術。遇見的事實都在這書上。五十年以上的事。也都是幾位老師親眼得見的。技擊家都知道的。故須交代明白。言歸正傳。這位老尼。在幼年也是一箇世上傷心人。十歲的時光。父母都去世了。他依靠舅父度日。到了十七歲。嫁給一箇江西人葉祖銘爲妻。丈夫年紀也止二十三歲。葉祖銘在左宗棠麾下。曾充淮軍中路大統領。很得左宗棠的信任。過了四年。夫妻二人因生在戰時。眼見殺傷過慘。而且又是同胞自殘。骨肉相鬪。受的刺激。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南京確有
這樁事
會見過

當代武俠奇人傳

一〇

過深便決定辭官。逃出紅塵。左宗棠執意不肯。百般慰留。甚至下淚。他夫妻志已堅定。乃於夜間互相剃髮。繕就辭稟。連刺下來的頭髮也裝入辭稟。封套內。夤夜逃往武當山。中葉祖銘爲僧。法名廣慧。他夫人爲尼。法名性天。就是錢七姑的師傅。也就是子牙河救劉德寬的老尼。後來夫婦二人分手。性天雲遊至四川峨嵋山。遇着洗凡上人得道。練就了飛劍和短柄飛刀。到了四十歲以後。就在山西五臺山碧霞宮爲當家住持。有時攜帶一、二箇徒弟。到各省勸善。做了不少的事業。留下許多鴻爪。廣慧也雲遊了十餘省。後至青城山極頂斗姆宮。看了二十年經。得悟大道。光緒庚子以後。住在江蘇丹徒小茅山棲霞觀。不久又到浦鎮山峽三元寺當住持。直到民國八年。纔在三元寺圓寂了。看官們如果不信。祇管到南京去打聽。浦鎮的乾和尚廟。無人不知。童稚皆曉。大約到過南京的。也都聽得過這回事。廣慧的徒弟法名滌塵。給乾老和尚裝了金。穿上衣服。供在佛

讀之如在
大風中

龕內。到現在香火極盛。佛龕上邊。有一塊匾額。就是廣慧的歷史。滌塵也是同盟會的老會員。後文另有交代。單說性天老尼。有一天在碧霞宮打坐用功。忽聽西北上。一陣狂風。括得山搖地動。河滾海翻。在這時天昏地暗。飛石揚沙。天上括的沙石好似血點一般的通紅。一面下着傾盆大雨。跟着又是鷄蛋般的冰雹。山上山下的居民。祇聽得鬼哭神號。喊爹叫娘的聲音。震天動地。那農民在田裏插秧鋤地的。都來不及躲避。大半被冰雹打死在地內。慘狀不忍目覩。房倒屋塌。樹折井移。數百觔的咕嚕軸石磨。都括起在半空亂飛。這一場天災。你道是什麼玩意兒。原來綏遠有箇地方名叫做五原。五原有黃河故道。佔地很廣。水勢也急。黃河裏藏着數千年的一隻鯉魚精。在此潛形隱跡。修正養性。人所共知。卻是數百年來相安無事。然而物極必反。靜極必動。這箇東西。閉悶了許久。這一次出來。是要到東海一箇海眼裏去。你道什麼所在呢。就是距離滄州五十里路。

的五龍堂。五龍堂村東三里路。有數十畝方圓一箇乾湖。湖邊上有一口井。比較尋常的井。大六七倍。這井有八隻角。每一角是十方長。輒砌成的。繞井一匝。共是八十方輒。井名就叫八角井。相傳這井通東海。故說是海眼。往西通到距滄州八里路的戴家墳。戴家墳是明朝萬歷年間。吏部尙書戴才的墳墓。戴家幾代尙書。正所謂四世三公。而且歷代不衰。直到目下。戴家仍是聚族而居。墳墓的基地。佔了數百畝。墳山是三合土造成。松柏載道。陰翳蔽天。翁仲石馬之類。比較南京明孝陵。還要多上三倍。墳前有碑亭數座。墳後有一家廟。碑亭前有一口井。井的水極淺。而又極柔軟。極濃甜。此井便通五龍堂的八角井。是毫無虛偽的。鯉魚精進入八角井。五龍堂的農民。親眼得見的很多。鯉魚精卻也知趣。他在五龍堂並不作怪。但是暗地裏。在戴家墳出來殘害行人。無所不爲。卻說性天當日看的清清楚楚。知道是箇多年得道的鯉魚精。落在什麼地方。定是一方之害。

率獸食人
是謂之妖

慘哉

雖然我佛慈悲。也不能縱妖爲害。所謂除惡卽是善。又叫做方便殺。吾人不知則已。既然知道這箇東西。怎能看着他害人。便帶了刀劍。按照該妖降落的地方尋找。後來到了戴家墳。果然找着怪物的痕跡。這時遠村近店紛紛的傳說。戴家墳每到夜半。有一箇老人。率領若干人驅逐石羊石馬石象。到各處有禾稼的田內牧放。至鷄叫時。便都迴避了。倘若有人欲窮其究竟。要想往前去驗看。是什麼東西。這些怪物。卻靈得很。隔着老遠。都跑的無影無踪。由此一天凶似一天。後來不惟見了人不躲避。而且反要迎上前。捉將來。明天在墳山後邊。發現一堆人的骸骨。好似肉店裏屠戶。剔去了肉的白骨一般。墳山的後面。不上二三百步。就是通山東武定府的大道。往來過路的人很多。捉箇人極其容易。因此不到兩箇月。各村莊就不見了二十餘人。這家找父親。那家尋哥哥。鬧箇不了。結果在戴家墳山後。找到了許多骸骨。合衣服鞋襪。從此遠近轟傳。滄州知州也知道了。

滿紙妖氣
森然

這知州姓趙，名秉衡，江西南豐人。辦事極老練認真。聽了這消息，便親自到戴家墳查驗了一遍。回衙後馬上貼出一千兩的賞格，徵求能人捉妖。性天既然踪跡得妖的痕跡，便在戴家墳西方趙家莊借住一間民房。說明爲百姓除害的。這農民也十分贊助，並供他的食用。性天每天夜間換上夜行衣，手提寶劍，暗藏飛刀，到戴家墳後，隱身暗探。一連二天，沒得甚麼。到了第三天半夜子時，忽聽得墳墓中松柏間一陣風響，眼見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還有幾箇人跟隨圍繞衛護着。都是一手持兵器，一手執燈籠。同時墳前的翁仲、石馬、石羊、石象也都跟着亂跳亂舞。一霎時都排隊望村南去了。性天慢慢的跟在後邊。迨他們離開墳墓約有半里多路時，性天在後邊手持着昆吾寶劍，大聲喝道：孽障！還不快來受死！更待何時？爲首的那箇老怪聽了不慌不忙，哈哈笑道：好好聽說你的道行也很高。既然找上門來，正好領教。領教說着，便持單劍翻身直奔性天。欲

知兩下勝負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古董俠魂評曰

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察人者必先察其眸子。尤以最賢與最不肖爲最易察見。賢者出類拔萃之容止。不肖者窮凶極惡之舉動。正氣邪氣。罔不表於眸子。徐二老虎等。一批凶徒。雖欲形容其怪狀。苟不及其目甚難畢肖。作者先形容徐二老虎之眼於前回。再寫徐三轉軸之眼於本回。深得畫龍點睛之妙。

錢七姑爲本書中數一數二之人物。故作者不憚瑣煩。詳寫其出處。

性天夫婦之出家。頗與漢正陽帝君相同。且其民胞物與、悲天憫人之心腸亦無不同。惟在本書則老尼是書中之主。其夫爲賓。故於乾和尙信手拈來。隨手放倒。深得輕重賓主、行文之道。道以濟世爲願。佛以救世爲念。儒以治世爲本。三家之志。殊途而同歸。故仙宮無見魔不除之真人。佛國無見死不救之苦薩。儒者博愛更無論焉。無奈世之俗道、頑僧、陋儒。滿腹私欲。不知

仁慈爲何物。動輒粉飾其行止以欺天欺人。可恥亦可恨。若性天者。實修其菩薩行。真是仙佛儒中之俠。俠中之仙佛儒也。

第三回 施道法獨斬石人頭 垂香鉤穩擒鯉魚怪

此則下
紋性天
文乃有
技來
歷
活畫一妖

話說性天老尼手提寶劍。大聲喝阻怪物。老鯉精不慌不忙。回身仰天大笑道。好好。早聽說你的道行也很有根基。今天倒要領教領教。說完便舉劍迎上前來。性天也不答話。對面相還。性天的劍法是由太極八卦鎔冶而成。復以內功道功相輔而入於化境。自是不凡。老鯉精既有千年潛修的功程。且善騰雲駕霧的變化。自然也不是尋常技擊家所可制服的。這時怪物變成一箇五十餘歲道士模樣的老者。遠瞧去。頭戴瓦攏道士巾。身穿鬱藍道袍。腰繫絲絛。足登雲履。高顴長眼。滿面紅光。恰是一箇全身。身分。右手提了寶劍。衝着性天前胸刺來。性天這時心中也自暗暗稱奇。若不是仗着自己飛刀飛劍的能耐。也不敢輕易嘗試。二人搭上手。一來一往。戰夠多時。不分勝敗。性天愈殺愈勇。老鯉精漸漸有些不支。便高喚

國術家的
著作自異
尋常杜撰

一聲道。來呀。你們還不趕快動手。更待何時。一聲未了。祇見那些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一大羣東西。橫闖直闖。長槍短棍。紛紛向着性天擊來。這夥小傢伙本來沒有什麼道行。僅能跟着趁風打火。幫兩下邊鼓拳。那些石羊石馬。也在一旁咆哮。咪嗚。蹶蹄。豎尾。好似助威助戰一般。性天突見許多人。畜一齊擁上來。心想倒不可不謹慎應付。便抖數精神。將手中寶劍緊了一緊。立刻變了天盤的着數。這天盤的着數。乃是劍仙劍法中最高的一層。也就是最難練的一層功夫。着法一變。羣妖有些着慌。什麼緣故呢。因為天盤劍施展開了。人劍合一。白光如練。遠近都瞧不見人。祇瞧着千百口劍。上下左右的翻飛。若在一百步開外。瞧去。就好像天上的閃電一般。真能耀花了目光。這一場惡戰。祇殺得天昏地暗。鬼嘯神號。遠近村莊的人民也都驚醒起來。那看家狗。狺狺吠聲。四處亂起。把人的耳朵也要震聾。性天劍法雖然厲害。那夥魔怪卻是抵死不退。看看將要

如懸秦鏡
妖無遁形

天亮。性天惟恐久戰吃虧。又恐被他逃去。便一面迎戰。一面用左手摸出兩柄飛刀。這飛刀不是像說唐征東傳上所說蓋蘇文那樣的飛刀。念起咒語。便能飛在空中。也不是其他武俠書中所說的劍仙在鼻孔裏飛出寶劍來。嘴裏吐出寶劍來。也立刻飛在空中。或是在食指上一彈。就能飛出衝天白光。變爲寶劍。或者是金丸。或是人劍合一。寶劍吞下肚去。就不見了。最能惑衆。而騙人的。尤其是一張嘴。出來一道白氣。鼻孔哼了一聲。又出來兩道金光。也看不見什麼刀劍。可是對方的人頭已經像砍瓜切菜般與他的身子搬了家。喂。看官們。可曾看見過嗎。或者聽見的。有確鑿的證據嗎。都不過是那些做小說的閉門杜造罷了。在下卻不曾見過。好習武術的很多。遇見這玩藝的。卻可說是絕無。單說性天的飛刀。是人工造就。又費日久。天長的苦工練成的。實是萬分厲害。這刀的材料。是練鐵合烏金、鋼、銅、鎔化。錘鍊而成。長有一尺二寸。寬祇一寸。有零。木柄約三

歷歷如繪

寸。卻是並不握柄。使用時。以三指捻着刀尖。向外甩出。將要擊中人身時。刀尖自然而然的掉轉頭來。這樣東西。倘若練成了。百發百中。比甚麼暗器都切實用。性天的飛刀。在百步以外。擊飛鳥或樹上的秦吉了。百不爽一。這夜鏖戰的功夫已久。性天殺的性起。掏出飛刀。羣怪殺得眼暈。並沒得見。忽的老妖脊背上中了一飛刀。脫口叫聲不好。一聲未了。又一箇怪物眼睛上也中了一飛刀。性天那肯怠慢。立將手中寶劍耍開。連用飛虹橫江、神龍掉尾、姹女揮扇。幾箇家數。這夥小東西怎擋得住。技擊家術語說的好。飛虹橫江、神仙難防。姹女揮扇、鬼神不見。說時遲。那時快。剎那之間。寶劍連連擊中了五六箇怪物。也不知是人。是畜。這時那爲首的老鯉。精變成的道士首。先給鞋底子。磕頭。檢三十六着的最上一着。一聲呼哨。向戴家墳井中逃去。括起一降怪風。就不見了。老怪逃走。這羣小東西也都一箇一箇。鞋底上抹油。四散奔竄。眨眼之間。跑的無影無蹤。性天拾起

奇語

惟愚民有
真心

兩柄飛刀。四下望了一望。那裏還瞧得見半箇蹤影。便順着大道。走趙回家莊來。當夜趙家莊的人民全未安睡。都站在高崗上聽那廝殺的聲音。因爲許久不見性天回來。衆人紛紛議論。有的說性天這般大的年紀。恐怕有什麼舛錯。有的說性天是道法高超的人。不會有何危險的。那些愚民都替性天擔了一百二十分憂愁。正在說長論短。忽見有條黑影遠遠的循着趙家莊大道走來。這時犬吠人喧的聲音都沒有了。惟有接二連三的鷄鳴。和遠遠村莊似斷似續。一聲半响的狗叫。好像很淒慘的樣子。人民見那黑影愈走愈近。愈近瞧得愈是清楚。待至約莫祇離有一箭多路的光景。已瞧見是性天。右手提了寶劍。朝着衆人前來。莊裏的人這纔放心下來。齊都歡然迎上前去。亂嘈嘈問長問短。性天將廝殺的情形和怪物逃跑的語。告訴了莊裏人。並說道。那爲首的鯉魚精確受了傷。卻是傷勢不重。不會死。祇恐他養好了傷。仍舊要出來危害。那些石人石馬等。

日光高照
纔去暗
穢民之
長妖有
雲託月
妙

物。因爲年湮代遠。都受了日精月華。又爲地方靈氣所鍾。也都化形易跡。願供老鯉精的驅使。這一次有傷了眼睛的。有傷了身體的。也有砍掉了腦袋。臂膀的。祇是後患仍不能除。還須從長計議。剷除鎮壓的方法。纔可以得到永遠平安。村民聽了。又胡亂議論了一番。簇擁着性天回莊。方各自散歸。到日光高照時。趙家莊的村民。紛紛跑到戴家墳去查看。地下殷殷無數血點。順着血跡。踪到井邊上。瞧見井裏的水。比血點還要紅些。纔知道鯉魚精藏在井內。再看駝着碑碣的石。鼠竄右眼睛也砍掉了。石馬石人的脊背手腕等處。各有刀痕一二道。並都有殷紅的血蹟。有兩箇石羊。石象。都被砍下腦袋來。滾在離兩丈多遠的草地裏。第一排沙帽圓領的兩箇石人。不但是腮袋掉下來。丟去三丈以外。連胳膊也被截下來。摔在墳地裏邊。這一來不打緊。好好地一箇戴尙書墳。鬧得烏煙瘴氣。滿地裏都是石羊。翁仲的腦袋。手脚。胳膊。碎石縱橫滿地。再看爭戰的地方。足

秉衡尙能
管事今日
連此等官
都少得很

有數百畝地大小的一片廣場。人馬足印橫三豎四。重重疊疊不計其數。好似萬馬千軍操練過的兩地一般。看官們或有疑惑。編書人擣鬼。平空虛構的。喂。這到不妨。舉箇證據出來。戴家墳現在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存在。祇要向附近的村民查詢。有沒有這回事。再驗看。驗看那些翁仲石馬。是不是斷頭折臂。與這書上說得一般無二。倘有絲毫舛錯。在下敢斗膽聲明一句。挈我的人。格與名譽爲擔保。閑話少說。單說當時戴家墳附近老百姓。哄動了樁千古奇聞。立刻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不消半天。早轟遍了五十里內外的村莊。滄州知州趙秉衡得訊。便派轎子來接性天。這時附近村民。都把性天當作活佛一般看待。恨不得將他供到佛龕裏。香花供養。男女老幼。不遠數十里來看活菩薩的。陸續不斷。趙秉衡派的幕友胡玉峯。率領轎夫。擡着空轎。來到趙家莊。見了性天。說明是奉州正堂委派。特專誠來請大法師到城裏去。商量如何剷除妖怪的辦法。性天絕

噫何人

不推諉。立即應允。祇是見趙知州這般恭敬。心中頗覺不安。再三向派來的委員道謝道。老衲不遠數千里而來。本是爲民除害。也就是出家人分內的事。蒙趙老爺這般禮遇。實使老衲惶恐。請胡先生先行一步。老衲隨後就到。胡玉峯那裏肯先走。一定要跟隨護送。正在說話時。忽然趙家莊的村老。鄭子明進來說道。外邊有兩位老者要請見大法師。話未畢。兩者已經到屋裏。性天站起身來。施禮讓坐。看官你道這兩老者是誰。原來是孫家莊的陳善。合大馬家莊的周大魔。陳、周二人本來不是同門。友誼上卻是十分要好。技藝也互相切磋。恰巧年紀也都差不多。這時都有七十歲了。周大魔常找陳善研習道術。這天也正在陳善家裏。忽地聽得性天在戴家墳捉怪的消息。便一同到趙家莊來。想着萬一遇到機會。也可助助威幫幫忙。並且他兩人的工夫。在當時當地也算得起首屈一指。周大魔就是周長春。大魔是他的綽號。可是人家都祇曉得他是周大魔。不

知他叫周長春。長春是練八極拳正宗一派的首領。三五丈高的房屋。祇須一箇旱地拔葱。便可超越而過。陳善是秘宗派嫡系孫通大師門下的首座。大弟子軟硬工夫都精熟異常。高飛遠走。都不在周大魔之下。性天暗看二人打扮的一般無二。都是市布長袍。黑布馬褂。足登沙鞋。頭戴沿毡帽。祇是像貌各不相同。陳善是箇長條身材。赤紅面孔。高顴骨。大眼睛。神光四射。令人望而生畏。一部雪霜般鬚鬚。飄沸胸前。十箇手指頭。伸出去。好似趕麵杖一般粗細。周長春是一箇矮胖子。論分量少說些也有一百五十觔。他的身體。上下一般粗。做起衣服來。卻要特別放大。不然穿在身上。就裹得像箇煙鹵不能走路。配着他的面孔。又白又胖。蓄着稀朗朗的鬚鬚。若論格局。五行中。也算土形。惜乎太白了些。也可算土生金。陳善算個木形。因他的面孔赤紅。算是木生火了。性天暗自思量。這兩箇人年紀雖然都近古稀。精神卻都豐鑠異常。既有這樣驚人的神色。復有這般

惺惺惜惺惺

真佛子

大的名頭。必定有些道理。決不像不學無術鄉村野人的樣子。此次善後的事。此二人大概是少不得的。也是兩箇大幫手。想罷。便請周長春、陳善二人坐下。陳善、周長春二人自通姓名。三人互相禮讓了一番。陳周二二人。覩見性天鶴髮重顏。與尋常僧尼的是不同。不覺暗暗稱奇。起敬。陳善對性天說道。吾鄉不幸。出了這樣怪事。害了多少民命。雖然知道是由戴家墳井裏出來的。卻是始終無人到妖怪東西跟前去看箇清楚。滿打算去查看查看。他也不讓你得近他身。幸虧大師道法無邊。爲敝地除去禍患。真是生死人、肉白骨。恩同再造。性天忙笑答道。我佛慈悲。不願人世稍有苦惱愁煩。老衲秉承佛法普救大千世界之宏願。盡些須微力。救困扶危。鋤奸剷惡。都是分內的事。辱蒙老先生謬譽。實令老衲萬分慚愧。周長春纔待接話。忽見胡玉峯進來。道。轎子已預備好了。就請大師上轎。以免敝東懸望。周、陳二人和胡玉峯原在州城會過的。當時見了。便彼此招呼。陳

着一飛字
暗襯下文
陳周更快

善並說。如今這妖已被大師傷了。我們正想進城來稟告老父母。籌商一箇長久之計。師爺進城時。還勞先代稟一聲。胡玉峯連忙答道。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兄弟理當代稟敵東。奉迎二位大駕。周陳二人連稱豈敢。說話間。性天已起身告辭。鄭村老因爲是知州相請。不敢強留。便起身相送。周長春、陳善二人和衆鄉民也都隨卽起身。直送性天到莊外。性天向衆人合十辭過。便上轎登程。胡玉峯也乘轎後隨。帶來的隨從前呼後擁。簇護着轎子飛也似的直奔州城去了。這裏周長春、陳善送過性天。便邀陳村老回到戴家墳。前後查看一番。以便進城稟報。看畢。鄭村老連忙揀了一匹快馬。攔上幾鞭。趕上轎子進城。周陳二人各自回家換了衣冠。又會齊了。步行到州裏來。性天尼轎子到得城門口。鄭村老已拚命打馬趕上。正跟在轎後。騎在馬上喘氣。忽擡頭瞧見周長春、陳善二人立在城門邊待着。不覺大駭。連忙一抖絲韁。邁過轎子。趕到二人跟前。驚問道。二位老爹怎

先到了。周陳二人祇微笑點頭。卻向轎中。性天老尼拱手爲禮。原來周長春、陳善二人。都會陸地飛行術。從雙窰間道進城。便在城邊相候。性天待轎子進城後。二人便到南門天興店。打了下處。轉身便到州衙裏來。稟見知州。這時性天已到州衙。趙秉衡便叫他妻子出來。性天的轎子直到暖閣。趙孺人接着。性天。下轎相見。趙孺人迎他到上房落坐。寒暄一番。丫鬢報說老爺請見大師。性天便起身相待。趙孺人便起身叫丫鬢掀帘子。請老爺進來。趙秉衡進房向性天拱手道。敝邑不幸。興此妖孽。承大師慈悲。爲民除害。本州謹代子民致謝。性天合十答道。貧尼道過貴境。見此妖孽。仰體我佛慈悲之旨。想要除卻他。救這一方人民行旅。不料那妖狡黠。未曾取得他性命。還要勞刺史父臺籌計。趙秉衡連說豈敢豈敢。這是本州分內事。正話間。門上傳帖進來。說是趙家莊鄉老周長春、陳善二位請見性天。聽得便驕言道。這二位鄉老也是爲此事而來。趙秉衡便道。既如此。

便請大師一同相會。好大家商議箇除妖之法。性天起身答應。趙秉衡便先出去。一會兒遣內差進來請性天。性天辭謝了趙孺人。便隨內差到內書房來。周長春、陳善二人早已在座。原來趙秉衡因爲性天是女尼。故請周、陳二人到內書房相見。性天來到。趙秉衡讓坐。周、陳二人忙起身。彼此相見畢。當差獻過茶。趙秉衡便向性天說道。方纔二位鄉老已將大師除妖的詳情告訴我了。大師真是法力無邊。令人欽佩無既。祇是那妖孽雖是受了傷。不知還敢與妖作怪麼。還望大師慈悲。絕了根株纔好。性天起身答道。翁仲與石羊、石馬。一衝破了精氣。就再不會活動了。況且掉臂斷頭的極多。以後當然可以無事。惟有鯉魚精。雖已中了刀傷。然而傷好了。難保不再爲害。貧尼籌思了許久。想了一箇善後辦法。特來稟知老父母。請示進行。趙秉衡這時除害心切。喜問道。究竟怎樣纔保得無後患呢。性天答道。這法子也極其容易。不過要密行。因爲這箇東西很靈機。倘若讓

要這些東西何用讀者想已猜得矣

他曉得了。就難辦了。現在請老父母派人傳百來名鐵匠。到衙內來做工。五天之內。做成臂膀粗細的鐵練子一條。要一百五十丈長。另外辦一根三丈長。四尺粗的標木大樑。把鐵練的一頭。鎖在大樑的中間。另一頭做成鋼鈎。髣髴肉店裏肉鈎四箇那麼大。再向老百姓家去尋捉新出卵的小燕子。百數十雙。小麻雀百數十箇。好麻油十觔。須備好了。應用。並請老父母傳知滄州有名的拳師。都到衙內來。隨着前去。幫助行事。更有一樁要事。就是要請老父母憲駕同去。便一切都容易辦到了。趙秉衡一一應承。分頭派人照辦。當日性天自有州衙傳話。叫當地尼庵辦差接待。陳善、周大魔、告辭出來。仍回到南門天興店住下。卻說趙秉衡一面傳集鐵匠。趕造鐵練。傳地方通知當地拳師限期來州衙會齊。又傳令各房辦差尋覓乳燕、麻雀。那消五天都已預備齊全。拳師也都來了二十餘人。先後都到衙內號房掛了號。趙秉衡便派陳善、周大魔、爲首領。在天興店接待。看

官你道這些拳師是誰。且聽在下一一道來。本城南門外李鳳崗。是清真教。也是該教武術家的泰斗。少林燕青門的嫡傳。本來與周大魔、陳善。是朋友。不過他的年紀比陳善、周長春少些。這時纔五十來歲。其餘如王七少、田春奎、關福興、李實齋、楊士賓。和陳善的徒弟于長生、于五瞎、和尚蓮。陳善的兒子陳廣智、陳廣發。以及孟吉貴、蕭國恩等。躑躑踴踴。熱鬧非常。眨眨眼。便過了五天。鐵匠打造的鐵鍊已成功了。各房也都繳呈捉的小燕與麻雀。趙秉衡便吩咐請性天、周長春、陳善、李鳳岡等一千人都來衙門裏議事。不多一回。衆人全來到西花廳聚齊。性天便望着衆人說道。明天一大早動身。在正午以前。都要到五龍堂街上。周老英雄、陳老英雄。先率領各位壯士作前站。到了五龍堂。就在馬家店歇下。今天州衙中已派去了委員。先貼下了店。明天二位老英雄到五龍堂時。再令全村的男女老幼。遷避在二十里以外。各人家中門窗務宜自己鎖閉。如能來得及。

可謂縝密

補筆亦省

把門堵起來更好。免得到那時沒了。或發了大水。受損。又吩咐把三丈長的檁木。並鎖上鉄鍊。連同小燕麻雀。一切應用的東西。一古腦兒運到五龍堂去。安排完了。衆人各自回到天興店。收拾隨身刀劍。一夜無話。第二天正午以前。都聚齊了。村裏的老百姓。真的搬了箇一乾二淨。知州趙秉衡與性天。各乘轎子。正午時便到了。原來預備好的地方。便有當地的地方辦差。衆人洗盥喫飯畢。性天向衆人說道。老衲進城的那一天。已派戴家莊村老鄭子明。拿來一道玉樞五雷符。暗中釘在戴家墳的井樑木底下。鎖住。這怪他又無法再上來了。可是這井通五龍堂的八角井。不但本地滄州人知道。就是鄰州近縣。也沒有不曉得這回事的。這怪在戴家墳。既然不能出來。一定藏在這邊。可是這怪。自上次中了飛刀。已不能再化人形了。祇是捉住他。一時仍不容易制服他。說畢。又吩咐人。安置一口大鍋。竈膛裏點起炭火來。鍋裏滿貯小磨麻油。又命人把小燕麻雀。用刀剝

老饕聞之
垂涎否

成肉泥。攪入許多香料和粉麵等物。待到下午。諸事預備完畢。知州趙秉衡。老尼性天。率領許多拳師。各持刀劍。防衛自己。因爲恐怕捉住時。翻滾疊脊。也足可傷人。性天忙叫廚夫把剝成的小燕、麻雀、肉投入油鍋內。炸了一箇透心熟。用鐵掀鏟起來。香味真能透到十里開外。連忙鏟了一大掀。拋在八角井中。約摸停了半箇時辰。又鏟了一大掀。摔入井裏。這時衆人都埋伏四週。屏息靜氣。鴉鵲無聲。然而井裏卻有了動靜。祇聽得呷呷啞啞的聲音響箇不住。性天知道時候已到。那敢怠慢。立命廚夫把炸熟的小燕、麻雀。團成一團。糊在鐵練的下首鈎鐵上。外邊用極粗的冷紗布包起來。布的窟窿眼。也像制錢方孔兒。那麼大小。裏邊的香味。仍能透到外面來。這一團肉。可是輕易散不掉了。說時遲。那時快。性天命十幾箇有力氣的武士。把肉鈎兒慢慢鬆下井去。停了約莫一袋煙的工夫。眼看着鐵環兒接二連三的震動。性天右手持劍。左手捏訣。走到井邊。招呼衆人。

頗近事理

一齊動手。把鐵練拉了出來。衆武士不敢怠慢。大家齊打一聲號。衆手齊動。上下接遞。頓時把鐵練拉出一大堆來。那知拉鐵練挺直。便拉不動了。再一看。鐵練上鈎住比斗還大的一箇鯉魚頭。鐵鈎恰巧鈎在左腮上。顎再瞧那魚的身子。祇有小半截在井沿上。就有一丈來長短。兩眼閃閃有光。好似兩碗大燈一般。說也奇怪。衆人用盡力氣。再要想拉動分毫。卻是稍一鬆勁。鐵練又嘩啦掉了下去了。似這般上下數次。終是無法拉出那魚來。這時天已傍晚。四方陰雲湧合。怪風怒號。八角井裏的水。差不多如同錢塘江潮一般。朝井口外古突古突的直冒出來。剎那間。平地水深數尺。把箇五龍堂浸成了箇五龍塘。看看衆人都要被水淹了。性天原不欲傷生。纔釀成這水淹之禍。正在危急之間。忽見東北上來了一位道者。衆人瞧時。祇見那道士頭挽抓髻。身穿道袍。布襪。雲履。面如滿月。五絡長髯。肩擔月牙鏟。手持拂塵。口稱善哉。善哉。待貧道來助一臂之力。收拾了他。

易一同音
字便成妙

罷。不知這道者是誰。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古董俠魂評曰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者存其天命之性。去者去其天命之性。苟能存其天命之性以全之。雖禽獸何異乎人。倘不能存之。則名雖爲人。實已無異於禽獸。至於妖怪。不過爲禽獸中之尤惡而黠者。能有術以濟其惡耳。世人不察。目爲神異。毋乃惑焉。而斷其必無者亦非也。不見乎大地之上。通都大邑。僻鄉村落。凡噓氣成雲。揮汗成雨。彗於道途。踞臥於家室者。十之二三爲妖精。亦爲禽獸。人祇什一耳。妖之大者。能移時易候。翻天覆地。其次則變陰弄陽。掀波作浪。再次則裝神弄鬼。作怪爲祟。而禽獸則惟妖是希。如蟻之附羶。不識廉恥。止圖淫飽。雖然禽獸卽妖。妖卽禽獸。其別祇在能力之大小耳。如鯉魚精之與妖作怪。外則峨冠道裝儼然人也。以掩人耳目。暗地則聚其羽黨。食人肉。吸人血。不知凡幾。世之如斯類者。正不知若干。安得性天老尼之慧劍。而一一誅之。以免其荼毒人間世者。

知州趙秉衡。的是關心民瘼。視民如傷之循吏。如今之袞袞者。尸居堂上。形同土偶。惟圖牲醴上供。金箔受用。遇此等俠心熱腸之老尼。反將怒其多事。或且治以惑衆之罪矣。傷哉。今之從政者。

以香餌釣魚。以利欲釣貪夫等耳。鯉魚精雖有騰雲駕霧之能。攔風作濤之力。一着此釣。其將如何。世有貪得無厭者。讀此其能憬然乎。

第四回 五龍堂賢吏建神廟 三河縣豪客截鑪車

話說滄州州牧趙秉衡、老尼姑性天、率領雙鑪李鳳崗、賽勝英、陳善、大魔周長春、和他們的門徒子姪、陳廣智、陳廣發、于五瞎、于長生、田春奎等數十人、在五龍堂八角井、用鐵鈎鈎住炸熟的乳燕、麻雀、當作魚餌、把老鯉魚精鈎住左腮上顎、拉在井沿、幾上、幾下、始終不能將他拉到平地、二十餘人熱汗直流、力竭聲嘶、正在千鈞一髮之時、驀地由東北上走來一箇老道士、肩擔月牙鏢、手持寶劍、寶劍柄上的穗頭綴着玉牌、藏腰等各種飾物、搭拉足有三尺多長、頭挽雙髻、身穿道袍、芒屨、鶴髮、童顏、五絡長髯、飄颻胸前、真如陸地神仙、近前來、向州牧趙秉衡、老尼姑性天、打一稽首、又對着陳善、周長春等大衆點頭招呼過、纔回身向趙秉衡道、貧道專爲此怪而來、現在既已鈎住、貧道便可先助各位、老英雄諸位壯士收

寫雙膝一
挺以攪其
用力惟燈
匣端非到
術家寫不
出術家寫
小銀山三
字形容得
使人如親
見半隻大
魚攔在井
口

奇景

拾了這東西。再細談他話吧。趙秉衡忙答道。好極了。好極了。有勞道長馬上動手吧。這時正關緊要啦。那老道便就土涯上脫去道袍。把寶劍月牙鏢都壓在衣服上。挽起內衣襖袖。走近鐵鍊。便叫把衆人一把一把的換手。漸漸退握鐵鍊的中段。老道便伸手拉住剛才衆人方纔握手的處所。這箇當兒。那鯉魚精忽然連三並四的疊脊跳躍。要想乘機掙脫。老道呵呵一笑。道。孽畜。你還想逃脫嗎。一面說着。一面雙膝一挺。不慌不忙。兩手將鐵鍊抖了一抖。說也奇怪。瞧着他好似不費甚麼氣力。不覺不知的。便將偌大一隻鯉魚精。拉出大半段到井外來。足有一丈多長。如同一座小銀山一般。攔在井沿上。這時已是日薄西山。井裏的水。仍像潮水一般。直望外湧。雖然時值月半。卻是天地陰霾無月。黑洞洞的。瞧不清楚。幸虧有帶來的數十碗紗燈。趙秉衡又吩咐火速點起火把。夾着紗燈。照耀着水光。如同白晝。說時遲。那時快。那老道運足了氣。使足了力。又將鐵鍊抖了

一抖。魚怪控不住老道的神力。全身已被老道足足拉至八九分到了平地來。僅僅的還有筒尾巴貼在井牆上粘着。老道大喝一聲。罵道。孽畜。膽敢捱死。還不上來。一聲未了。祇見老道兩臂一揚。接着鐵鍊嘩啦亂響。欸的一大堆白物。夾着朝外湧的水。破空飛起。吧噠一聲。山搖地動。再看時。那隻幾丈長。幾丈圍的大鯉魚。已拋在四丈以外的平地裏躺着。這時井裏的水已停住不往外湧。卻是方圓十多里路已盡成澤國。平地水深四五尺。魚怪到了平地。那肯老實就了呢。祇見他東翻西滾。一跳二三丈高。俗語說。鯉魚躍龍門。不錯。這魚怪倒是一箇實行家。就實做起來。性天見鯉魚精已到了平地。還如此猖獗。那敢怠慢。右手持着昆吾劍。左手捏着五雷訣。涉水走到魚怪跟前。手起劍落。先把他幾根硬鬚砍掉了。旋即回身。轉到魚怪後面。高聲罵道。孽畜。還不貼服受死。我佛慈悲。自然可以貸你的性命。尙再如此一味的倔强。便是你自己。糟掉千年道行。如今且

不愧慈悲

待老衲來制住你的野性再說。說着照准魚怪的尾巴。耍的一劍。早將四尺五六寸長的一段大魚尾斬斷在地。魚怪受了這一劍。纔有氣沒力。貼服服的再也不敢動彈了。那兩雙燈一般的魚眼睛瞪起來。紅的像兩箇大火球。衆拳師瞧着。都有些駭異。性天接着說道。你的道行已有千多年了。卻是爲着什麼來。定要鬧得遭這天譴呢。我也很替你可惜的。如今我來給你懺悔。醫好你的創傷。仍然送到你這井裏去。安分修持大道。遇到機會。也可爲人民出點力。積些功果。以蓋前愆。以後倘再擾害人民。傷殘行旅。便委怪我不慈悲。魚怪聽了性天這番話。俯伏着掙了一會。纔將頭昂起。點了幾點。性天便向身邊掏出金創藥來。敷在他那斷尾處。又吩咐衆人把鈎住魚怪上顎的鐵鈎摘了下來。也給敷上創藥。這纔走到魚怪身邊。舉起昆吾劍。向魚脊上分水中間刺透了。挖了一箇窟窿。就將鐵鍊上的鈎鈎入那窟窿中。復用手握鈎使勁一捏。捏成箇鐵環兒。將魚脊

上的分水穿鈎住。忙叫衆武士摘了兩扇大門板。將鯉魚精挪在門板上。七手八脚抬到井邊。鬆下井去。一百五十支長的鐵鍊子。統統溜到井底。鐵鍊的橫樑就橫擔在井沿兩邊。傳了幾箇泥水匠。用甌砌壘。一道圍牆。橫樑的當中寫一行大字道。大清光緒八年。滄州知州趙秉衡監製。井的西邊約有五十畝地。大小一塊田地。被這魚怪跳躍。變成了一箇小湖。大家安排完了。携了砍斷的魚尾。知州趙秉衡和性天等。這纔向拖出鯉魚精的那箇老道。一。再道謝。當時因爲沒有餘暇說話。直到現在纔得問得姓名。當夜一千人全住在五龍堂馬家店。老道也穿上道袍。拿了寶劍。跟着衆人到五龍堂來。一同住下。看官們你道老道是誰呢。從那裏來的呢。原來他就是白兔鎮楊十樂的嫡系。姓楊。行四。自幼無名字。出了家之後。人都叫他楊四老道。四老道練就了一身軟硬工夫。高飛遠走。都能精捷。卻是有箇怪癖。自從二十歲就好道。生生的把家室撇了。徧遊名山。

以此爲贊
甚新奇

大川。但是每到三、五年不等。他准定回原籍來一趟。他鍊的劍叫作青萍劍。這劍法是六大趟。每趟六十一劍。或者有的是六十劍。統共是三百六十五趟。是按大週天數目。這劍雖然不是太極。其動作姿態。行如遊龍。起如飛鳳。剪剪閃閃像燕尾。繚繚繞繞像彩雲。也無定式。更沒有斷勁。四老道的劍柄。繫着一條稔子玉牌。石燕。方勝。等等連在一起。約垂三尺多長。舞劍的時光。只見寶劍與劍穗子變成兩道白光。任憑你一二三十箇人撒土。撒水。都撒不進去的。最出奇的。青萍劍動作名稱。三百六十五趟。有三百六十五箇名稱。且是沒有一箇相同的。並且動作名稱極雅。絕不像世俗鬻技者所稱的張飛上馬。羅章跪樓。那樣聽了肉麻的名目。青萍劍在上古時代。本來是劍的器名。並不是劍的術名。後來江西龍虎山。正一真人府。有箇法官名叫潘元圭。發明了這劍。天盤。地盤。人盤。都到了不見不聞的化境。過了些年。傳給山東沂水縣的全真道人孟教華。孟教華又傳

嗚呼家庭
之毒

給了山東臨邑縣的馮希陽。希陽的道號叫做和玉。和玉傳給了海豐縣楊鄂林。鄂林號棣園。傳給了天津府鹽山縣韓村鎮賈雲鶴。和滄州白兔鎮楊十樂。十樂便傳給楊四老道。四老道的名頭。凡是天津所屬幾縣的人大概沒不知道的。祇是不曾瞧見過四老道是箇什麼樣子。惟有陳善李鳳崗兩箇人在幼年時代。因爲常在一塊兒練習拳腳。所以認得四老道。但是分別了五、六十年。那能認得清楚呢。當日聽說是四老道回來了。急忙同着李鳳崗。走到四老道面前。握着四老道的手。復指着自己說道。我就是陳善。這一位就是老友李鳳崗。四哥還認得清咱們哥兒倆嗎。一別這些年。今天纔得見面。真正叫人不勝今昔之感了。四老道歎息道。吾自遭了家庭慘變。以後覺得世事。決不可爲。名利的心。更是用不着說了。在那時。心裏受的感觸。真是使我萬念俱灰。不堪回首。不料想咱們今天。又在這兒見着面。真是幸會了。又指着李鳳崗說道。哎。你是鳳崗賢。

我事未完
豈容撒手

弟嗎。當年練武時。就是你的年紀最小。現在居然鬢白了頭髮啦。說完。復望着趙秉衡說道。貧道在終南山時。便望見了綏遠黃河古道的怪風。就曉得有幾處的老百姓要遭劫難。因而不分晝夜。跟踪趕到這兒來。幸虧了性天大法師已經早追來了。爲地方除了害。這時有老父母同着大法師在這兒。貧道就此告辭。要到磨盤山去一趟。四老道纔待要接着說下去。性天搶着說道。貧僧且攔道長的話。要說追踪這怪物而來。我卻不敢詭謙。祇是捉住這東西的大功。仍是道長的法力。若不是道長來。還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哩。道長馬上要走。貧僧斗膽。打算屈留道長兩三天。把這兒的事。全辦完了。再一同分手。各自走路。未知道長尊……性天的話還沒完。趙秉衡攔住說道。大師所見很是。本州本意也想屈留道長多住兩三天。還打算捐三千兩銀子。在這八角井的北邊造一座廟宇。把截斷下來的魚尾。供在廟中大殿裏。另外加置一箇木龕。就把這魚骨儲藏

幸有此乃
爲作者留
一鐵證

在裏邊。廟的名字我想就叫他魚骨廟。廟內也不要什麼神像。祇把牆上繪了五龍堂的古蹟。把收服了鯉魚怪的事一一記了起來。那鯉魚怪既然砍掉了尾巴。咱們就叫他做秃尾巴老鯉。鯉字又與姓李的李字諧音。過來些年。便可叫成秃尾巴老李。這樣以來。爲地方上永久留箇紀念。這東西能懺悔韜跡在這裏。當然也不會再爲害人民。或者爲百姓們出些力。也正未可知。不知道大師和楊道長各位老英雄的意見怎樣。這時性天楊四老道和陳善、李鳳崗、周大魔、一千衆人聽了箇箇都歡喜。趙秉衡便立刻叫差人傳集泥瓦木鐵四匠。馬上動起工來。那消幾天。便就蓋起了一座金碧輝煌燦新魚骨廟。廟門上題了三箇斗大的字。就是魚骨廟。上款是、大清光緒八年三月。下款是南豐趙秉衡題。廟中樑柱上繪了很大的一幅太極圖。中間也寫了一行字。是、大清光緒八年三月。南豐趙秉衡監造。廟門外邊鐫了一箇石碑。把出力的人一古腦兒統通鐫在上邊。

此故事至
今傳編燕
帶一平

當代武俠奇人傳

一〇

牆上繪滿了龍抓王四海的古事。看官們，你道是怎麼一回子事呢？待在下把他寫了出來。這五龍堂村莊，原來不叫五龍堂。在乾隆時，這地方叫做安家驛。這驛中有一家姓王的，老夫婦年紀都已七十歲了。四十歲的那一年，纔生了一箇兒子。因爲中年得子，又都是四十歲，就給他兒子起了箇名字，叫做四海。老夫婦把這兒子當做活寶貝一般看待，較恭敬甚麼人還要甚千百倍。真是噙到嘴裏邊都怕融了。王四海到了八九歲，就會打爹罵娘。罵起人來一大串，似過炒爆豆子一般。又俏皮，又乾脆。他的爹娘聽了，不但不去管他，反歡喜兒子巧嘴伶俐，抱在懷裏，親了又親，哄了一哄，乖乖，寶寶，喊箇不了。這麼一來，不打緊，把箇王四海活活慣成一箇狂人了。到十多歲時，不過還是專門的罵他爹娘罷了。到了二十歲，娶了一房媳婦，是同鄉徐家的女兒，不好了。這徐氏一過門，便幫着丈夫罵。後來倒不罵啦，終日無事時，擎着小皮鞭，打他的公公婆婆。王四海瞧見

好孩子會
打爸爸了
這話常在
無知識的
人羣中聽
得着

媳婦打的披拍亂響。覺得很有趣。便也天天幫着媳婦毒打爹娘。徐氏恰生就一副兇像。好似閻王爺的丈母娘一般。配着王四海那窮凶極惡的樣子。倒恰好是兩口子一對。夫妻倆整天在家裏細米、白麵、魚蝦、蟹肉、喫箇不了。賸下的情肯餒狗。也不肯送給公婆喫。老夫婦倆每天將黃菜仁做成窩窩頭充飢。這黃菜北方極多。本是一種野草。餒牲畜還不肯喫下去。野地裏隨處都可以割得幾擔。這一天，王四海的爹娘又去下田割黃菜仁兒。他的兒子和兒媳婦都跟來監着，罵着，恐怕他割的少了。老夫婦倆一邊割草。他兒媳婦頓開敲破鑼一般的噪子嚷罵。兒子在旁。拏小皮鞭。不斷的三下兩下，擱過去。打的他爹娘苦苦的哀告。王四海和他媳婦祇當耳旁風。沒有聽見。二人正在田裏打罵着。突然陰雲布合。西北上陡的括起一陣狂風。飛石揚沙。天上烏雲四合。霎時合攏得如同黑鍋底一般。眨眼間。霹雷閃電。接連不斷。霹靂一聲近似一聲。閃電一條亮似一條。

着此一語
如獅子吼

傾盆大雨。如同飄潑。王家兩代四日子滿心想着躲避。卻四大皆空。無處躲藏。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驀地來了一箇大閃電。照的比太陽光還要厲害千百倍。就這時。跟着閃電破空下來了五條大火龍。各有四丈長的身軀。滿身鱗甲。張牙舞爪。直奔王四海夫妻倆。這倆狗男女顧不得叩頭求饒。早被兩條火龍把腦袋給抓了下來。王家老夫妻倆也被震駭得昏了過去。待得甦醒轉來。祇見兒子和兒媳婦的腦袋都和他們的身子分了家。恭喜喬遷了。這兩箇東西死有餘辜。身後都顯着一行字。各自寫着打爹罵娘王四海。打公罵婆王徐氏一行字。王四海夫妻被五條龍活抓了腦袋。不到幾天。便傳遍了附近各縣。倆狗男女屍身由當官作驗過了。派地甲剗了一箇窟窿埋將起來。就由滄州知州同着地方紳耆村老。把這安家驛改做五龍堂了。這回事附近州縣沒有人不知道的。也都曉得一點兒也不假的。後來王四海的父母。由官家和地方紳商富戶

楊時放過
老四

捐了許多銀錢。給他老兩口子養到九十多歲。無病而終。這就是五龍堂地名的來源。五龍堂的來由。已經交代清楚。卻說當時滄州知州趙秉衡和衆俠士作別。回城歸衙。辦了一角公文。詳報三司上憲。上憲接了詳文。下札嘉獎。並將趙秉衡大計卓異。這事已了。李鳳崗、陳善、周長春、于五瞎、于長生、田春奎。也都告辭各自回家。楊圃老道也回到白兔鎮。原籍瞧了。瞧便到山海關外訪道去了。性天因爲在滄州有這們一段功德。地方上人沒老沒少。箇箇都當他菩薩般看待。性天也念着魚怪。每年要到滄州走了一遭。惟恐禿尾巴老鯉再有爲害地方人民的事情。這魚怪卻也知趣。始終韜光養晦在那井裏。再不爲災了。可是禿尾巴老鯉的名字無論遠處近處。沒有不知道的。看官們。如若不信。隨便遇到那箇滄州人。就可問他確是有沒有這回事。便可以得到確鑿的答復。證明了。就是現在滄州附近幾縣的人民。凡見着是西北上來的大風大雨。必定指着說是禿

尾。巴。老。鯉。來。了。秀。尾。巴。老。鯉。來。了。說也奇怪。倘若遇着乾旱年歲。祇要現任滄州知州親自擺上三牲祭禮。到五龍堂的八角井旁。祭祀行禮。虔誠求雨。包你立刻下箇熟透。閒話不提。且說性天因爲受了滄州人禮供。後來收了許多在家的女弟子。又在劉進士莊收了錢七姑做徒弟。錢七姑的爹娘就止一箇女兒。他便每年帶領七姑到滄州一趨。看望他的父母。這一年。照老例。師徒二人逕來滄州。在子牙河碰着徐二老虎。這年。錢七姑已十四歲。是第八次回家看望他的爹娘了。師徒兩箇轉回五臺山。路過鄭州廟。走到子牙河。遇着劉德寬正和徐二老虎。徐三轉軸。張海亭等一羣惡寇混戰。雖然劉德寬用飛鏢打倒了兩箇強盜。但是他們船上賊黨卻是照舊的不退。且是倚仗着人多。把劉德寬困在核心。劉德寬東衝西突。不得破圍。正在千分危急的當兒。恰好性天同着他的愛徒錢七姑趕到了。二人便拔出寶劍。幫助劉德寬。好似砍瓜切菜一般。把徐二老虎

的黨羽殺的殺。剝的剝。全給砍掉。到子牙河裏去。一箇箇像帶了胎的水牯牛一般的。向下流淪去。徐二老虎。徐三轉軸。菜虎子張海亭。一箇也沒。有漏網。全都給捉住了。劉德寬這纔連忙招呼性天師徒倆打河裏救起。趙九霄。黃老牛來。二人都喝飽了一肚皮水。救治了半天。纔甦轉過來。錢七姑打船裏將趙雲姐。趙孫氏。和他婆婆趙黃氏。三人一齊救出來。當天就一同住在景和鎮陶家店裏。將徐二老虎等三箇賊黨立刻送到景和鎮巡檢衙門裏收押看管。次日景和司巡檢康詩皆叫當差請了性天。劉德寬到衙裏來。商量解送賊匪的辦法。康詩皆說道。這案是在交河。任邱兩縣交界鬧出來的。可是鬧事的人都是滄州人。最好仍送到滄州衙門裏審理判罪。不知道劉壯士同性天大師的意思怎樣。性天。劉德寬。和趙九霄。黃老牛。都歡喜這樣辦。巡檢立刻辦起一角公文。派了幾名差役。馬快。把徐二老虎一千人囚解到滄州衙門來。景和鎮離滄州祇七十里路。

一天便到了。解差當堂投遞了公文。這時趙秉衡連任做了十年。已升了保定府正堂。做知府去了。因為他的聲名極好。博得一箇活菩薩的稱號。豎立了許多去思碑。現在滄州的老百姓還不會忘掉趙秉衡這三箇字呢。後任知州也姓趙。名維慶。年纔二十六歲。也是江西南豐縣人。聽說是趙秉衡的老家。而且是箇晚輩。這趙維慶生了一臉麻子。像貌不大雅觀。卻生性正直。最恨強盜。當下收了景和解犯。押了回文給來差去了。就把徐二老虎等三箇賊首判定了永遠的監禁。這刑名就是現在的無期徒刑。結了案。趙雲姐當時懇求性天收爲門下。性天猶豫未決。趙維慶從中相勸。趙雲姐也凝眸企望。對着性天將要哭將出來。性天見他誠心。不好再三推辭。便應允了。雲姐大喜。立刻倒身磕了四箇頭。性天當下和雲姐說好。每年來一趟。來時便到趙家。傳授雲姐的功夫。這時雲姐祇得先跟着爹娘回家。靜等着師傅來再學武藝。這是後話。暫且不提。趙孫氏當下

如此寫希
來之切神

由他的公婆領回家去。性天劉德寬便要動身。趙維慶誠懇送給盤纏。他兩箇都不肯受。性天師徒暫回五臺。劉德寬也離滄州。來到鄭州廟福星棧。棧房的人見他出去四天沒有回來。都有些納悶。後來聽見劉德寬在子牙河捉拿強盜的話。鬧得鄭州大會上全都知道啦。待到劉德寬回來。來店拜訪的人每天綜有幾十起。後來驚動了一家有名的鑣局。鑣局的字號叫做和勝。創辦的人是祁州張樹德。樹德是終南派河南一支的二代嫡系。話又說回來了。怎麼又分出派別來呢。且待在下約略簡明的交代一下。本書的主人翁是三大派。但是志向卻是完全相同。毫無歧異。況且三派合起來就算一家。順着一條線走着的。所以要分叫三派的緣故。因為各人有各人的師傅。世系率領。或合或分。都有清清楚楚的綫系。要不然。沒有首領。沒有表率。也沒有統系的長幼。不但是這許多武士俠客。通通沒根系。亂七八糟。不成一回事。就是這一部長篇小說。似這般紊

雜紛紛。便簡直沒法分別了。如今且說那三派如何分別。在第一回中已經交代過了。形意一派。是姬隆風由終南山上得來。後來和八卦合一。叫做形意八卦。這是終南的一脉。這一派又分開南北兩大支。河南、南陽、馬學禮是南派。山西、戴龍邦傳給河北李洛能。算北派。少林一派包括了八極、秘宗、燕青、六合、螳螂、通臂、長拳、撻腳、太祖數十門。在北方最初由少林傳出來的是孫通。後來這些門也各有綫系。各有表率。武當一派。就是太極。在黃河以北一帶要算楊露禪。同他的兩箇兒子楊班侯、楊健侯。爲近數十年的表率。也是人所共認的。這三派的志向既然相同。所作所爲自必一路的。祇是敘這三派人物。不得不略爲分別。單說和勝鏢局的經理張樹德。是北派形意鼻祖李洛能的得意弟子。在鄭州一帶。他的班輩很大。很可表率一切了。若論他的功夫。自從八九歲就好習武。到了十三四歲。就拜在李洛能門下。這時他的年紀已有五十來歲。卻把槍、拳、刀、棍、合

融會貫通
道之至也
文武學術
無不如此

此等處頗
有時代歷
史價值

爲一氣。以拳法使劍。劍法使拳。槍棍刀叉。也能匯通爲拳拳。也能變化做槍棍刀叉。當時他的名氣震爍南北。祇要鑣車上插了一方和勝鑣局的。小旗。便可保你平安無事。南北通行。他卻有箇脾氣。就是好招賢納士。聽見是有根基的武師。不惜重金。延致到他鑣局內。這一天。聽說劉德寬在子牙河捉住徐二老虎。救出了趙家三代。他豈肯放他過去。當下便連忙帶了一箇差役。到南門福星棧來。到了棧房。便向櫃檯上問道。借光。掌櫃的。這兒可有一位劉德寬。劉先生。住在那一間屋裏。此時北方客棧有的。是大。因。也。有。獨。屋。可。是。沒。有。號。數。故。而。張。樹。德。這。樣。問。法。掌。櫃。的。聽。得。是。找。劉。德。寬。的。連。忙。答。道。劉。爺。在。上。房。裏。說。着。便。站。起。身。來。領。着。張。樹。德。朝。裏。走。到。了。門。口。樹。德。站。住。掌。櫃。的。掀。帘。進。屋。裏。說。道。有。位。爺。來。拜。會。劉。德。寬。這。兩。天。會。得。客。實。在。是。不。少。了。便。也。不。問。是。誰。祇。當。他。是。慕。名。而。來。的。便。起。身。迎。出。門。外。和。張。樹。德。作。揖。相。見。讓。進。屋。裏。上。座。下。彼。此。通。過。姓。

如此人物
始是眞健
者

春雲漸起

名德寬暗聽樹德的舉止像貌。見他身穿長袍。外罩青市布馬褂。頭戴沿毡帽。漫長臉。濃眉。巨眼。鼻直。口方。留着短短兩撇黑鬚。巍巍然露着英雄氣概。卻又滿面春風。令人可親。不覺得暗暗的敬贊。張樹德聽那劉德寬那一表人材。也自十分欣羨。便說道。小弟聽說大哥在子牙河捉強寇。救人命。英雄肝膽。菩薩心腸。小弟欽佩得很。小號和勝鑣局就是小弟創辦的。打算屈尊大哥。到敝局賜教。不知可肯俯就。劉德寬還未回答。樹德又說道。小弟索性轅直。吾輩都是同道。儘可免去了浮文虛套。小弟斗胆冒瀆。望大哥不要客氣。德寬聽了這一席話。歡喜萬分。立即道謝。滿口應允。樹德當時。替德寬給清了棧房費用。馬上叫人將德寬的行李搬到和勝鑣局裏住下。從此就在和勝鑣局做保鑣生意。和勝鑣局裏的鑣師共有四十多人。都是出類拔萃的能耐。這一天。有箇客商。攜帶六萬兩銀子。要到承德府八溝地方定辦貨物。特來延請和勝鑣局護送。鑣局的規矩。是

行程歷歷
是實地寫
來

輪流出差。不偏不黨。這一次恰巧應該輪到劉德寬。和另一箇鑪師名叫田靜杰的同去。田靜杰是劉奇蘭的徒弟。練的玩意兒。樣樣高人一等。年紀祇有二十五歲。人送綽號賽張遼。就是因爲他好交朋友。纔得了這箇綽號。客商把銀子點交清楚。裝了五輛單套轎車。夥伴共是六箇人。劉德寬、田靜杰各帶暗器。並自己應用的馬牙刺、長槍、單刀、寶劍。每一輛車上挂了一件兵器。從鄭州起身。兩天半。就到了天津。一路同着客商說說笑笑。頗不寂寞。第四天。到了薊州。三河縣交界地方。正順着大道往前奔走。忽然從後邊趕來箇六十來歲的老者。頭戴黑色沿毡帽。露着光赤赤的兩隻脚。身上藍布短襖、短褲、補釘蓋補釘。年紀雖老。精神卻很飽滿。祇是額下沒一根鬚鬚。背上負着一箇小捲兒行李。有一箇三尺半長的東西。好似扁擔一般。在肩膀上橫担着。外面使箇布套子套住了。也不知是扁擔呢。還是棍子。走路的模樣。又好似不得力的樣子。極深的沿毡帽。把眉

毛眼睛都蓋住。鬚鬚是故意裝做這樣的一般。手裏握着二尺半長的一根旱煙袋。煙荷包和火石、火鏟，拴在一起。一邊走着。一邊掏出黑絲菸。裝在烟袋鍋裏。打起火來。呼呼狂吸。旁人瞧着他。他卻眼皮兒也不肯撩一撩人家。田靜杰、劉德寬，覺得這人好生奇怪。或者是箇大響馬寨子裏的探子也說不定。二人便暗暗的商量防備辦法。恰巧這時路上騎馬的、騎騾的、空手的、或先、或後、連絲不斷。鬧的田靜杰、劉德寬，更加上幾層疑惑。這三河縣、玉田縣一帶地方。素來是響馬大盜的淵藪。和勝鑣局保的鑣車還沒到三河縣。果然就被這夥響馬跟下來了。祇是誰是響馬。誰是好人。因為往來的人很多。也沒有法子去分辨清楚。這天也是合該出岔子。劉德寬在前頭。跟着頭一輛鑣車。這車裝載的少些。車輕騾子便走得快。那消一頓飯的工夫。已把後面的四輛車躡下來三里多路。這時，田靜杰獨自跟着四輛鑣車斷後。正走到一箇旱湖裏城灘內。忽地瞧見大樹

活畫
如見

下坐着那戴深沿毡帽的怪老者在那兒歇着蹲在地下狂吸旱煙頭也不擡眼也不開好似在磕睡一般田靜杰正瞧着納悶的當兒驀地裏聽見一聲呼哨。剎那間衝出二十多人一齊擁將上來把田靜杰的去路攔住。另外闖出一起人來將鑣銀劫取了。爲首的響馬先將客人砍傷了兩三箇餘下的客夥都跪在地下叩頭求饒。欲知田靜杰怎樣應付且待下回說明。

古董俠魂評曰

物之愚賤者莫如畜牲。苟一味施以仁慈。奚肯低首降伏。鑒於鯉怪可知。由是推之。治頑民必寬猛並濟。始能教化而制伏之。

性天老尼之制怪也。雖作金剛努目。仍是菩薩低眉。畢竟是佛子心腸。非尋常武俠者可比。

楊四老道突如其來振其神威。爲衆人之所不能爲。讀者急欲其爲何許人。乃作者故弄狡獪。敘畢全案。然後及其姓氏來歷。此乃行文之幻。直如行軍者之用奇兵。不然則平淡無味。等於嚼蠟矣。

姑息兒女。祇續之愛。是我國普通家庭之通病。王四海之忤逆。實其父母有以自召之。天下之爲人父母而好縱其所生者。其憬語。

先儒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後人續之曰。春秋亡。然後閻王作。余爲廣之曰。閻王亡。然後雷天大壯。安得無量轟隆。公將恆河沙數之亂民賊。一如王四海夫婦令其腦袋喬遷。以免其再作人頭獸鳴。不亦快哉。

大英雄之舉動。往往令人罔測。本回寫海川董老武師突梯滑稽。躍然紙上。不獨當時之田靜杰納悶躊躇。卽今日之讀者亦爲之疑神疑鬼。行文如此。極盡能事。

第五回 老武師怒掣弧形劍 惡道人狠放燕翅鏢

不畏而怒
自是好漢

盜亦有盜
剪徑亦非
者質然可爲

話說上回書中說到田靜杰押着鏢車獨自斷後。驀地聽得呼哨一聲。二十多箇響馬將田靜杰圍了起來。爲首的響馬先將客商砍傷了三箇。其餘的都跳下車來跪下來。懇求饒命。響馬頭兒另分出十來箇黨羽。劫取鏢銀。賽張遼田靜杰着在眼裏。真是氣的三尸神暴跳。五凌豪氣騰空。順手在車上綽起一條長槍。四面應敵。一面偷瞧那大樹下。頭戴沿毡帽的怪老人。照舊的在那裏吸旱菸。兩眼急閉。愈發的像睡着了一般。田靜杰見了。分外把眼圈都氣的通紅。且慢。這老頭兒是誰。到底是一件甚麼事呢。葫蘆裏賣什麼藥。除非在下寫出來。讀者是不會明白的。單說和勝鏢局的鏢車。從天津動身。就有人跟踪下來。到了三河縣境裏。就接二連三的來了。二三十人。此地的響馬頭領名叫聞人鶴。原籍是天津衛南窪人。

出無極教

年紀纔祇三十歲。從小練習拳棒。軟硬工夫。都有了很深的根基。高飛遠走。本領比徐二老虎還要高出幾倍。他練的拳叫做插花揚紅。也是少林派的關中一支。這些本領是得着他師傅邱必昌親自傳給的。邱必昌字道賓。原籍南京人。從六七歲就在山東平度縣大靈山出家。現在做了北省旁門無極教的領袖。傳授無極教。人說他的左道邪功。竟可以呼風喚雨。驅神役鬼。江湖上都教他縮地瘟神。他的師傅馬紫陽。是無極教第四世正宗嫡系。人稱綽號通天教主。全國的徒弟不下五六千人。這部書上沒有他的事。祇好把他不提。聞人鶴因爲久在京東七州縣。人家全叫他獨霸山東。手下也有三四百箇嘍囉。分佈在京東幾州縣的境內。這天把田靜杰圍起來。聞人鶴也親自在內調度。手持奉天創出樣兒來的鱈魚頭單刀。青絹帕包頭。粗眉巨眼。眼皮兒瞪起來。倆眼睛兒倒有鴨子兒大小。身穿青洋縐短衫褲。十三太保的金絲扭扣。綁肩綁袖。抓地虎快靴。口

似血盆鼻樑歪斜。生來不像箇良善百姓。田靜杰料知他是頭領。便高聲招呼道。朋友們。請各位把燈籠扯高一點。路兒寬一點。踩着。(以之爲以足踏)

物之辭。讀如采。在各種字典書。皆音麥。音劣。並非采音。但今之武術書。多用此踩字。余亦未便獨異。惟北方多以助字。代踩字。查助字爲字典所無。或有用採字者。亦較足旁之踩字。爲適當。姑用之以質高。

(明)大家全是爲的嘴糰。朋友們有過不去的地方。玉米促促。都可以照數奉獻。看官這是些什麼話呢。原來江湖上沒有不重義氣的。如果話說通了。過得去。便可彼此講箇交情。用不着動手。還可物歸原主。絲毫不動。田靜杰所說這篇話。是叫他們把眼瞧遠一點。把讓開一條路給人家走。大家都爲的是喫飯。倘若是度不過去呢。銀子銅錢。(玉米是銀子促促是銅錢)照數奉獻。(即要多少給多少)這幾句話。夠多麼漂亮。何等的大概。無奈這夥子響馬。卻是不聽三百三。六百六。白廢了許多言談。他們祇當耳邊風。沒有聽見。聞人鶴聽了一翻怪眼。微微冷笑道。朋友。你的交待是不錯。祇是我們的弟兄聽見是陽捻來的。像似有了深仇一般。除了

真不錯

此等掌故
今日已無
知者則此
書保存時
代性的社
會史事之
功不渺
此語新奇
可喜頗似
聽北練句

照數的玉米統通留下。沒有商量的餘地。聞人鶴說的陽捻。就是指南方來的客商。爲什麼這般過不去呢。又爲什麼知道是陽捻來的呢。上回劉德寬同着性天師徒捉住的徐二老虎。是哥弟會的會衆。哥弟會是無極教最近的一支。連三元會、太上會都是同圈子。因爲這箇緣故。種下了解不開的仇恨。北方鏢客進城過街。都要喊趙子滄州鏢。是鳳凰三點頭。饒陽鏢。是耀武揚威。北京是三喝兩武。這是最大的三箇題目。再往下說。就是一路上遇到什麼橋樑、江河、山嶺、墳墓。都是春典代言。喊了出來。田靜杰他們喊的是耀武揚威。聞人鶴一聽。真是分外的眼紅。那肯輕易放過。田靜杰聽了他當時答話。知道風頭不順。纔把手中槍裏仰外合的擰了兩擰。槍頭上立刻起了篋籊大的幾箇花兒。指着聞人鶴罵道。你們這夥東西。既然在江湖上跑腿。就不講一點路分。照這樣走碼頭。遲早把性命都送掉了。來。來。接着吧。說着使了一箇銀魚穿藻。這着法。是三十六路封

守裏的纏櫓。聞人鶴那敢懈怠。立刻邁進右步。用通臂纏絲刀。順着長槍前節剗進去。趁勢掉腕。把刀柄朝上。刀尖朝下。心裏滿打算鈎出田靜杰的長槍。再還他一箇立劈華山。直劈田靜杰的頂門。田靜杰恰恰大笑道。好小子。你是真不惜命。今天倒要訓教訓教你。不然你還須毗着鼻子上臉呢。一邊說着。反手使了一箇螻蟻封穴。螻蟻封穴。是邊槍的着法。聞人鶴覺着田靜杰的槍法十分利害。趁着上式。還未劈出。連忙側身。抽刀截腕。想要衝進。用順手推舟。摸推田靜杰的頸項。田靜杰不慌不忙。卸步使了箇鵬搏扶搖。俗名子就叫臨地翻身。往下一砸。照准聞人鶴的咽喉刺去。聞人鶴橫刀一架。震動了虎口。撒手撒了刀。縱步退出來。一丈多遠。纔留得性命。在這當兒。他的黨羽也趁風搶火的扎快槍。打快拳。聞人鶴趁着這機會。立刻搶了一箇長槍。二次重又把田靜杰裹將起來。田靜杰先前把聞人鶴殺退了。心想不致於再失事了。那知道這夥東西竟死拚。田

靜杰獨戰羣寇。毫不畏懼。精神抖擻。愈殺愈勇。聞人鶴在旁。一箇勁兒嚷道。大家弟兄們。今天風緊。各有留心。把這水買賣錘下來。油水也很肥哩。田靜杰雖然不怕他們人多。也恐怕久戰失力。再聽四輛鑣車被那些響馬夥兒七手八腳。綽起小鞭。趕着車子飛跑。田靜杰看了。分外着急。再看戴黑沿毡帽的怪老人動也不動。依舊還在那裏吸菸。打得天昏地暗。他卻養過沒瞧見。劉德寬押着一輛鑣車。連影子都看不見。這時忽然從西南上來了一箇老道。年紀約有六十歲的光景。眼光炯炯。滿臉橫肉。頭挽道士鬚。身穿八卦道袍。足蹬茶色雲履。肩背雙劍。順着大道走來。一剎那間工夫便來到啦。田靜杰疑爲過路遊方道人。那知道聞人鶴見那老道士到了跟前。喜的心花怒放。高聲喊道。師父快快這裏來。捉住這小子。田靜杰聽了。不由得着了忙。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正是聞人鶴的師傅縮地瘟神邱必昌。他見了自己的徒弟。那有不幫的道理。向田靜杰瞧了一瞧。

山窮水盡
疑無路柳
一暗花明
村又

點點頭。微微笑了。笑回手拔下寶劍來。縱進圈裏。迎面使了箇蝴蝶雙飛。左手虛一晃。右手跟着來。去。兩劍。這是太極劍最利害的着法。田靜杰退步用了箇梨花擺頭。把老道的右手劍挂出外門。老道因爲被田靜杰破了這一着。惱羞成怒。開右足。進左足。連用滾手連環。殺在一處。不到三五箇回合。把田靜杰殺得一身急汗。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忽然間大樹底下的怪老人站起來。長嘯了一聲。這一聲不打緊。好似天空鶴唳。驚的衆人一齊一震。祇見那怪老人把三尺半長的布套子摘下來。現出一柄沙魚皮鞘子的弧形劍。將寶劍抽出鞘來。指着刼取鑲銀的八九箇人罵道。你們這夥東西。目無王法。就是在江湖上跑腿。也不應欺人太甚。這七八箇強盜正要剝取客人的衣服。抬頭一看。是一箇骨瘦如柴。乞丐般的窮老頭子。大家都大笑起來。罵道。吓。老道兒。你活得膩煩了嗎。要討死很容易的。怪老人呵呵笑道。是啊。俺真箇活夠了。你們便怎麼樣呢。強盜又罵

此滾蛋無
異恩赦詔

道不客氣。要你的腦袋使喚。這句話還未說完。但見怪老人一箇箭步。將手中劍晃了一晃。早有四箇強盜的人頭都飛到三丈以外去了。膽下來。的幾箇人馬上跪在地上求饒。怪老人嘻着嘴笑說道。你們不是要俺的腦袋使喚嗎。拏去呀。爲甚麼不動了呢。強盜那裏還敢回話。就像搗蒜一般的碰響頭。怪老人罵道。快滾。蛋。饒了你們狗命。幾箇強盜聽了。抱頭鼠竄。飛逃。怪老人回身蹤到邱必昌面前。也不答話。衝着他前胸便是一劍。邱必昌正殺得高興。眼看要活捉田靜杰了。忽然間來了這箇枯瘦桿棒般的箇老頭子。手拿彎彎曲曲像一張弓般的鐵傢伙。驀地刺了來。覺得十分厲害。連忙向後退走。兩手雙劍。急用野馬分鬃招架。野馬分鬃。雙刀雙劍。都有這樣着法。大概武術家沒有不知道的。本來是極厲害。可是碰到怪老人他卻半點也不中用。任憑你如何封閉。劍鋒常在兩手腕上晃來晃去。而且離着前胸也祇三四寸。邱必昌不敢待慢。也變了着法。退步

形容辭新
奇巧妙已
極

使了箇雙星捧月。很快的要取怪老人的下部。怪老人不慌不忙。面帶笑容罵道。狗雜種。你真的不惜命嗎。一面說着。斜進右足。右手劍超過邱必昌的雙劍外邊。斜剪邱必昌右頸。邱必昌縱退了七八步。心裏打算讓出怪老人的劍鋒。那裏曉得任憑你身法多麼快。也沒看見怪老人怎樣的走法。他的劍卻是始終不離邱必昌的頸兒。邱必昌用雙星捧月。本是下撩劍。換式便可翻上來。雙劍剗頸。就好似剪子股。絞人一般。這時邱必昌的雙劍連半下也使不出來。怪老人的劍。同他的手足好像用水膠魚鱔沾住了。邱必昌似的粘沾不脫。剛要抽回右手劍。用雲外插花。由側面斜肩帶背直劈怪老人。怪老人罵道。好猴兒崽子。真不識抬舉。你丟下吧。話尚未完。邱必昌右手劍鐺的一聲落在地下。看官們。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怪老人看見邱必昌變了着法。從上邊劈下來。連忙用了箇獨佔鰲頭。把右手劍朝上豎起來。劍刃朝外一擺。正削在邱必昌的劍柄上。僅僅的

繪聲繪影
非文人道
武之虛構
可比

距右手指沒有五分。邱必昌除了撒手丟劍。沒有別的法。不然怪老人再還一箇蜻蜓點水。邱必昌就立刻劈成兩片人兒了。他雖然把右手劍丟掉。卻到有了機會。趁着後退當兒。暗將十二支燕翅飛鏢。掬將出來。說時遲。那時快。邱必昌的燕翅鏢。是苦練成功的。百步內是百發百中。況且又是連珠鏢。我又要聲明一下了。可不是念咒語。畫符籙飛出來的鏢。乃是完全精氣神練成了的。鏢的樣子。鬚一箇小燕。一面是刃。一面是背。背極厚。兩面都有手指捻的印槽。由鏢囊裏摸出來。一箇跟着。一箇的甩出去。上下隨意。這時怪老人祇當沒有看見。這十二支鏢。上邊飛來六支。取下部的。也是六支。怪老人先從上邊。使了箇神龍掉尾。又繞下來。使了箇拋瓢引玉。說也奇怪。十二支燕翅飛鏢。紛紛的先後落在兩旁邊。像似十二箇小燕子。受了彈子打傷了的一般。邱必昌這纔慌了手腳。你道是怎麼一回事呢。因爲邱必昌的燕翅鏢。極其厲害。任憑你如何大的本領。

強盜跟鏢
老人跟鏢
螻蛄黃雀
作者之意
深矣貪者
讀此亦知
慢乎

碰到他的燕翅連珠鏢。不是剗頸。就是開瓢。開瓢就是把腦袋正當中一劈。做了兩箇半。畢竟怪老人是誰。怎樣破了這燕翅鏢呢。又怎樣一劍就拋掉四箇強盜的人頭呢。原來怪老人老早就看出強盜的破綻。故意的跟下來的。瞧見聞人鶴率領着羣盜把田靜杰圍起來。他也沒動。後來看見田靜杰喫了虧。強盜要剗客商的衣服。這纔忍無可忍。使一箇箭步。趕上羣盜。先使了箇白蛇伏草。直刺了一條路。趁勢變了箇橫劍。白蛇伏草是從腹部左脇。進右足直刺出去。刺到極處時。翻成老陽手。（就是手心朝上。）便成了橫劍。原是旋剗人家的頸頸。那知道怪老人真爲作怪。橫劍纔出去。隨手變爲撥雲瞻日。往右外方一撥。兩箇賊頭便掉了下來。再往左外方一搯。又變了金蟬脫殼。左邊兩箇賊腦袋也同右邊一般無二。樣的掉了下來。等到邱必昌把燕翅鏢連珠般撤出來。上中下三路都是取人要害。不湊巧。遇到怪老人用了箇神龍掉尾。這着法是劍鋒朝上。斜

運劍如戲
運筆如戲

坡形。往前迎着擺了兩擺。上路中路的飛鏢。就紛紛落地。在下部來的呢。使了箇拋鞭引玉。是劍鋒朝下。斜坡形。後退步擺了兩擺。那下路的燕翅鏢也。照樣。撲。撲。撲。的。落。掉。下。來。邱必昌一看。就曉得要喫虧。趕快鞋底上搽油。道聲。朋友。真有你的。咱們再會吧。便施展陸地飛行法。眨眼間。跑的無影無踪。怪老人衝着田靜杰說道。窮寇莫追。饒他去罷。這箇當兒。劉德寬早得了信。把鏢車停在路旁。要客人暫且守護着。他急忙趕回來。幫着田靜杰把餘下的強盜砍瓜切菜般。一古腦兒都宰了。聞人鶴呢。在他師傅沒有逃走以前。他看見風頭不順。就檢三十六着最上的一着。溜之乎也。田靜杰。劉德寬。合未曾受傷的客人。這纔過來向着怪老人請安。道謝。叩問姓名。怪老人畢竟是誰。真要把人悶壞啦。原來就是直隸省文安縣。朱家塢。八卦掌的始祖董海川。他自幼出家學道。練就了飛高走遠的工夫。刀。槍。棍。棒。全入了神化。在他四十多歲的這一年。曾在滿虜內庭裏

我早悶的
受不住了

可與司馬
遷文武各
千古

闖下滔天滅門大禍。夤夜越過宮牆。逃亡山中。因爲自己生了一臉的鬍鬚。好似印度鬼子一般。這樣的像貌最惹人注意。他恐怕被人看破了。這纔自宮爲闖人。故而又叫做董老公。江湖上人送他一箇綽號。叫做神手將軍。後來他又雲遊天下。到了江南雪花山。遇到一位丹士。傳把他八卦掌。八卦劍。八卦槍。都是由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河圖、洛書的圓圈中求大道。他在雪花山住了幾年。把道術合劍術研究得爐火純青。不見不聞。覓到霍然貫然的地步。他神手將軍的渾號也愈發名實相符了。這纔下山北上。這時他的年紀已經七十七歲。仍然像那五十歲還不到的樣子。看官們要問他從十多歲到現在。這幾十年內的軼事。還須請閱者恕我得賣箇關子。等我再編前代奇人傳時。再把他詳細的敘了出來。閒言少說。當時田靜杰、劉德寬聽見怪老人自說是董海川。聞名已久。一旦面見。欣喜欲狂。且是承他相救危厄。尤其是感喜交榮。二人當下苦苦

伏後文是
伏綫是伏
筆

碧玉埋塵
千古英雄
同聲哭

虛點下文

哀求。堅請他同到鑣局裏去住。董海川瀟灑慣了。執意不肯。末了。再三商量。纔算約定了。在北京城見面。田靜杰、劉德寬把鑣車、鑣銀查點清楚。裝好了車。受傷的客人就留在三河縣調治。董海川又把他二人送出喜峯口。田靜杰、劉德寬纔保住鏢車。直奔八溝走去。暫且不提。單說董海川回到北京。因爲自己是廢人也。甬薦主便效毛遂自薦。投到肅親王府裏充當管理茶爐的差事。歸府裏一箇總管太監使喚。卻不曾見着王爺。這肅親王善耆是光緒皇帝的伯父。爲人最好。武術府裏養着許多武師。看家護院。隔不了幾天。把這些武師召集起來。演武給王爺、王妃觀看。但是董海川始終沒有人知道。他是箇超羣絕倫的武師。拳家董海川卻也不漏半點形跡。王府裏武師頭腦是沙回子夫妻二人。玩藝兒甬說。當然是十分了得。不然怎能當得起王府裏護院的頭兒。這一天。合該要出亂子。王爺又要看沙回子夫妻率領衆武士演武藝。偏偏恭王妃、禮王妃也都在

故作驚人筆

這兒赴宴。少不得也來瞧瞧熱鬧。上上下下把箇王府大廳院擠得水泄不通。董海川司茶爐。更是十二分的忙。送茶水的夫子因爲被看熱鬧的阻住走路。擠不過去。擠的滿頭是汗。照舊還是跑回來。海川聽得是阻住了路。不得通過。立刻把三十多觔的兩大銅壺開水左右。手各提一把。縱身超過後廳院。瞧熱鬧的人也不留意。內中的肅王妃覺得很疑惑。暗想道。茶爐在前院。這送茶的卻在後院裏來。難道有什麼毛病嗎。暗自納悶。也不言語。直想着要瞧科畢竟是怎麼一回事。王妃既然有心查察。那有瞧不見的呢。停了一回。恰巧海川又打後院送水來。卻被王妃瞧了箇清清楚楚。便喝道。哈。你是什麼人。在這兒當差。可是有什麼歹意嗎。不知海川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交待。

古董俠魂評曰

田靜杰與盜匪打話交手。生活活虎。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著者爲技擊專家。是以本回田靜杰等交手運施器械。家數名稱。咸有淵源。非如其他武術小說。信口開河。彼用罡風掃葉。此施蒼龍擺尾。彼用鐵船過嶺。此施海底撈月。牛頭不對馬嘴。一味胡謔者可比。故本書可作拳經讀。亦可作劍訣學。

海川老武師之援田靜杰。可謂置之死地然後生。而其行止。忽隱忽現。乍巧乍拙。直如遊戲三昧。非庸耳俗眼所可度量。噫。海川老武師其猶龍乎。

倘無可暗
殺之事福
晉何必畏
人暗殺

第六回 董海川王邸逞絕技 郭雲深縣署寄萍跡

話說肅親王善耆的福晉。瞧見董海川兩手提着兩把白銅水壺。滿盛了開水。連壺帶水數十觔重。海川竟由前殿院內越屋脊由後院進大殿。供應茶水。茶爐在前院。送水反從後院進來。惹得福晉驚異起真箇被他瞧見啦。遂即喊住海川道。哈。你是甚等樣人。敢到王府裏藏跡。莫非有甚麼歹意。受甚麼人的指使嗎。難道說。你就不惜性命。不要腦袋嗎。海川忙跪下。稟說道。回福晉的話。奴才並不是甚麼歹人。也沒有受人的指使。奴才是從小時就練武藝。從來走遍了十多省。又到了江南雪花山。遇到一位道家的老師。傳授了遊身八卦掌。內中八門分八卦。有天然的輕身術。待到功成。無論三五丈高房屋。練着拳便可超越過去。今天府裏看熱鬧的人多。把前院都擠得水洩不通。任憑想什麼法子也過不來。奴才恐怕誤

事。纔敢斗膽。從屋脊上過來。懇求王爺娘娘明鑑。肅王和福晉聽了。還有點疑惑。不甚相信。又瞧了瞧董海川那箇模樣。倒像枯柴一般。然而他的精神卻與尋常人大不相同。肅王吩咐道。好好你起來罷。趁着這兒人還沒有走開。讓你演給大家瞧瞧。也就相信。再沒話說啦。董海川立起身來。摘去大帽。脫下馬褂。謝過恩。便在院中演起八卦掌來。這拳分八門。象八卦。八八變六十四卦。愈變愈多。以至於無窮數。變卦裏邊有箇架式。叫做麒麟回首。緊接着就是麒麟轉身。大鵬展翅。這三箇架式連起來練。多是走錯綜八字步。趁着轉身時。就可輕身直起。能上到三五丈高的房屋。董海川演到坤卦鱗形。果然趁着換式。一扣右足。開左足。左手掌隨着身子平托悠出。右手也跟着出去。就在這箇當兒。變臉擰身。咦。真奇怪。董海川的人。早已站在大殿屋脊上。一剎那。董海川仍然在院中。轉變他的八卦掌架式。這纔把各府的王爺福晉。多看出了神。有許多人眼睛都看直啦。

名稱新奇
不同凡俗

把頸子探出去。舌頭橋起來。多半天收不回去。這時董海川忽的一箇鷓子闌天。由四象裏變卦。變爲虛中的離卦。左手穿掌。右腳提起來。髻鬚金鷄獨立勢。右手變爲黑熊探掌。一翻身。隔着大殿躡到後院去了。肅王纔待派人到後院去。瞧董海川又練了一箇左式的黑熊探掌。哈哈說來真真有趣。董海川依舊在前院裏轉圓圈。福晉和衆人看的高了興。也不管董海川乏不。傳下來口諭。叫董海川再舞一箇劍。董海川立刻停拳。真是面不改色。氣不發喘。打箇千。說聲遵旨。馬上又綽起寶劍來。復朝着王爺。福晉。行過禮。入場開門。自從無極式變太極式。再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分八門。愈舞愈快。愈變愈奇。演到緊急處。翻身換箇青龍返首。跟着使了箇天邊掃月。再扣步換箇仙人背劍。震卦的青龍探海。葉裏藏花。打了一箇轉身。便是橫掃千軍。這晨光只看見場中一團白光。卻看不見董海川的本人。待演到橫掃千軍的當兒。但見十多丈長的一條長劍。圍

滿語所謂
王妃即爲
晉福王子
貝勒王子
貝勒王女
(郡主)
爲格格原
係滿稱入
關後按華
制改華字
(譯音)

此婦頗有
見識奈何
終爲不忍
好事而誤
自己可歎

着場子一大週匝。王爺福晉看到此處立刻止住海川道。好啦好啦。甬再演啦。歇息歇息罷。傳諭賞了董海川一百兩銀子。派他充王府裏護衛首領。沙回子夫妻和現在府裏的一般武士統歸董海川管轄。肅王並命海川教兩位貝勒兩位格格的武藝。這一來不打緊。祇把沙回子夫妻氣得三尸神暴跳。五靈豪氣騰空。心想明的找他。自己覺着不是對手。卻是這般白白的讓他奪了去。那能甘心。便回到自己家中。和他妻子沙馬氏商量道。今天你可看見啦。飯碗算是砸啦。這還不打緊。祇是當衆出醜。咱們的臉面太不好看。尋他拚鬥。是打不過他的。祇有暗地將他刺殺。出這口悶氣。要不然就要把人活活的氣死了。沙馬氏道。我也打算這麼辦。卻是也得預備停當。這老東西既有這般驚人的本領。也許他早有防備。咱們倒不可大意呢。沙回子道。我這裏有王爺發給的短銃。名叫做撇把子。能裝六粒子兒。連珠打出。是外洋剛造出來新發明的。右手一摟槍機。六

昔之奇異
利器今已
是廢物矣

粒子一箇跟着。一箇的打出去。吾想把這東西給你拿進後門。在窗眼裏打進去。瞧準了。就放。你不是會放砂子槍和九蓮燈的槍嗎。這箇槓把子更容易。祇消對你說一說。就能懂得使用了。沙回子便教給使。這小銃的法門。並道。你由後門到窗口時。我便由前門直進他的臥房。前後夾攻。給他箇措手不及。他一定跑不了。二人商議妥當。喫過晚飯。換上夜行衣。衣帽靴襪。全是黑的。沙回子只比董海川少十多歲年紀。身體魁梧。比海川強的多。兇眉怒目。面黑似鐵。口潤是盆。鼻子好像一箇稱砣。在昔年沒有投到肅王府的時候。也曾獨霸經棚一帶爲寇。沙馬氏也是橫行蒙古。熱河的響馬首領。後來兩箇人掙碼頭。打了三天三夜。打出交情來。沙馬子聽沙回子。也是箇人材。便虛心下氣的嫁了他。沙馬氏有箇混號叫做閻王丈母。關外熱河。察哈爾。綏遠。一帶沒有不知道閻王丈母馬氏的。沙馬氏因生長關外。不曾纏過腳。像貌生得窮兇極惡。皮膚極黑。濃眉巨目。嘴

無論何事
皆須鎮定
心神皆須
握固匪獨
武道爲然
也

歪鼻斜，不像箇女子。慣使一對短斧子，悍潑無比。這天晚生夫妻二人換好了夜行衣。沙馬氏將兩柄班斧掖在腰內，撇把子拿在右手。沙回子帶了藥鑣、單刀，暗地裏直奔董海川臥房。沙馬氏到了海川住屋後窗口，一瞧，園上沒有人，心裏一驚，再四下裏仔細一看，纔見海川坐在當門的椅子上，雙腿盤膝。（修道的人有單盤膝、雙盤膝的分別，恰巧海川正用雙盤膝坐着）頭正身直，兩手雙叉，捏着握固訣。這握固訣是鎮定心神的妙用。用大指掐在第四、五指子文、亥文的中間，及放在兩腳上面。兩隻眼睛和閉了一般，實在是垂簾凝光，內觀調息。從皮面上看，卻好像睡熟了。沙馬氏這時也當董海川是睡熟了，機會就在眼前。那肯錯過，輕輕的揚起銃來，衝着董海川瞧準了，勾動機括，只聽得啾啪一聲，再瞧那椅子上時，董海川影兒也不見了。沙馬氏還疑惑海川中了槍，滾下椅子去了。細瞧地上，也是沒有。再定神四下裏一瞧，纔見董海川盤膝坐在園頭上，仍

舊閉了眼睛。和在椅子上坐着的架勢一般無二。頓時嚇了箇臉黃。心裏
乒乓、乒乓、跳箇不住。卻是事情已鬧得騎虎不下一不做二不休。倒要大
着膽率性猛幹一下。橫豎這碗飯是吃不成了的。想到這裏。膽氣立刻壯
了起來。手腕一擡。又是一銃。咦。奇怪極了。董海川歛的一閃。又不在匠頭
上。再一看。卻在桌上盤跌坐。照舊比着眼睛。似過不聞不見。沙馬氏瞧准
了機會。瞋定海川的脊背。衝進門給他一銃。這可準得送他回老家見閻
老二去。機會不再來。沙馬氏轉身起了箇箭步。從後門進來。直奔董海川
的後脊心。揚手就是一銃。銃打出去。牆上銃了一箇小圓洞。掉了一大片
灰粉。這當兒不知怎樣銃卻到了董海川的手裏。手頸子也被董海川抓
住了。好似鷄捉小鳥一般。哎喲一聲。就雙膝跪在地上。滿打算掙扎掙扎。
說也奇怪。混身就像沒了筋的一般。麻木不仁。看官你道甚麼緣故呢。原
來董海川練得八卦功夫。到了練神還虛。不見不聞的化境。就是躺在炕

此方是絕
頂工夫

上睡着了。有人要傷害他。他也不知道。且能自己躲避。內家所說的一羽不能加蠅虫。不能落。就是指着深入化境的功夫說的。任你用一箇極小的羽毛掃他一下。或者蒼蠅落在他身上。他都可以自己讓開了。不會碰到他身上。看官們如果不相信。問問練內家拳術的。也就明白這回事了。當時閻王丈母沙馬氏第三顆子剛剛打出去。董海川使了箇青龍轉身。早就繞到沙馬氏的右邊。先把撇把子鎗搶到自己右手裏。左手抓住沙馬氏的右手腕。往下一捋。沙馬氏全身都麻了起來。那能不跪下來呢。沙回子在前門攻進來。聽見他老婆打了三撇把子。心想必定把董海川打死了。等到闖進了屋門口。正撞見他老婆。跪着叩頭求饒命。便手握單刀。照準董海川頸項來了一箇大剗。海川一回頭。右手仍舊握着銃。便照着沙回子右手外腕。使了一箇順風掃葉。祇聽得噹啷的一聲。單刀落地。手腕折掉下來。沙回子夫妻一瞧風頭不順。便跪了下來。鬚鬢兩箇小鷄吁。

愈是有本
領的人愈
慈悲博愛

米似的。在地下磕頭。並口口聲聲願拜門下。海川笑了笑。把他兩箇人放起來。道。吾們練拳術的人。就如修道。萬不可這樣狠毒。更不可陰險害人。尤其是最壞嫉妬人。常存着有我沒他的心。今天的事。您倆幸虧遇到我。倘若遇到好殺的人。兩條命可就送掉了。豈不是很不值得嗎。沙回子和他老婆。祇是叩頭哀告道。弟子們有眼無珠。冒犯了老師。懇求老師饒恕這一遭。天膽也不敢再向老師爲難。老師若肯認收我們兩口子。恩如再造。不然。弟子們就跪死在這裏。永遠不起來了。海川把兩箇人攙起來。道。好啦。就這麼辦罷。要看你兩人下這樣辣手。本欲收拾你們。現在念你們心誠意懇。就算吾弟子就是啦。今天夜裏事。我再不提。你兩口子照舊當差事。也不要多心。沙回子夫妻重又叩頭謝了。纔悄悄的回家去睡覺。次日仍然到府裏當差。反到格外謹慎。那曉得過了沒有幾天。這風聲忽地傳了出來。沙回子夫妻倆聽見。還疑惑是董海川說出來的。俗語說得好。

下文主人
於茲出現

牆有耳，壁有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那一天夜間，沙回子夫妻跪在董海川面前，叩頭求饒命的當兒，被一箇小太監看見了。過了幾天，他就一五一十的說給同伴聽。由這一傳十，十傳百，不消幾天，九城都傳遍了。沙回子夫妻已得了董海川傳給不少技藝，趁着這天晚上回家，夫妻二人商量妥了，捆了兩箇小行李捲，夤夜到北口外去。又做他那沒本錢的老買賣去了。這董海川收服沙回子的事，愈傳愈遠，就驚動了各處的英雄。聞着他的名頭前來拜訪的，終日不絕，卻都被董海川收服了。這一天，驀地又從門房裏遞進兩箇紅帖子來，說是深州來拜訪的。海川接過帖子一看，一張上面寫着郭雲深，一張寫着劉奇蘭。郭雲深倒常聽見說過劉奇蘭是什麼樣的人物，卻不曉得。原來他倆是形意大家，北方一支傳留的鼻祖，神拳李飛羽字能然的大弟子。郭雲深、二弟子劉奇蘭、海川料知不是等閒之輩，立刻請進客廳，分賓主坐下。彼此說了些久仰慕名的

好漢惜好漢

客套。海川偷眼看郭雲深。中等身材。不甚雄壯。卻是十分緊緊結實。漫長臉。皮膚微黑。高顴骨。大眼睛。鼻直口方。上眼皮的眉毛有寸來長短。眼睛時常摩縫着。輕易不肯睜開。偶然睜開來。神光炯炯。威如猛虎。胆小如驢的人。得被他嚇的跌倒。再看劉奇蘭。是長條身材。比郭雲深高些。面皮微白。濃眉巨目。鼻如懸膽。口若四字。精神奔奔。和愛可親。倒像一位道學老先生。這時正是五月。二人都是馬落坡大草帽。足登青緞快靴。身穿兩半截夏布碧紗羅漢衫。腰束涼帶。手拿摺扇。郭雲深的年紀看來約在十四五歲上下。劉奇蘭似乎比郭雲深小兩三歲。海川看了不覺暗暗稱奇。心中生了無限的愛慕。欽敬心。卻不曾說出口來。劉奇蘭先開口說道。我師兄弟倆聽見先生的大名。欽羨的了不得。今兒專誠拜謁。還望老先生賜教。以開茅塞。海川笑道。不敢。不敢。老朽從小的時候。就出外訪道。到一處結識一班朋友。因為離家四十多年。倒是家鄉幾州縣的同道。十有八

九多不認識。然而人材輩出。爲我道爭光。不曉得令人歡喜到甚麼地步。二位先生不遠千里來訪老朽。老朽學無所成。實覺萬分慚愧。這郭雲深生性好鬪。差不多打遍了北五省。人家都喊他半箇弼拳打遍天下。江湖上送他一箇徽號叫做金眼鵬。就是說他好鬪。如同飢鷹餓鵬一般。劉奇蘭是箇念書人。舉動很文雅。故而人家叫做聖手秀士。這時郭雲深怎樣也忍不住了。便說出要同董海川比試的話。海川道。既然二位要比試。老朽也不敢過於推諉。以阻雅興。祇是須要捐除成見。作爲學問上磋切。老朽甚願同二位先結金蘭。然後再比試。不知二位意下怎樣。劉奇蘭郭雲深。齊聲承應。三人彼此都換過蘭譜。擺了豬頭三牲。歃血訂盟。海川老大雲深老。二奇蘭是老。三他們三人這一結義。從此形意八卦合爲一派。他三人便是起頭的始祖。到現在已傳遍中華大陸。也都奉他三人爲圭臬。當時郭雲深劉奇蘭在董海川處住了五六天。三箇人已心意相投。都無

何謂三拳
世人多不
知從此解
釋習拳者
可得典謨
矣

相殺妬恨心。纔動手比試。劉奇蘭作見證。海川、雲深、盟兄弟二人入場。彼此拱拱手。拉開架式。海川的八卦是由河圖洛書所參悟。專以善走勝人。自始至終在圓圈裏求生活的。雲深的形意多是以退爲進。着着進襲。兩箇人都入了神化之境。全是不見不聞。便能知覺。這正是棋逢對手。好看煞人。郭雲深最得意的就是弻拳。尋常有名的拳師。揷着他。只得一弻拳。便可取勝。他這弻拳打着人能打起一兩丈高。其次三拳也是專長。三拳就是形意中之太極散手的踐拳。躡拳。裹拳。踐是左手出。右手隨。右手退。左手也跟着收回。兩腳也隨兩手部位進退。各履其痕跡。躡是每一發手。便是起躡。手落卽是擰翻。擰翻也就是裹勁。要說他的十二形。那更是十分了得。練龍形時。任憑你多高的房屋。一箇伏龍升天。乘勢便到了屋頂。練蛇形的工夫。專在極細密的樹林裏行走。那怕樹縫沒有半尺寬。他的身子也能過去。回頭時。又好像一條大莽盤起來一般。燕形裏。有箇燕

備至柔能
克剛

子抄水。一伏腰四五丈寬的河道。就能超越而過。快到彼岸時。一箇燕子躡天。在水面上躍起兩三丈高。這樣的功夫。當然也是董海川的敵手。當下董海川郭雲深兩箇人交起手來。雲深連用最得意的弻拳。哎呀不中。用右手弻拳使出去。海川一轉身。左手使了箇背後插掌。把郭雲深的弻拳。無形中就研化沒有了。雲深跟着又使了箇左手弻拳。海川趁式用右手單換掌。又把郭雲深的左手弻拳化出外門。海川也不還手。一邊悠悠的走着。不斷的變換架式。雲深看見兩弻拳沒有使得上。繞到正面。使了一箇燕子躡天。直取董海川的咽喉。海川左手微推郭雲深的右手頸。扣左脚轉身。就把雲深右手發出來的勁化出外門。連半點勁力也沒有了。兩箇人一來一往。戰了二百多箇回合。還沒有分勝敗。這箇當兒。兩箇人都是右手在前。等到走得進了。雲深斜進右腳。右手使了箇鼉形。滿心裏打算把海川連振帶推擠到外門去。那知道海川不慌不忙。退回右腳。左

手單換掌。從郭雲深右胳膊下邊繞上來。看看就要把雲深撐下來。雲深也立刻進右腳。右胳膊曲肱。左手附着右臂。使了箇右馬形。想把董海川推擠出去。海川急忙提起右腳。左手收縮回來。右手出去。便是黑熊探掌。險些把郭雲深的鼻子眼睛戳着了。可是海川收回去的很快。二人立刻停了手。第二天、第三天、又連接着比過刀、劍。都是不分勝敗。可是董海川始終沒有狠烈的還手。論造詣呢。似乎董海川稍微高一點。但是兩箇人勁路着法。卻是一般無二。從此便開誠佈公說明兩派合一。叫做形意八卦。劉奇蘭也不願再同董海川比試。論劉奇蘭的功夫。也不在郭雲深之下。他平生的專長就是謹慎。卻不像雲深那樣好鬪。果然若同海川比起來。也不容易便輸掉了。三人把兩派合起來。又把形意的拳經翻出來。內中有十箇字班輩。因爲十箇字不夠傳下來。又商量了幾天。纔議定了。編爲四十字的班輩。你道那四十字呢。就是

武。尚。海。疆。新。穆。斌。黃。族。強。仁。義。似。天。重。慈。悲。如。海。量。禮。讓。從。先。進。
儒。道。循。宗。光。謹。守。聖。賢。鉢。傳。華。億。萬。良。

由這四十箇字循序遞嬗。將來把這四十字傳完了。也可再續上若干字。或者反回來仍從第一箇字起。另外加上一箇記號也可。看官們如果不相信。聽我從頭敘一敘。第一代武字。是姬隆風。第二代尚字。是馬學禮。曹繼武。等一輩人。第三代海字。是戴龍邦。馬三元。張志誠。等一輩人。第四代彊字。是李洛能。李政。等一輩人。第五代新字。就到了郭雲深。劉奇蘭。宋世榮。車永宏。白西園。李太和。張樹德。劉曉蘭。張聚。等一輩人。到了第六代。穆字輩。合第七代。斌字輩。便是這書中主人翁的兩輩人。書中自有交代。暫且不提。卻說郭雲深自從同董海川比武以後。聲譽隆起。遠近皆知。不論見過的。沒見過的。都知道這箇人是當代的英雄。卻不知他幼年是一箇驚天動地的大俠客。後來被隆平縣知縣錢錫窠曉得啦。派了箇專差到

北京延聘郭雲深到縣衙裏。當縣隊的管帶。並教授知縣的兒子錢硯堂。
（編者按：硯堂先生即編者之師叔。現仍居海上。善推拿術。迴異常流。蓋
得雲深師祖之嫡傳。武術已臻上乘。推拿精妙。實基於斯。）朝夕練武術。
到差不多。就驚動了一羣惡寇盜魁。這夥東西竟然招集了全體黨羽。秘
密的聚了箇會。議定設陷。謀害郭雲深。這一天。雲深正在縣衙裏傳授
錢硯堂拳技。外邊值堂的拿進一箇帖子來。上寫謹擇於六月二十八日
午時薄酌候光。下寫着三皇會同人再拜。欲知郭雲深到三皇會去麼。且
待下回分解。

古董俠魂評曰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爲易理之妙用。八卦之神化。先賢靡不崇之。學之以之修身。何身不修。以之齊家。何家不齊。以之治國。何國不治。以之平天下。何天下之不平。今以之而演爲拳械。則讀本回董老武師之表演八卦拳劍。愈見易理之精奧。因易理之精奧。愈見八卦拳械之神化。所謂神通罔測。變幻無窮是也。

內家拳。本爲丹家之基礎。當其靜坐返觀。內照修丹之時。卻是外觀其物。物無所物。內觀其心。心無所心。雖寂然不動。能感而遂通。確爲真實工夫。沙同子夫婦以外道硬工。安能勝董老武師耶。

董老武師訓斥沙同子夫婦。雖輕描淡寫。約略數語。卻是至理名言。不獨武術家當供置座右。卽其他學者皆應以之爲座右銘。

本書之武術家派系已在第一回敘明。以後每逢一傑者出。亦隨寫隨敘。本回董、郭、劉三師之會合。爲形意、八卦兩派合一之大關鍵。故又一敘傳薪世系。以醒讀者之目。

第七回 設奸謀議劫大俠士 伸正義怒斬衆痞徒

沉着有膽

亦有幸有
不幸耳古
今同歎

話說郭雲深正在隆平縣後花園傳授錢硯堂的武藝。忽然外面值堂的送進一箇帖子來。上面寫着三皇會全體同人再拜。定於二十八日這一天宴請郭雲深。雲深見了。一笑便寫了回帖。打發來人。仍舊教完了拳。纔計劃赴宴的辦法。如若不去。是要出醜給他們瞧不起。若去時。少不得要出事。在縣衙同事祇有養雄信張聚一箇。是同門中新字同輩。其餘的都是同門中晚輩（穆字班）。雲中雁喬錦堂。白面書生許占鰲。養燕飛周明泰。等三箇。少林派有卸骨匠陳廣智。也曾在五龍堂幫助捉拿秃尾巴老鯉。陳善薦來雲深處的張聚。是李政的大弟子。但是本領多是他師祖馬三元親傳的。眞功夫不在郭雲深。劉奇蘭之下。祇名氣小些罷了。周明泰是劉奇蘭的弟子。工夫也十分了得。喬錦堂是雲深師弟車永宏的門人。

好謀而成
自非尋常
武夫

極寫敵之
厲害以襯
郭等之勇
是陪寫法

好綽號想
見其嬌媚
美豔

在車永宏門下稱得起第一。許占鰲是雲深最得意的門生。武藝到家。高飛遠走很夠瞧的。陳廣智是陳善的大兒子。他老子將點穴法、卸骨法的秘訣全傳給他了。所以有卸骨匠的綽號。當時雲深把這幾位英雄都請了來商議。道：現在三皇會下帖子。定二十八日在南城三皇會請我。他們的頭領竇憲鈞，是大靈山馬紫陽道人的門徒。和邱必昌是同堂師兄弟。玩藝兒卻比邱必昌高百十倍。甬說他長於左道。就憑他那柄大刀。也足夠幾箇人照顧的。北五省提起土太歲三字。誰都要嚇得倒退。蹊蹊腳。九城都得搖動。歷來保鏢護院的好漢們。到這兒來。沒有一箇不向他低聲下氣的。這一次請我。就是因為咱們這一班人到隆平來沒有理會他。要設計謀害咱們。他手下門徒也有三四千人。三箇兒子竇玉虎、竇玉龍、竇玉彪，都能傳他老子的本領。徐德龍、徐二老虎的老婆們胡養花、綽號小新娘，也是拜在他門牆下的。聽說邱必昌聞人鶴，自從三河縣逃跑以後。

聚衆意而
行自鮮失
敗

便也在他家裏避風。俗語說：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這一次的會，據我瞧，比鴻門宴、單刀會，還要厲害十倍。不知各位的意思怎樣。張聚道：他們下帖來請，自是不存好心。咱們不去，便是明明栽筋斗。要去時，就必須有箇謹密的布置。許占鰲驕言道：依占鰲的愚見，老師總得去一趟。犯不着丟人。丟在這夥東西手裏。弟子情願保老師安全。周明泰接說道：要不然，小姪便代替師伯碰碰瞧。陳廣智攔道：這話不對。要去便是郭師叔去最好。也不可多帶人進去。喫他們笑話。祇要一、兩箇人扮做當差模樣。跟師叔進去。餘下的人四下埋伏。預備接應。全祇帶小傢伙就殺了。要擊大兵刃，驚動街上人。一有風吹草動，便給他箇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雲深當時依了衆人主意。決定如期赴宴。到了二十八日，郭雲深紮縛停當。張聚、陳廣智扮做當差。許占鰲扮做趕轎車的。周明泰、喬錦堂、一箇扮做糖哥兒。一箇扮做貨郎。都裝扮好了。分頭先走。雲深上了轎車。許占鰲跨轅掌鞭。

借養鳥以
形容三皇
會徒之爲
市井無賴
暗襯法也

張聚、陳廣智、騎馬前後跟從。直奔南門三皇會來。不一會到了三皇會大門。一應門前兩旁排站着十六箇關西大漢。各捧大關刀。青水脊的大門樓。畫着五福捧壽。大門外照壁。高有四丈。繪的是太師少師和二門迎壁上的麒麟送子對箇正準。養雄信張聚下馬。先進門。將拜帖交到門房。傳進去。一霎時出來說有講。聲未了。二門、三門呀的齊聲大開。直敞到上房大廳。一眼看不到底。院子裏兩旁栽着楓樹。樹枝上滿掛八哥鸚鵡。鷓鴣在那裏。鞦韆格磔叫。箇不休。進二門、三門。各有八九箇大漢兩旁守候。一色的青洋縐紮巾。抓地虎快靴。都是十三太保的短衫褲。綁肩綁袖。非常整齊。郭雲深祇當沒瞧見。昂然跟定執帖的走進了大花廳。睜眼一瞧。設着一張大八仙桌。桌上擺着四大件的酒席。正座上坐着兩箇老者。一箇道家的打扮。六十多歲。五絡黑髯。一箇是俗家模樣。年紀也有六十光景。留着兩撇黑鬚。烏黑面孔。一雙眼睛。真有鴨蛋大小。鼻孔反捲朝天。

大可充活
神茶鬱盤
在今日大
可入游藝
場博看資
或入電影
爲號召不
必作盜始
致富生非
其時我爲
大筒兒款

大嘴張開來好似血盆。就像要咬人一般。再瞧兩旁。列着二十多條漢子。和大門外那些大漢一般裝束。身筒兒比門外的大漢還要格外魁梧兇惡些。各各手執刀、鎗、鞭、劍、弩、目而視。好似等待廝殺。再瞧靠迎壁的兵器架上。滿插十八般兵刃。寒光森然耀眼。膽小的看了這樣舉動。也要把真魂嚇掉。原來上邊坐着兩箇老者。道家打扮的便是邱必昌。鼻孔朝天的。是竇憲鈞。兩旁邊站着的護衛武士。便是聞人鶴、竇玉虎、宋喜明、竇玉龍、竇玉彪等。這夥小妖孽。改扮衛護的。最惹人眼的。就是土太歲。背後立着一對大漢。年紀約三十光景。這兩箇大筒。比尋常人高了一箇腦袋。不但。是模樣兒難看。兩箇的皮膚也和墨一般。叫人聽着作嘔。他倆身材長短。既然相同。打扮又是一樣。青帕包頭。耳朵後飄了尺來長的兩塊青帕穗。每各握一柄青龍大刀。乍看去。兩箇人到像是雙生子呢。惟有一箇是酒糟鼻子。還容易認識。這兩箇東西。畢竟是那裏來的咧。原來酒糟鼻子的。

此之謂官
府蓋惟其
有此忍性
乃能穩作
其官也今
日之坐堂
皇者皆其
餘風流惡
者且又甚
焉

名叫算賬鬼叢鳳詔。久佔天津所屬的幾州縣。幼年拜在大靈山通天教主馬紫陽的兒子知古今馬白良的門下爲弟子。那一箇是馬白良的長子馬夢龍。人家送他綽號叫做閉路鬼。兩箇人的工夫也足夠幾人照顧的。卻都比邱必昌、竇憲鈞晚一輩。他們在外州縣做了案子。都跑到竇憲鈞家裏來躲避。官府明明曉得。卻連大氣兒也不敢喘一喘。叢鳳詔由南皮縣來。打算請示竇憲鈞。要帶領一班同輩到滄州劫牢反獄。救出徐二老虎。小討氣宋喜明是徐二老虎的盟弟。也是爲這事來見土太歲的。恰巧郭雲深來這裏縣裏。硬眼子不買賬。土太歲這夥惡寇是橫行霸道慣了的。殺人放火都不眨眼。那能容得郭雲深不理他們呢。便集一箇會。決定下帖去請郭雲深來。試試他倒底來不來。來時便給他箇一網打盡。等到郭雲深進了大廳。土太歲竇憲鈞縮地瘟神邱必昌坐在上面。巍巍然不動。郭雲深走近前昂然問道。那一位是竇憲鈞。竇先生。土太歲微微點

是瘋神太
歲的架子

今日尤多
無寶之本
領而備寶
之惡行者
恨雲深不
能化身千
萬一罵
而誅之

頭答道。不才就是寶某。郭雲深又向着邱必昌問道。這一位呢。縮地瘋神還未答話。寶憲鈞搶着說道。他嗎。是不才的好友。邱必昌說着。二人依舊穩如泰山般高坐不動。也不讓坐。也不起身。郭雲深忍無可忍。高聲斥罵道。古人文事餘暇。講究武藝。原所以強身養性。保衛社稷。或者傳授門徒。闡揚武德。輕財仗義。任俠好友。剷賊官。惡霸。打盡了天下不平。除惡安良。以助教化。雖然說遊俠以武犯禁。究能補典律之所不及。伸不明之奇冤。這纔是我們武任俠的初志。像你等身登武榜。寶憲鈞曾中武舉人。不知自愛。日重。蔑視國法。嘯聚黨羽。藏垢納污。搶男霸女。坐地分贓。欺凌孤寡。殘賊善良。爲害閭閻。還敢目空一切。以爲世界無人。實是鄉黨。莠民。吾道。賊。今天就是你惡貫滿盈。報應到了臨頭之日。我今天特來代天執法。一面說着。一面靠近兵器架。右手伸在背後。綽起一把單刀。這當兒。話還未完。土太歲早氣得背裂目突。便要拿兵器襲取雲深。雲深一箇箭。

此是內工
最上乘借
擊其力還
擊其人

步。左手一伸。抓住竇憲鈞領鈕。朝着後邊一搯。土太歲那樣無窮的力氣。卻半點沒有用處。好似不倒翁一般。顛來倒去。雲深沒容竇憲鈞還手。進一步。使了箇馬前拋刀。土太歲的人頭。早咕嚕嚕滾到兩丈開外。腔子裏鮮血咕嘟咕嘟不止。（竇憲鈞六十年詳細的惡跡。這部書上得賣箇關子。待編前代奇人傳時再把他敘出來。）邱必昌見竇憲鈞被郭雲深抓了一把。就像老鷄子抓小鷄一般。一動也不能動彈。便連忙綽起雙劍。突的跳出來。這時土太歲的腦袋早就被郭雲深給他搬了家。邱必昌那敢待慢。立刻迎上去。和郭雲深殺在一處。開路鬼馬夢龍。算賬鬼叢鳳。詔也都舉着大關刀。上前助戰。將郭雲深給圍起來。賽雄信張聚。卸骨匠陳廣智。見了便也向在兵器架上各綽一條長槍。纔要幫助郭雲深動手。忽見竇家的全家沒老帶少。都綽了器械。殺將出來。哭的哭。喊的喊。鬧嘈嘈。嚷着要報仇雪恨。登時擾得天翻地覆。爲首的是母夜叉竇聞氏。年

北人每以此
驗可爲經
談信否還
須詢之女
同胞也

應上文陳
廣智語

紀雖在六十開外。功夫本領卻比壯漢還要兇十倍。她的武藝是由她父親聞福疇傳給她的。聞福疇是聞人鶴的祖父。她便是聞人鶴的姑母。這時她率領三箇兒子。寶玉虎、玉龍、玉彪、姪兒聞人鶴、女兒寶玉英、衝將出來。這寶玉英人家送他箇綽號叫做金錢豹。年纔十七八歲。爲什麼得着這般箇綽號。因爲北方有一句俗語叫做三十賽狼、四十賽老虎、十七八的大姑娘賽金錢豹。意思就是說這女人淫蕩的年齡。浪漫的時期。且說寶聞氏這一起人將郭雲深、陳廣智、張聚等困在垓心。前後門都上了拴。房上也都佈滿了人。讓你插翅也不能飛出。想要逃走真是比登天還難。再說許占鰲坐在車轅上。靜待消息。喬錦堂扮着貨郎也在外邊搖鼓叫喚。周明泰携着糖菓筐子也不住的吆呼。忽看大門上了拴。守門的大漢都跑進院子裏去了。遙聽得裏面嚷鬧成一團。知道已出了岔子。無奈他們幾箇人來時祇帶了幾種暗器。大兵刃一件也不會帶得。三箇人祇得

畢竟娘子
單能勝男
士

商議好了。由三面上房進去。暗中救應雲深。那知三箇人纔躍上房。早被房上看莊的見了。立刻趕過來。刀劍齊發。三箇人也不敢停留。架開刀劍。搶到裏面房上。嘸嘸都跳進院中。見有兵器架大喜。各向架上搶了各人使用慣的傢伙。分頭殺上前去。這時郭雲深抵住邱必昌。叢鳳詔、馬夢龍等幾箇魔首。還能從容應付。獨有張聚、陳廣智、被竇聞氏等圍起來。兩根長槍。東擋西攔。眼見祇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忽見喬錦堂、周明泰、許占鰲三人進來。精神爲之一振。立刻勇氣百倍。一剎那工夫。將小嘍囉槍穿劍砍了十多箇。這邊郭雲深雖然是不慌不忙的擋殺。卻是三皇會黨徒愈聚愈多。雲深一口刀抵擋十幾箇惡寇。這夥強寇連雲深的毫毛都不能傷一根。邱必昌覺着面子不好看。平日祇憑縮地瘟神四箇字。任誰聽了。都得腦袋痛。今天卻這許多人不能戰勝一箇郭雲深。怎能不急。惱羞成怒。心中一恨。立刻使了箇蝴蝶雙飛。左手一束一晃。右手接

寫得渾身
是解數

這老手也
受不住了
一笑了老
不如此老
陰疑於陽
必戰於手
是月也手
始交駕手
腿發錘乃
飛

連就是兩劍。雲深使的是八卦刀。乾卦青龍回首先截住邱必昌左手腕。斜退右足。變成換式。裹身劍。劍刃斜坡形。從上邊朝下斜砍。邱必昌不敢待慢。趕緊把右劍撤回。去進左腳。用左手劍直刺雲深右脇。雲深趁勢返身。提左腳。使了箇太公釣魚橫切。邱必昌的頸頸。邱必昌正在縱身後退。雲深將刀往後一帶。邱必昌沒躲得開。左手腕早被拉開了寸多長的一道口。子。左手寶劍握不住。祇得丟了。那鮮血再也不客氣咕嘟咕嘟直冒出來。母夜叉正率領女兒寶玉英正圍着張聚、陳廣智廝殺。聽見邱必昌受了傷。便握着雙刀趕上來。劈頭就剝。雲深使了箇弼刀。跟手就是橫刀。祇這兩下子。母夜叉就嚷了起來。高聲喊道。虎兒、英兒、快來。這箇老雜種。扎手。寶玉英聽了。轉到雲深背後。冷不妨衝着雲深就是一錘。（寶玉英平素慣用刀劍。今天倉卒綽起他哥哥寶玉虎的雙錘來。原不大趁手。）雲深一回頭。還了一箇鴛鴦腿。寶玉英右手錘早被踢飛到屋頂上去。歇着。

去了。三霸天竇玉虎兄弟見了，暗自喫驚。一面迎戰，一面高聲喊叫屋頂上看莊的快放暗器。房上埋伏的人聽得，馬上將屋頂的瓦甄揭了下來。幾十箇人衝着郭雲深等六箇人，像雨點般打下來。不一回，又搬來石子、袖箭、彈子，都上了房。這一來，不打緊，任憑雲深等怎樣了不得的本領，橫豎左右前後，不能都有眼睛。說時遲，那時快，陳廣智中了一石子，張聚也挨了一彈子。許占鰲被袖箭打中了左胳膊。房上看莊的見了，越加高興。大夥兒越加擲得起勁。正鬧裏，忽然房上人好似大鍋裏煮匾食，撲丟、撲丟，都從屋頂上翻筋斗倒栽下來。有的折了胳膊，有的去掉腿腳，眨眨眼，屋頂上一箇人也沒有啦。接着見有三箇人從檐口飛身跳到院中，三箇人全是青絹帕包頭，一色的短衣褲，仔細一看，全是女子。爲首的老婦人約莫五六十歲年紀，後隨兩箇小姑娘，都祇十七八歲模樣。老婦人腳纔沾地，便喊道：郭老英雄，您祇放心吧。咱們師徒母女特來助您收拾這羣

女將軍天
外飛來

猴兒崽子。雲深剛要答話。後屋脊上又跳下一箇少年來。年約二十七八歲。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高聲喊道。郭老英雄和衆位英雄。委害怕我來了。說着。掣出單刀。上前助戰。老婦人使的是雙刀。兩箇小姑娘都是寶劍。二人像貌身材都差不多。祇是一箇皮膚白皙。是圓臉。一箇是長臉。那長臉姑娘從懷中掏出十多把短刀。嗖、嗖、嗖、四下裏甩去。就把三皇會的大漢。打倒了十來箇。接着就和母夜叉竇聞氏金錢豹竇玉英竇家兄弟等殺在一處。且慢。這些老少男女那裏來的。葫蘆裏賣些什麼藥。我若再不說出來。恐怕讀者又要納悶了。那老婦人姓崔。名玄珍。天津楊柳青人。得她父親的傳授。習會了軟硬工夫。拳械都入上乘。將通背綿掌拳練得和太極拳一樣的勁路。自幼守貞。不肯嫁人。天津幾州縣。都曉得她這箇人。送他箇綽號叫做金聖娘。圓臉女子姓于。名秀蘭。乳名二姑。滄州梁家牌坊人。自幼許與媚異種殺同胞的曾國藩部下一箇武官。沒有結婚。

那武官就陣亡了。于秀蘭不願嫁人。就投在金聖娘門下習武。年紀纔祇十九歲。長臉女子。便是那大鬧滸沱河。幫助劉德寬。捉住徐二老虎的錢七姑。現時已是十八歲了。崔立珍是他義母。也是他師傅性天的義姊妹。這次和她義母一全到邯鄲白雲庵找她師父。從隆平縣路過。恰遇到三皇會設謀定計要害郭雲深和衆俠士。被他們知道了。卽忙趕來。那箇少年更是大大有名的好漢。姓盧名玉普。是北京會友鑣局的領首。生平任俠好友。輕財仗義。這次不遠千里來訪郭雲深。恰巧郭雲深被三皇會頭領請了去。他就跟蹤趕來。可是他並沒有將自己的姓名說出。三皇會的黨羽究竟如何清除。且待下回分解。

古董俠魂評曰

郭老武師之將赴三皇會也。與諸士鄭重計議。不知者以爲怯。實則大英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固非鹵漢莽夫。全憑血氣。蠻觸豕突可比。及其既至匪窟。一番言論。何等光明磊落。理直氣壯。其品學誠有過其遠祖郭解之處。

本回寫三皇會匪窟中之情景人物。不見莊嚴威風。惟覺陰沈沈。毛氄氄。如遇牛鬼。如逢蛇神。如觸狐綏。如着蝸尾。如入羅刹之國。如履藥叉之境。幾疑非人間世。文人之筆。影響他人心理。爲力之巨。有如此者。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斯言豈欺我哉。當土木歲等一批匪徒計算殺郭雲深時。以爲郭雲深之首級囊中物耳。何等志滿氣足。驕待郭雲深之蹈其陷穽。孰意一瞬間。而土木歲反誠墮脰斷。禍人而自禍其身。嗚呼。天道固不可逆料。而禍福亦豈能預必。惟哲人能知命而立命。惟流行其天理。禍福則在在所不計耳。

諸英雄之困鬪於三皇會匪窟中。崔玄珍、于秀蘭、錢七姑、盧玉普、四人突如其來。恰如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如疾風雷雨之後。一片光風霽月。令人心曠神怡。事既奇突可喜。文更天矯不羣。

當代武俠奇人傳

第八回 救師伯雙俠探官牢 訓徒侄三雄陷匪窠

話說郭雲深被困於三皇會。戰鬪多時不能脫身。匪黨又從屋頂拋擲礮石暗器。把張聚等三箇人打傷。正在危急的當兒。驀地從屋頂來了箇崔玄珍。帶領義女錢七姑。女徒于秀蘭。先把房上的黨徒。像砍瓜切菜般。殺了箇一乾二淨。纔從屋頂跳到院裏。幫着郭雲深等和母夜叉竇聞氏一家子殺在一處。正在不分勝敗。房上又跳進一箇少年好漢。金聖娘母女師徒三箇人。一面應戰。一面各通了姓名。都是聞名多時。不曾見面過的朋友。惟有這少年。他卻不肯自通姓名。可是作者已經替他宣出來。此人就是北京會友鑢局的小義士盧玉普。盧玉普跳下來一助威。郭雲深一起人馬上增長了一百二十分精神。倒像越殺越高興起來。錢七姑掏出她師傅給她的短柄飛刀。連傷了十多箇賊黨。卻是他們的人多。抵死

讀者也漲精神

此物爲繼
鑪而發
明之戰器
習武者類
能道之

警喻新奇

不肯讓開一條路給人家走。怒惱了金聖娘崔玄珍。從腰間鑲袋裏掏出一把子午釘。這東西也叫棗核釘。約摸三寸半長。兩頭兒尖銳。當中圓粗。樣式很像箇棗核兒。所以也叫棗核釘。這東西鋒利無比。有的上了些毒藥。擗中人眨眼就死。不上毒藥的。中了人也不能言語。當時把釘起下來。還可救得活。也得有好藥。不然一見風。祇消一箇對時。也要嗚呼哀哉。到他闖家姥姥家裏去。這時崔玄珍使了箇磨盤轉身。那子午釘就像千百箇蜻蜓。從她手裏飛出。直衝着賊黨的嗓子、眼睛、胸窩、太陽、心腹。撲撲。撲。擗箇正準。一剎那工夫。橫三豎四。躺了一院子殭屍。郭雲深纔要率領衆人。越房而過。忽聽着地一聲。中門啓開。原來是蓮花仙子錢七姑。見衆人中有受傷的。恐其不便高走。便將二門頭門。先後砍開。招呼衆人。一齊擁出大門。走到一箇僻靜地方。一查點。一箇不少。祇不見了那少年英雄。雲深心中疑惑不定。金聖娘崔玄珍說道。那箇少年。我方纔問了他的姓。

名。他說叫盧玉普。是北京會友鑣局掌櫃的。聞郭老英雄名特來拜訪。我們出大門的晨光。盧玉普拱拱手。說還有別的事。便從後院越屋而去。暫時也不必惦念他了。就是我們師徒娘兒三箇。從濟南回來。也要到五臺碧霞宮。看望七姑的師傅性天大師去。不久就要回來。也不能耽擱。就此告辭。雲深再三挽留。說了許多久仰難得會面。務求屈留兩天的話。結果纔算商量妥了。崔玄珍母女三人。暫住縣衙。靜待這事結果。當下一仝回到縣衙。郭雲深自去進見知縣錢錫棠。將方纔的事如此長短。一字不瞞。從頭稟說了箇詳細。錢錫棠道。這事辦得倒是大快人心。不過忒冒失了些。怎麼不先來和我商量好再去呢。你須知道。三皇會的勢力。震動燕南趙北。歷來知縣沒有不交結他們的。要是不將他們擺在眼裏。大意一點。馬上就得吃他的苦頭。這趟究竟死了幾箇人。查清楚了沒有。雲深答道。先前本打算稟明老爺再去。又恐怕老爺不准。且也想不到。他們就下這

有此數語
知縣留玄
珍等方爲
有因而不
悖理

樣毒手。現在咱們的人祇有三箇受傷的。倒都不打緊。他們死了多少。一時還沒有查清。但是幸虧了崔玄珍母女。師徒三箇。還有一箇少年盧玉普。也幫助出力不少。祇是他先越屋走了。如今祇崔玄珍母女三人。同回衙門裏來了。萬一三皇會的餘孽。還有什麼不法舉動。有他們三人在此也足穀對付了。錢錫案聽了便道。如今他們三位在那裏。快請進來。雲深返身把崔玄珍錢七姑。于秀蘭。都請進西花廳內。當差迎進上房。錢夫人已受夫囑。起身接待。並請錢錫案來相見。畢。錢錫案便道。方才的事。虧得帮忙。本縣十分感激。祇是這回事。結果怎麼樣。現在還難說定。還望三位稍爲耽擱。全始全終。屈留三五天。待這事稍有眉目。本縣再送人相送登程。不知大師意下如何。崔玄珍滿口應允。錢錫案便命夫人送三人到西偏官親住房。苑子裏收拾了兩間屋。預備了行李用具。讓崔氏母女師徒住下。錢夫人殷殷接待。常在一處說笑。十分親熱。錢錫案最好武俠。羅致

又故作闊
葫蘆令人
納悶

了許多英雄豪客。教授他的公子錢硯堂。見了會武藝的人十分欽敬。所以立珍等住下也還相安。且說郭雲深思量三皇會事的結局。想了一會。便來向錢錫案稟說道。稟老爺。這事既然鬧大了。求老爺明鑑。如今祇有把罪名加到雲深一箇人身上。免得拖泥帶水。連累許多。留下他們幾箇人。還有許多事好辦。錢錫案道。這卻正合我的意思。不過你仗義除奸。反而受累。我心裏也覺得不安。雲深又道。請老爺不必疑惑。就這樣辦吧。這一來他們定要冠冕堂皇的來報案。我們必須如此。如此。方好。錢錫案想了一想。點頭應允。郭雲深退下。便來瞧張聚等三人的傷痕。原不很重。各人包紮了。便可掙扎起來走動。次日。竇聞氏出名。遞進一紙狀子。聲訴郭雲深率領二十餘人。白日行劫。攻進竇宅。殺死事主竇憲鈞。並砍死七命。重傷殘廢十六人。輕傷二十八人。把懇請緝拏正凶郭雲深及匪黨某某等。按律正法。以安閭閻。而彰法典。錢錫案恐激起大變。立刻批示集訊。並

進士榜下
知縣必銓
實缺故謂
之老虎班
此等語無
將來恐無
人得知矣
則此事保
存時代社
會史料之
功不小
有此種舉
動有此種
來朋錫榮
自非俗吏

將郭雲深交外班房押着。卻是不但不帶刑具。簡直比在衙門裏還要舒服。批示爲了敷衍顧全人命重案四箇字的干係和安三皇會徒的心。免釀大故。說得很宛轉。但是祇說集訊。並不提及罪案。且說已將郭雲深拏案監禁。並行文各縣。一體協緝逃脫各凶等照例官話。原來錢錫榮是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字亮臣。雖然是箇文人。由進士榜下卽用知縣。老虎班到省就補實缺。卻因爲深明聖賢理法。所以極重武事。不但是自己練習。視爲六藝中的射御。孜孜不息。表率全家。並且連家中傭僕使女。也都叫按着功課勤學。兒子錢硯堂。六七歲時就請了拳師教授武術。本領斐然可觀。祇要聽到有名的武師。那怕在天涯海角。也不惜重金。必要聘請到衙門裏。心中纔得安然。因此他衙門裏。常有四海的英雄。前來聚會。就說現在衙門裏幾箇人。也都是名震宇內。人家所請不到的。他卻千方百計請得來。其中單說喬錦堂。是山西大富戶。北五省的買賣很多。怎麼會

到縣衙裏來呢。原來喬錦堂玩藝兒。雖不能稱天字第一號的人物。然而他在同門同輩中。也能稱一聲巨擘。班輩比郭雲深晚一輩。靠老前輩的面子。也延爲上賓。錢錫宗既是這樣好武。他禮賢下士的聲名。自然轟傳遐邇。且說錢錫宗既把郭雲深送到外班房。暗中吩咐監獄班管。一切都聽他隨便。對外邊卻說是太爺十分震怒。非要重辦郭雲深不可。又把張聚陳廣智許占鰲周明春喬錦堂全隱藏起來。這是爲的敷衍三皇教徒。並可壓服竇聞氏的嘴。不致於再鬧旁的亂子。一面卻辦好三角詳文。六百里加緊呈報直屬上司順德府知府。另派雲中雁喬錦堂。連夜起身。直奔保定。稟呈直隸按察使岑春煊。並到天津稟呈直隸總督李鴻章。請示善後辦法。詳文裏甬說。把土太歲一黨。下了箇結實的考語。也無非是聚黨爲非。罪大惡極等一套話。喬錦堂的陸地飛行術。在穆字班同輩中。誰也及不上他。所以派他作投文使者。分派已畢。到了第二天。照例驗屍緝

兇做些官樣文章。不必細表。再說郭雲深拋刀斬了土太歲的消息。不上幾天。就傳遍了北五省。上至督撫大員。下至販夫走卒。沒人不說痛快。也沒人不欽佩郭雲深的膽勇。那些武師。達官。劍客。俠士。都不遠千里的紛紛來看望郭雲深。且是都不肯吐露姓名。臨走時。三兩五兩的給郭雲深留下使喚。不到半箇月。收得餽贈銀包。二百多件。內中有一包是足足的五十兩。始終不曉得是誰留下來的。那些送銀兩的。都是與郭雲深見過面。然後再送銀子。弄得郭雲深辭無可辭。謝不勝謝。獨有這箇五十兩的一包。卻沒人來見。愈是不知道是甚麼樣箇人。愈是納悶。暗中極力的訪查。依然連箇影子也討不着。過了許多日子。順德府和總督衙門。按察使衙門。都派委員到隆平縣。來查辦這件案子。這天晚上。雲深吃過晚飯。用了一番靜坐的功夫。復到院中練了幾趟拳。（這是雲深的例常功課。）練完了以後。就同班管在院子裏談天。談到三更天。纔要進屋裏歇息。忽

地。從。房。頂。上。飛。來。兩。條。黑。影。都。是。夜。行。衣。靠。背。插。單。刀。翩。翩。隨。隨。好。是。很。年。輕。的。樣。子。雲。深。大。聲。喝。問。什。麼。人。一。言。未。了。祇。見。兩。條。黑。影。走。到。雲。深。面。前。納。頭。便。拜。一。面。說。道。師。伯。是。我。哥。兒。倆。雲。深。定。睛。一。瞧。不。覺。一。陣。心。酸。兩。眼。裏。的。老。淚。奪。眶。而。出。立。將。兩。箇。人。扶。起。來。說。道。你。兩。人。從。那。裏。來。怎。麼。知。道。我。的。事。情。兩。人。立。在。一。邊。垂。手。答。話。看。官。們。這。兩。箇。是。誰。呀。竟。能。觸。動。老。英。雄。的。傷。心。淚。原。來。是。郭。雲。深。師。姪。劉。奇。蘭。的。得。意。弟。子。單。刀。李。存。義。賽。天。霸。張。占。魁。李。存。義。這。時。年。已。二。十。五。歲。名。滿。北。地。直。到。黑。龍。江。吉。林。熱。河。一。帶。祇。要。鑣。車。上。插。了。單。刀。李。的。旗。兒。保。你。穩。睡。走。過。去。平。安。無。事。張。占。魁。這。時。纔。祇。十。五。歲。功。夫。不。在。李。存。義。以。下。因。爲。好。打。抱。不。平。又。且。生。得。一。表。人。材。面。如。滿。月。皮。膚。微。白。存。義。卻。生。得。長。方。面。孔。皮。膚。微。黑。一。見。面。不。問。就。能。瞧。出。是。任。俠。輕。財。仁。義。如。天。的。兩。條。好。漢。因。爲。他。兩。人。的。武。藝。得。師。伯。郭。雲。深。的。益。處。很。多。北。方。好。漢。最。重。門。路。班。輩。祇。

聲應氣求
任俠好義

要淵源相同。有班輩可查。就比親父子一般無二。當下雲深問李張二人道。你兩箇半夜三更到這兒來。可有什麼旁的事。存義道。侄兒在奉天。新近聽見同門人說。師伯刀劉了土太歲竇憲鈞。爲地方國家除暴安良。反而因公受累。不但是同道中人江湖的朋友。聽了這訊都抱不平。就是關外老百姓也多義憤公言。甚至說知縣貪賄。偏袒三皇會。師伯您想。小侄也有人心。怎能按捺得下。聽了這話。馬上拾掇了。晝夜速趕進關。每天三四百里。還嫌慢着。拼命攢奔。五天就到了。占魁師弟家裏。師伯是知道。咱們小輩。散在四方的。滿打算聚集幾箇人。也來不及。沿路上想着要打占魁師弟家門路過。他又在家中。倒不如邀他同來。也是很有力的一箇大膀臂。小侄到了占魁師弟家。恰巧師弟還沒出外。卻因住在鄉間。消息遲鈍。師伯的事。竟連箇影兒還不會聞得。及至聽得我說師伯受累的話。他性燥。馬上就跳了起來。恨不得將三皇會賊子一刀一箇。立刻殺箇乾淨。

得雲深如
此錫染也
不枉養士
一生

武俠小說
卻寫官
惡吏已成
通例此獨
連寫趙錢
兩良吏可
謂別開生
面不落窠
臼

小怪再三的安住他。纔商量妥當。一同趕到師伯這裏來。打算把牢子殺死。救出師伯。一同遠走高飛。不知師伯的意思怎樣。雲深聽到這裏。忙搖手止住。存義道。不必再說啦。我全明白了。你倆人的好意。我全領受了。咱們門中如此義氣。我很歡喜。但是這兒的事。你們還不知詳細。就這麼却我出去。卻是斷斷不可。我在這裏住着。比在外邊還要舒服十倍。我要想走。此處怎能攔得住我呢。擡腿就可去的。無影無踪。不過我們處世。第一要將大義與私情分別清楚。第二要把將志向路綫看得明白。錢令尹是當代第一奇士。他的心思作爲。決不是現在當朝尸位大僚。伴食宰相。夢想所及。學問人格。那更是前追古人。後範來者。治民政績。有口皆碑。到任纔有半年。民風已經敦厚。上司提升他直隸州。驚動了全縣百姓。擁到省城。藩臺衙門裏。跪了一坪。攀留他們賢的父母。偏不使他高升。因此人家全叫他做水鏡天官。我住在這裏。本來另是有道理。等到時候一到。不但

我馬上出去。這官司也要壓根兒打翻過來。你倆委僕。可明白沒有。李存義張占魁聽了。纔知就裏機關。齊聲應道。小姪全領會了。占魁接說道。小侄同師兄來時。打算先救出師伯。再到竇憲鈞家裏。照顧他箇鷄犬不留。臨完還給他箇火德星君光降。從此除卻箇大害師伯。您瞧這水買賣。可以做嗎。雲深搖頭道。傻孩子。千萬要這麼辦。我方纔已經說過了。錢令尹另有打算。萬一冒失幹出事來。不是叫他前功盡棄了。你倆如果不聽我的話。我可就不敢認你倆做師侄。存義占魁。話諾連聲。雲深又道。天已不早啦。住在那裏。且去睡吧。二人唯唯稱是。祇得暫且告退。回身蹤出獄牆。把箇監獄班管。嚇得魂靈出竅。張占魁李存義。離了牢獄。占魁道。師兄。這時快要四更了。咱倆先覓找定下處。這早晚去找客棧。捶門打戶。不是叫人家疑心嗎。師伯不叫咱倆到竇家去。是怕咱們惹禍。如今咱倆祇去走一趨。玩兒。看看他們到底是怎麼一葫蘆藥。祇小心點兒。不鬧亂子。

雄心躍躍
不可遏止
其黑旋風
之流亞歎

也就罷了。回來恰好天亮。吾們再找棧房去睡他一天。您說好不好。不待存義開口。連二接三的又說道。師兄。勞您駕。陪我辛苦一過。可好。要不我就自家獨自去玩這麼一過。存義怕他獨去闖禍。知道攔他不住。祇得應允了他。二人一同躡房越脊。不多時到了竇憲鈞家。一看房子的樣式。遠望去好似一座城牆。占地約有二百多畝。門戶都已上拴。宅裏的更夫。疊二連三不斷擊梆。敲鑼的聲音。二人越過六七層房屋。到了內室。祇見滿院搭着棚。中間停着土太歲的靈柩。兩箇小當差。在那兒守靈。可是都伏在桌子上瞌眈。占魁止想着要下去。驀地從正東廂房頂上來了一條黑影。剎那間越過內室屋頂。朝後院去了。存義占魁心想。這黑影到後院去啦。我們再去。一定要碰在一起。犯不着找麻煩。二人使了箇暗號。便一同躡到前院。正房是明三暗五的樓房。是間會客廳。二人輕輕落地。悄悄的進了客堂。見迎面條案上。點着幾盞粗細的兩條大蠟燭。條案後面。

寫景比實
地攝影尤
清切

露着樓梯影兒。連梯旁扶手的漆髹也映着亮光。照射得人眼花。占魁向存義說道。師兄。咱倆上樓去瞧瞧可好。一面說一面便往裏走。存義在後緊跟着他。纔踏上樓梯七八步。祇聽得磕呀吱呀呀的聲響。那樓梯早翻到裏面去了。兩箇人也同時翻落地窖中。占魁先爬起來。揉了揉眼睛。仔細一看。是一間四方合角的一間石屋。也沒有門。也沒有窗。連一道小縫也沒有。祇有翻進來的樓梯。現現成成的在那兒擺着。石屋當中。也點着兩支大蠟燭。倒像是客堂裏那對蠟燭。搬到這裏來了。存義也跳了起來。二人不敢聲響。四面摸索了半天。一絲縫兒也沒有。瞪着眼相對發楞。想不出主意來。二人各自據了箇墻角坐下。且自歇着。二人幾日急行。又一夜縱跳。委實辛苦了。纔坐下來。心裏雖着急。卻因相對無言。便要瞌眈。纔有些神思飄忽。忽然間樓梯又翻滾進來。二人嚇了一跳。占魁跳起來。定睛細瞧。忽然失聲喊道。咦。玉普師兄。剛纔那條黑影是您嗎。那人點頭並

